

武俠長  
篇小說

# 寶馬神槍

徐春羽傑作



徐春羽著

武俠  
小說

寶

馬

神

槍

第一集

天津勵力出版社印行

武俠技  
擊名著

# 寶馬神槍

徐春羽撰

## 第一回 懦公子雪夜行程 莽男兒風天剪徑

「大荒有壯士，胯下鳳頭驄，一身渾是胆，餘氣半成虹，斬將千夫敵，拳鷹萬里功，請纓梗捷徑，破浪艱長風，撫膺生浩歎，掬淚望蒼穹，世事無爲用，鞭策走西東，手揮梨花鐵，臂挽竹枝弓，槍起雲阻白，彈落水流紅，好靈殺不盡，且自快寸衷，酒酣耳忽熱，長嘯未英雄！」

——鳳頭驄——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本來『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凡想得開的主兒，誰不知道及時行樂，是一樁美事兒？只看古往今來一般騷入墨客，每逢良辰佳日，必須尋找名山勝水，暢暢快快玩個盡興，絕不肯空空放過，高人雅士，志在山水，自不必說，就是那頭腦稍爲清醒一點兒，不甘心當老米蟲子，沒有做騎馬做官的夢主兒，差不多也都知道要找個眼前歡樂兒，比方說：春天到了，野地逛個青兒，瞧瞧芍藥，看看牡丹，聽聽黃雀，躍躍滋滋黑兒，（註鳥名。）受了一冬煤炭之氣，全都散個乾乾淨淨，自然就能覺得神清氣爽，耳目一新，一幌兒入了夏，戴上大草帽，扛上釣魚竿，找河邊大柳樹陰涼兒底下

坐，小風兒一吹，一陣陣柳條兒送過來透鼻子清香，紅花白藕綠荷葉，一擺一動，真能夠看着就澈地生涼，熱氣全消，忽然一片黑雲，平空托起，兩個劈雷一震，雨掉下來有銅錢大小，趕緊跑進茶館兒，湖上一壺茶，往長板凳上一坐，一邊喝着，一邊往四外瞧，雨下得跟線穿的珠子一樣，砸得乾地冒起白烟，河裏波浪翻滾，八個人抱不過來的大松樹，經這樣一冲一灑，綠得彷彿剛刷了一層油，那麼可愛。功夫不大，雨過天晴，火紅的太陽，正掛在山腳兒上，襯着碧青的遠山，有紅，有紫，有黃，有綠，真好似一張金碧山水畫兒相仿，捲起了衣裳，扛起魚竿，提着魚罟，慢慢往家裏一蹣跚，真比得一個實缺知縣，還覺着舒服痛快。眨眼之間，秋風兒下來了，脫了單的，換上軟夾衫，買上十斤又肥又嫩的小牛肉，打上四五斤鍋頭提淨的老白乾兒，約上兩三位知心對勁的朋友，到山圈子裏頭，大松樹底下，席地一坐，檢些既乾且脆帶着松子兒的松柏枝兒，點起火來把牛肉一烤，吃到嘴裏，又焦又嫩，又甜又香，酒也完了，肉也正夠，四六步兒往家裏一走，西邊太陽還沒全落，東邊又送出了月亮兒，照着滿山楓葉，紅得活像一片火燒雲，加上那點酒氣，襯得臉上都那末紅撲撲的，那才叫透心舒坦，楓林落葉，籬菊飛黃，沒大理會秋去冬來，刮了一宵哨子風，下了一夜鵝毛雪，開門一看，真是玉雕房屋，銀紫花樹，滿天飛的珍珠粉，遍地舖的水晶渣兒，一層一層，又白又亮，趕緊披上老羊皮襖，戴上紅靛風帽，來到街門口

兒，正趕上有頭放脚的小黑驢兒，片腿上驢，單手往山口裏頭一指，放脚的抬手一鞭子，叭的一聲響，小驢放開蹄腕兒，就聽一陣沙沙的聲音，過木橋，上盤道，才一進山口，迎面一棵大紅梅樹，百蕊齊開，千枝怒放，一股子清香，直透心脾，勒住檔口欠身撇下兩三枝半放的梅花，磕驢前進，只見十來個半大的男孩兒，在山坡兒底下，打雪仗，堆雪人，扔過來一個白球，撇過去一個白蛋兒，兩隻小手凍得都成了紅蘿卜，却依然打成一團，亂成一片，玩得是與高彩烈。往前山再轉，驢蹄子響聲，驚起了一羣寒鴉兒，咕咕一陣亂噪，撲嚕嚕破空飛去。不由詩興大發，想起了古人幾句好詩，高唱：「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要照這個樣兒說，無論是誰，一年四季，隨時隨地，都可以尋歡找樂了，其實又不盡然，真要那樣時候，聖人造字就又用不着有憂愁煩苦悲恐惡了。別盡聽人說，人人都該及時行樂，不必一定要等到升了官發了財，准要衣裳混不上單的，飯食混不上乾的，孩子哭，大人喊，春天就得傷春，夏天就得苦夏，秋天悲秋，到了冬天，不用踏雪尋梅，先得踏雪尋炭，不抹脖子上吊，就算看得開，往肚子裏嚥眼淚，連畫行樂圖都沒法兒下筆，讓他可從什麼地方樂起？所以說尋歡找樂，還得是富貴人兒，一有錢，二有閒，不愁吃，不愁穿，坐着也樂，躺着也樂，睡着了都能樂醒了，是樂總得樂，那又爲什麼不樂哪？這話並不是強詞奪理，睜着眼造旱謠言，實在是有些個小憑據，才敢這樣嚙舌

頭根子。這話有一年，直隸省屬宣化府。八月裏忽然下起大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方近百十里，沒有一個地不見白。在宣化府東南，有個堡子叫雞鳴堡，因為是個驛站又叫雞鳴驛。這股驛道是從北往南必經之路。往來人不少，十分熱鬧。雞鳴驛的下站，就是土木堡，土木堡跟雞鳴驛的中間，有一道山灣子，從雞鳴驛到土木堡，要是繞這個山灣子，要遠出三十來里地，可都是官道，不繞這個山灣子，也有一股道，是盤着山道，天然一段長溝，能夠從裏邊打穿兒。溝深七八丈，東西的深溝，南北的道，寬下裏有六尺多點，不到七尺，走一輛單套車，有點敷餘，平着再過一個人，就得側點身兒，長下裏有二里多地，還不是直道，從南頭到北頭，得繞九個灣兒，當地人都管這溝叫九龍溝。來往的人因為走這股道近得多，就都抄近從這溝裏走，不過有一樣，這股道就准走人，不准走車，皆因溝道太窄，兩頭車要都進了溝，當間一會面，誰也過不去，也退不回來，因此在兩頭溝口外頭，掛着兩塊木牌是『不准車輛入溝』在北溝外頭，有一個小酒舖，沒有字號，掌櫃的姓韓，有點耳聾，大家都跟他叫韓聾子，老伴兒孫氏。夫妻兩個，已然都六十來歲，沒兒沒女，就在這九龍溝外開着這末一個小酒館，所賣的東西，也無非花生豆兒，豆腐乾兒，鹹雞蛋兒，炸排叉兒。酒倒真是原封老白乾兒，也預備點兒油面捲兒，蕎麵條兒，並沒有什麼細膩的玩藝兒，因為從這道溝走的人，雖說不少，可全都是些粗等賣力氣的人。那些有

錢騎馬坐車的誰也走不到這裏來。夫妻兩個，做着了這個買賣，雖然是賺不了多少錢，好在人口輕，年月好，挑費不大，混得不但圓整，而且還很攢下幾個兒。這一天一夜大雪一下，從早晨到晚上連一個過路的都沒有，韓聾子衝着火爐子直打哈欠。孫氏道：「你照今天這雪這末一下。大概也沒有什麼過溝的了。依我說咱們拾掇拾掇乾脆歇了吧，省得熬人費火的。」韓聾子沒言語，又是一個哈欠，孫氏把嗓音提高又喊了一聲道：「嘿！跟你說話哪，人人說你聾，你還是真聾，怎麼我跟你說話，你會一點兒沒聽見，我說咱們歇了吧，人困馬乏的別耗着了。」韓聾子笑了一笑道：「我倒不是沒聽見，我正盤算事哪，天還沒有黑，你瞧你又性急了。咱們還是五月節喝了一回酒，有多少時候沒喝酒了？今天也沒人，也沒事，咱們也喝會子，享受享受，你瞧瞧這四外一片銀子似的，多末爽心亮眼？喝完了酒暖暖和和的一睡夠多的大造化！」孫氏不等說完，便把眼一瞪道：「得了，得了，你不用又想灌黃湯子。你也不想，咱們兩個，都是什麼年紀？連一個接替的人兒都沒有，你還有心高樂哪，依我說留着那點酒換幾個棺材本兒吧，趁早兒下火是正經，」韓聾子一聽老伴兒又犯了兒子迷，把自己一團高興，全都化成冰冷，便笑了一笑道：「不喝就不喝，咱們也沒那麼大的命，還是留給人家有造化的人喝吧。」說着過去就要摘那門口兒掛的燈籠，却聽前面山灣子拐角兒地方，一片馬蹄夾着環鈴聲，彷彿是奔自己酒舖而來。顧不得摘那燈

籠，才往外一邁步，不想面前一個人影兒一晃，差點沒撞在來人身上，急忙往後一退，借着燈光，抬頭一看，來人身高在八尺還壯，粗眉闊目，通關鼻子，四字口，白臉沒鬍子，腰粗，膀闊，脯子厚，戴一頂棗紅色毛氈風帽，穿一件棗紅色卡拉長袍，腰繫一根香色絲絛，下半截穿什麼鞋，却沒有看清，手提一根馬鞭子，頭上身上全都蒙了一層雪，滿臉含笑，道：「老頭兒咱們這裏有好酒嗎？給我燙一壺。」說話的聲音兒小了一點兒，韓髒子沒有聽出來，仍然站在那裏不住上下打量。孫氏在旁邊早就聽見了，怕把這位上等客人給得罪走了，便趕緊笑着答應一聲道：「有，有，有，大爺你先坐下。」說着話過去撩起衣襟，把板凳擦一擦。那漢子一邊揮着衣帽上的雪，一邊含笑坐下。韓髒子先沒聽出來人說些什麼，還以為是打聽道兒的。現在一看，人已坐下，這才明白，來的敢情是財神爺。便也跟着踱了過來，笑眼眯稀的道：「大爺你這是從什麼地方來？你一定是出來瞧雪景來了？這場雪可下得不小。」還要往下說時，孫氏搶過來道：「大爺你是就喝酒？還是再吃點什麼？」那漢子又一笑道：「我餓倒不餓，就是想喝兩壺酒，老太太請你給燙熱着一點兒。」孫氏答應自去篩酒。韓髒子也跟着趕緊擺小菜兒，擦小碟兒，酒也到了，菜也齊了，那漢子拿起酒壺，並不往杯子裏到，一抬手說了一個請字，不等人家還回客套，一翻腕子，一揚蹄兒，咕咚咕咚兩聲，這一壺酒就乾了。孫氏看他喝得爽快，不等他再要，便



把燙好的第二壺，又送到了桌上，那人也不吃菜，也不再說客套，提壺一揚脾，咕咚兩聲，又是一壺下去，嘖嘖兩聲道：「好酒！好酒！」韓雙子正要想兩句話應酬一下子，忽的一眼看見那漢子腰帶上插着那根馬鞭子，不由哎呀一聲道：「大爺你是騎馬來的嗎？」那漢子點了點頭道：「是騎馬出來的。」韓雙子道：「你外頭還有人給你看着馬嗎？那漢子一搖頭道：「沒有。」韓雙子又哎呀一聲道：「那可壞了，我的大爺，你大概是不常出門吧？你既然騎着馬走這種地方，你無論如何，也得交代一聲兒，回頭你喝完酒，出去一看馬沒有了，你要叫我們賠馬，我們可賠不起，你先喝着，我給你出去看看。」說着轉身就要往外走，那漢子一欠身一伸手就把韓雙子胳膊給揪住。笑着說道：「你幹麼這樣着急？難道還真會丟了不成！」韓雙子道：「你還說呢，這九龍溝，一向平靜，不用說是這匹馬不敢有人偷，連個草刺兒也沒人敢動，就從前不多月起，也摸不清是從什麼地方來了這麼一個小賊兒，不但偷，而且還敢搶。只要是單身人兒，不拘拿點什麼，不管溝裏溝外，准得讓他劫走。因為這麼一來，可把我給害苦了，除去不知道的生人，還有從這裏走的，從前那些老主顧，都怕出麻煩，全都繞道走前山了，這個小賊兒，我是不認得他，如果我要逮着他，非把他活埋了不可。你先坐一坐，我還是給你瞧瞧馬去吧。」剛剛說到這句，只聽門外環鈴又是一陣聲響，韓雙子向那漢子一笑道：「還好，還好，沒被那個賊小子偷了

去。」那漢子却不顧韓鬻子說話，猛的站起，才待往外走時，脚步一響，從外頭又走進兩個人來。前頭一個，身高五尺，白淨臉皮，眉清目秀，滿臉文氣，年紀也就在二十上下，穿一件深藍色長袍，戴一頂白貂皮帽，手提一條長鞭，第二個也就在十六七歲，長得又瘦又小，兩隻小圓眼睛，小翻頭鼻子，小薄片子嘴，細脖腔，大腦袋，腦袋上戴一頂皮沿秋帽，穿一件黑羊皮短襖，腰裏圍着一塊黃包袱，鼓鼓囊囊，不知道裏頭裝的是什麼，在短鬚開氣地方，露出有一個小皮口袋，手裏也提着一根鞭子。渾身上下都是雪包着。進門一陣擲，擲完了之後，沒等韓鬻子說什麼，那個小孩子就向韓鬻子道：「老頭兒你這裏有什麼好吃的沒有？」韓鬻子這回還真聽清了，趕緊笑着道：「好吃的沒有，都是些個糙吃食兒，什麼油麵捲兒，蕎麵條兒，貓耳朵，煮疙疸兒，大饅蒸餅可沒有炒菜。」那個小孩兒把眉毛一擰向那少年剛剛說了一個：「少……」趕緊又改口說道：「大哥你聽他說的，你願意吃什麼？」那少年把頭搖了一搖道：「二弟，隨便有什麼吃點什麼都行，再說我也不餓。」那個孩子又向韓鬻子道：「你給我們先來一點蒸餅吧，真格的，你們這裏有雞蛋兒沒有？給我們炒兩個行不行？」韓鬻子道：「那個現成，你二位可別忙，等我把鍋先坐上。」說着韓鬻子孫氏自去預備。那漢子座位，原和那少年坐在對面，自從他們進來，便上下連看了他們幾眼，那少年彷彿也有點覺得，便向那個小孩兒道：「二弟你看這一來又麻煩了，還不如趕

緊吃點什麼就走呢。」那個小孩兒輕輕把腳踢了那少年一下子道：「大哥你不用忙，咱們一個出來逛雪景兒，又不是有什麼急事，你忙什麼？咱們消消停停吃點東西，可以多玩會子……」剛剛說到這句，却聽門外馬環鈴響，接着就聽一陣踢叫聲音，那個孩子哎呀一聲把手往衣襟底下一摸，嗖的一聲，縱了出去。那漢子也是提身一縱，跟了出去。來到外頭一看，除去方才那個大漢之外，却連個人影兒也沒有。走過去摸了一摸馬韉繩，兩匹馬依然拴得牢牢的，紋絲沒動。正待整轉，陡見那漢子把大指二指往嘴唇邊一遞，嫻的一聲，便是一聲哨兒響，心裏不由猛的一驚，趕緊把手伸進腰裏，兩隻眼睛直勾勾看着那個漢子，哨兒還沒響完，嘩稜嘩稜一陣鈴鐺聲音已近。料着又添了來人，益發心慌。及至鈴響切近，事情偏出意外，空馬一匹，上頭却一個人沒有，不由詫異，再看那匹馬到了那漢子身旁，長鳴了一聲，把個頭不住向那漢子身上覷。那漢子一隻手撫着馬鬃，一隻手伸進鞍旁掛着的一個皮袋，從裏面掏出也不知是些什麼東西，放在馬嘴旁邊，那馬聞了一聞，便低下頭去就着手咀嚼起來。留神再看那匹馬，高下裏足有八尺，長下裏也有一丈二三。因為天已昏黑，雖有雪色照着，却看不清是皂青，還是棗紅，屋裏燈光，微然一閃，彷彿是烏光發亮，又壯又肥，心裏不由暗自尋思，自己這兩匹馬，要在自己看起來，已然很夠個樣兒，可着一個城裏，也找不出第三匹。如今跟人家這個一比，簡直會一眼也瞧不上，實

是好馬。正在暗誇猛然心裏一動，身上汗就下來了，顧不得看人看馬，伸出手來趕緊一折身退回屋裏，才待使眼神說話，那少年却迎頭問道：「你幹什麼去了？你看你這一身雪！」那個孩子才覺出鼻子耳朵上却有些發涼，用手一摸，上頭却薄薄的堆了一層雪，趕緊從臉上到身上一陣好擰，擰完之後，向那少年一擠眼一搖頭道：「我到外頭爲的是看看雪住了沒有，這場雪下得太好，咱們不是爲避雪出來的嗎，最好趕緊就走，趁着道兒上沒人走，儘着量兒玩個痛快，回去再睡覺也是舒服的。」那少年點頭道：「也好，不過我肚子有點餓了，咱們吃碗熱麵就走，你也可以吃一碗趕趕寒氣。」說話的時候，韓鬍子已然端過熱騰騰兩碗麵。那個小孩兒微然一皺眉，便也坐下，却把脚又踢了那少年一下子道：「咱們可快點兒吃，要是等人家把雪踏過後，咱們再去，可就沒有現在有意思了。」說話的時候往那邊一看，那個漢子，不知什麼時候也進來了，依然坐在那裏，嘴對着壺喝個不住。那少年才吃了兩口，那個孩子已經一碗入肚，韓鬍子趕緊又給端過一碗，恰好那個漢子也正往這邊桌上看，一看那個孩子吃麵的神氣，不由暗暗點頭，却又微然一皺眉，跟着又是一笑，把酒壺往桌上一放道：「老頭兒，我一共喝了多少酒？多少錢？快給算了。我還有事過溝去等一個人。」韓鬍子答應，算帳還沒有清楚，那漢子却一擦衣襟，抖手一扔，嚕的一聲，一塊銀子，已然擱在桌子上，向韓鬍子一笑道：「老頭兒，你也不用算了，我有要緊

事等不了，多了全是你的，少了你給我記着，辦事回頭，咱們再細算，不夠我再給你找補，回頭見！」說着話一拱手說了一個請字，大踏步兒便走出去了，韓鬍子一掂那塊銀子，足有二兩多重，樂得兩隻眼睛都成了縫兒，笑着向孫氏道：「要依着你早歇了火，那裏來這筆財？還是多坐一會兒的好吧！」剛剛說到這句，猛聽那邊桌上一聲喊道：「老頭兒，你過來！」鬍子大了一點兒，又是出其不意，韓鬍子真吓了一跳，手一顫，差點沒把那塊銀子掉在地下。韓鬍子耳聾心不聾，開了這麼些年的買賣，也沒遇見過幾位這個樣兒的主顧，吃喝不到一吊錢，一給銀子一大塊，本就怕有毛病，提心吊胆正在衝着銀子發怔，小孩兒一嗓子，調門兒又高了一點兒，出其不意，當然就得吓一跳，心說旁的都是老謠，惟獨這塊銀子，已經到了手裏，可不能再讓他出去，一邊答應，一邊把那塊銀子就揣在懷裏了。三步兩步走過去陪着笑道：「二位還要用些個什麼？」小孩子兒一搖頭道：「什麼也不要了，我問你一件事，你可要實話實說。」韓鬍子一聽不是要銀子，心裏光塌實了一半，連連點頭道：「什麼事？你就說吧。」小孩兒道：「也不是什麼要緊事，我就跟你打聽剛才那個喝酒的，他是個幹什麼的？」韓鬍子一笑道：「我的少爺，你可問着我了，剛才那位，自從我開張那一天，到現在攏共就是今天來了一回，還告訴你二位，你二位進來時候，他也剛進來，還不過一碗茶的功夫。我怎麼能夠知道他是幹什麼的？」小孩兒一聽一皺眉道：「你是真不認識他？那麼

你也沒聽人說過他是個幹什麼的嗎？」韓雙子道：「乾脆一點兒都不知道，連他姓什麼叫什麼我都不知道，還絕不是冤你二位。」小孩兒聽完，向那少年一笑道：「你想錯了，絕不是那麼回事，不過咱們可得早點走，還是那句話，等人家踩過的雪景兒，可就沒有什麼意思了。」少年搖搖頭道：「不行，原來不錯，我們爲的是玩雪景出來的，不過你看現在雪是越下越大，咱們又沒有帶着油布衣裳，雖說是雪不要緊，見熱一化，身上披着冰片兒，還有什麼心思去逛？依我看，莫若今天在這裏坐上一夜，等到第二天晴雪住，好在雪絕不至於全化，咱們再逛去也不晚。」韓雙子這回可聽明白了，趕緊搭話道：「那可別介，不瞞二位說，我們這裏可就是賣點酒菜，所爲是餬口，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敢留你二位在這裏屈尊一夜，還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就快上門了，你們還是早請的爲是。」說着就地一揖。小孩兒微然一皺眉道：「掌櫃的，你這個人，未免也有點太死贅了，我們本來是爲逛雪景兒出的門，不過因爲現在天也黑了，雪又不住，怕是路上出些失閃，所以才想在你這裏借坐一夜，吃飯給飯錢，住店給店錢，誰也不打算傾你，你幹麼這麼一點活動氣兒都沒有，嘔！也許你怕我們白吃白喝，抹嘴一走，掌櫃的那你未免也有點太看不起人，來，來，來，我們先把錢交給你拿着，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說着話一抬腿，一擦衣襟，韓雙子還真瞧見了，就在那衣襟裏頭，掛着一個大皮口袋。鼓鼓囊囊，可不知道裏頭都是什

麼？小孩兒剛要往下揪那口袋，少年過去一把按住道：『一個住店，用得多少錢？我這裏有零的？』說着從腰裏一摸，摸出一個小鏢子，噹的往桌子上一扔，約摸着也足有四兩多，有一樣可怪，彷彿上頭還纏着有紅綠絨線。不知是幹什麼的，就見小孩兒用手一指那鏢兒，銀子道：『掌櫃的，你這就放心了吧？銀子你收下，我們就在這裏坐一宵，天一亮我們就走。銀子是多是少，全是你的，我們是概不找零兒。』韓雙子簡直摸不清怎麼回事？看着銀子，說不出什麼來。旁邊孫氏就搭了碴兒：『這二位少爺，你可別錯想，我們這裏不留住客，可是爲你二位好，你也看見了，我們這個地方，曠野荒郊，兩頭兒幾十里地，找不着一個住家兒，你住在我們這裏，一點事不出，自是兩下都好，倘若有一點不實不盡，扔點錢是小事，倘若讓你二位再受點兒什麼委屈，我們這小舖兒，可就不用再打算開了，依我說，雪景看不看也沒什麼，你從什麼地方來？乾脆還回到什麼地方去，我可不是吓唬你二位，這九龍溝可不是什麼好地方。趁早兒不用往那兒踹，真要是碰見點什麼，旁的都不要緊，先得受一驚。』韓雙子也接着道：『這話一點都不錯，前兩天溝裏還鬧過一回，還是四個人一塊兒過的溝，丟錢丟東西不算，大小還都受點傷，實在你二位還是不逛的好，趁着時候，還不太晚，你二位還是早走的爲是。』少年一聽，兩隻眼看着小孩兒，神氣之間，非常透出着急的樣兒，眼圈兒也彷彿一紅。小孩兒也怔了一怔，一蹙脚道：『我就不信這些事，要逛咱們就逛去，管他有

什麼？反正咱們身上是什麼沒有，說句不好的話，真要遇見點什麼，咱們馬總比人快，咱們不會跑？走！」說着話過去又把那錠銀子拿到手裏，向韓雙子道：「我們一共吃了多少錢，找！」韓雙子一搖頭道：「我們這裏一則沒有馱子，不知道准分量，二則也沒有那麼些零錢找，你二位有零的，就給我們，沒有也沒什麼，你二位走你的，什麼時候從這裏過，帶着零錢再給我們，現在要叫我們找，可實在是找不開。」少年一皺眉道：「你還找什麼？把那塊銀子給了他不就得了。」小孩一撇嘴道：「什麼？都給他？咱們沒那麼大的交情，留着這錠銀子，真遇見規道的，還許買條命呢，你沒零的我有。」說着把手往屁股後頭一摸，摸出一個小包，從裏頭掏出一塊一錢來重的碎銀子，往桌上叭的一拍道：「掌櫃的夠不夠？」韓雙子連連點頭道：「夠了，夠了。」小孩兒道：「有數餘沒有？」韓雙子道：「有點數餘，找給你吧。」小孩兒一搖頭道：「得了，不用找了。」韓雙子剛要說謝謝，小孩兒道：「存着下回從這裏過的時候再算吧。」說完一整衣袖，向少年道：「走！」少年滿臉帶愁的站起來一步挨一步的走了出去。韓雙子跟到門口一看，兩個人已然攀鞍上馬，小孩兒回頭向韓雙子一樂道：「掌櫃的，咱們回頭九龍溝裏見！」說着叭的一鞭子，兩匹馬八隻蹄子放開，霎時一陣沙沙的聲音，便往九龍溝頭去了。韓雙子趕緊回過身來，摘了酒幌子，挑了燈籠，雙手一合，梆的一聲，門也關了。孫氏道：「人都走



了，你還忙什麼？」韓鬻子道：「我怕他再回來。」孫氏搖頭道：「他們絕不回來，你沒看出來，這兩個必有急事，外帶着這兩個人不是哥兒們，大概齊一個是主兒，一個是奴才。」韓鬻子笑道：「沒看出來。你什麼時候又學會相面了？你從什麼地方瞧出他們有急事？又從什麼地方瞧出他們不是哥兒倆個？」孫氏也笑道：「我倒不懂相法，不過我瞧出一點兒影子來。他們說他們是出來逛雪景的，你瞧見過什麼年間有黑天半夜出來逛雪景的？再看他們進門的時候，身上穿的衣裳，上頭帶了挺厚的雪，他們可是騎馬來的，道兒近了，那裏會落下那麼多的雪？看那神氣一定還是從遠道兒而來，出門時候，大概還沒下雪，雪已經整整下了一天，他們也一定跑了一天，你想知道兒能夠近的了嗎？不是有急事誰能冒着大雪跑好幾百地？再者看那個歲數大的，拿着蒸餅直發怔，也不像出門散逛的神兒。剛才你是沒聽見，我掃着了一耳朵，那個小孩兒也不是要叫什麼，說出來一個字，就讓那個歲數大的給攔住了，小孩兒才改口叫的哥哥這可以看出來他們絕不是哥兒們。還告訴你，不但他們有急事，他身上帶的錢，還很不少。」韓鬻子道：「這你又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孫氏道：「剛才那個小孩兒要掏那個口袋，歲數大一點兒趕緊給攔住了，可從他身上隨便一摸就摸出一錠三四兩重的銀子，你想那個口袋裏，不是得比那個還多嗎？兩個年紀輕輕的孩子，帶了這麼些錢，走這麼險的道兒，倒實在有點替他們耽心。」韓鬻子啞了

一聲道：「既是這麼說，剛才咱們該留他在這裏坐一夜，無論如何，白天總比黑夜強些個，真要中途出點舛錯，倒怪對不過他們似的。」孫氏把雙手一搖道：「那可別介，我也知道留他們在這裏坐一宵沒什麼，不過你沒瞧見那張桌上坐着那個大個兒嗎？你是沒留神，他一邊喝着酒，一邊往這兩個人身上飛眼花兒，你再瞧他那個穿著打扮，連給咱們那塊銀子，都透着有點不實不盡。咱們留下人家，原是好意，回頭救不了人家，再從咱們這裏出點麻煩，你我這個歲數，還定留着這把年紀兒多看幾回雪景兒吧！」韓鶯子歎了一口氣，又要說什麼，孫氏道：「得了。咱們也不用看鼓兒詞掉眼淚，替古人擔憂，天可真不早了，火也要完上來了，趁早兒睡覺是正經。」當下這老二位滅火息燈安睡享福。門外那兩個逛雪景的一轡頭已然到了九龍溝口。小孩兒扯住韁繩長出了一口氣道：「哎喲，我的少爺，可驚死我了！」那少年急往兩旁一看，四外皆白，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這才向那小孩兒道：「三多兒，你瞧：看你這孩子，在家裏跟你說什麼來着？剛才差一點你就嚷出來了，你知道咱們現在身上有多大的事，要是一個走不到地頭兒，咱們兩個人兩條命丟了不要緊，老爺豈不受了咱們牽累？一家子豈不全完？又告訴你出外不要惹氣，你剛才又犯了毛病，你就不想你那口袋東西，關着多少條人命？倘或一個露出破綻，咱們就是到了地頭兒，也不是白跑一趟，你沒瞧見那個大漢，神情古怪，誰知道他是什麼路子？怎好在那裏口角生

事？此去地頭兒還很遠很遠，你必須謹守老太太告訴你的話，忍耐謹慎，千萬不要惹出事來。」三多兒道：「少爺說的是，我也看着那個漢子神色不對，恐其他已經跑到前邊去等着咱們，我倒有一個法子，我把我身上的口袋，交給少爺，前邊不出事最好，倘若有事，憑着我那根鞭一口袋石頭子兒，我要跟他一死相拚，少爺你趁着那個功夫，就可以跑了，只要你能到了地頭兒，救出老爺，三多兒這條命就是沒了，也沒有什麼，少爺你看好不好？」少年搖搖頭道：「三多兒你別說了，我聽着怪難受的。咱們能夠托老爺太太的福，趕到地頭兒，這是再好不過，倘若半路出事，要死我們也死在一塊兒，你把東西交給我，沒了你，我一步兒也走不了，三多兒，話要少說，路要多趕。咱們進着吧！」三多兒沒法子，只好答應，剛往起一領韁繩，雙腿一磕馬壯子，就聽後面嘩稜嘩稜一片鈴響聲響，接着一陣沙沙的響聲，一匹馬一個人已從後頭風馳電掣般向九龍溝口跑來。小孩兒把轡頭一勒，擋住那少年，扭項回頭的功夫，那匹馬就到了，怕什麼有什麼，馬上坐着精壯大漢，正是方才酒館所見那個漢子。小孩兒把韁繩一領，意思打算讓那漢子過去，自己再走。沒想到那漢子簡直是故意來開玩笑一樣，眼看一領馬就可以進溝，只見他腰陡的往後一挺，單手輕輕一抬，那匹馬便緩了勁一步一步慢慢走起來。小孩兒一想，這事簡直眼看要出毛病，不如撒開轡頭，能夠跑過溝去更好，實在脫不過去，也只好跟他硬拚一下子，

反正不能叫他輕描淡寫把換命的東西得去，想着他向那少年道：『大哥，你瞧這道溝實在有點意思，裏頭的雪景，一定比外頭還厚還大，咱們撒一轡頭，看看這道溝，倒是有多長？你瞧怎麼樣？』那少年道：『二弟你倒真有個標勁兒，咱們出來，時候可不小了，越跑越遠，什麼時候才能回家？回頭家裏該不放心了，依我說咱們趁早兒回去吧。勞人累馬的真沒多大意思。』小孩兒道：『你覺得興盡了，我可還沒跑夠，好大哥，咱們就跑完一段兒，趕緊往家裏走，也晚不了多少，大哥，你先走，我在後頭跟着。』那少年點點頭道：『好，可就是這一段兒，再多了我可就一個人回去了。』小孩兒答應，才往起一領韁繩，沙沙兩聲響，那個漢子一匹馬已然橫在那兩匹馬前邊。小孩兒手往衣襟底下一摸，瞪眼問那漢子道：『嘿！你怎麼把我們馬道橫了？』那漢子帶着笑聲兒道：『那我可不敢，不過我瞧你們兩個逛雪景逛的怪有意思，我是單人獨馬，顯着孤一點兒。我想跟你們商量商量，搭一件兒一塊兒走，可不知道你們願意不願意？』小孩兒還沒說什麼，那個少年雙手亂搖道：『這位大哥，我們是無事閑逛，什麼時候膩了，什麼時候就得回去，沒有準兒，你說跟我們一塊兒走，原沒什麼，多一個伴兒道兒上還可以多說些話兒也是好的，不過我們這一個閑玩兒，沒的倒耽誤了你的正事，所以不敢答應你，你要走，你走你的，我們也許就不過這道溝了。實在對不過，對不過！』那漢子聽了哈哈一笑道：『二位小朋友：乾脆我

再跟你們說一句，你們可要實話實說，你們到底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身上共帶了多少錢？要去幹什麼？你們要實話實說，別說一句瞎話，我可是好意，你們可不要錯想了。」那少年不容小孩兒說話，便也笑着道：「這位大哥你的話錯了，我們實在是爲逛雪景出來的，身上除去帶了一點零錢之外，任什麼也沒有，不知你這話是從什麼地方說起？對不過，我們可要少陪了！」說着一領轡頭，檔上一使勁，一揚手叭的一鞭子，那馬橫着一衝，就往溝裏跑去。小孩兒一見喊聲：「大哥慢一點兒，等等我。」叭的也是一鞭子，那馬一駁頭也跟着進溝去了。那大漢長笑一聲道：「出生犢兒不怕虎，一會兒就該後悔不及了！」說着一勒馬頭，依然往原路跑回去了。小孩兒馬走得慢，大漢兩句話，聽得清清楚楚，緊加一鞭趕上少年低聲兒道：「少爺，你瞧這個人是幹什麼的？」少爺一邊跑着，一邊氣急敗壞的說道：「管他呢，反正不是好人，你看他問的話有一句是好意嗎？」小孩兒道：「先我也疑心他沒有好意，可是方才他說什麼出生犢兒不怕虎，一會兒就該後悔不及了，也許他看出咱們什麼神氣，他是好意，也未可知。」少年道：「什麼好意？這種年月，至親骨肉，恩養多年，還要插圈弄套兒，圖財害命哪，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他能有好意？咱們趕緊走，能夠躲過去更好，躲不過去，今天就是我的末天了。」小孩兒道：「不對，他要是有意和咱們過不去，他爲什麼當時還不動手，他的馬比咱們馬快，怎

麼倒會沒有來呢？」少年道：「那一定是他看見咱們兩個人，他一個人，怕弄不倒咱們，約人去了，我們還是得趕緊走，今天就是聽天由命吧！」說着叭叭又是兩鞭子，那馬便跟瘋了一樣，往前飛奔。這時候雪已少住，可是起了大風，風攪着雪，直往脖領裏頭灌，因為逃命的心急，也就顧不得了，跑了足有半個時辰，眼看這溝越來越寬，牠也越來越平，知道是離着溝口不遠了，又催了兩鞭子，一片沙沙聲音，真像急風快電一樣，少年心裏方自一寬，准知道一出溝，就是官道，再有什麼，總比在溝裏好一點了。才說了一句：「好懸！」猛見馬前陡的一條黑影，往起一竄，那馬四個蹄子便跟釘住一樣，不住在地下亂刨嘴裏發出咩咩的響鼻兒，一任少年再加用力鞭打，他却再也一步不進。小孩兒的馬這時候也平了，低聲向少年道：「少爺，你勒住了韁繩，恐怕要出蹊蹺。」說着從衣襟底下用力一扯，嗖的一聲，扯出一把背兒厚刃兒薄把兒短尖兒長爭光耀眼的折鐵刀來，才要往前催馬，前頭那條黑影已然如飛的一般，跑到了馬前，陡的往起一站，看身量也不過四尺來高，寬下裏倒有二尺七八，扁扁的一個身形兒，攔住去路，一聲嚇喊：「來人站住脚步，有銀子有錢，快點拿出來，饒你們兩條狗命，如果捨命不捨財，管教你當時人財兩空！」小孩兒一聽，連話都沒說，嗖的一聲，從馬上迸了下來，一擺手裏刀道：「什麼人敢攔住小太爺去路？難道你吃了老虎心人熊胆，要命的，趁早躲開，要是活膩了找死，你家小太爺

刀子不認人，你就快快過來領死！」那黑影兒聽了哈哈一笑道：「好小子，要價還價兒，接傢伙，往上一縱身，可沒看清他手裏拿的是什麼，雙手一幌，就奔了小孩兒面門，小孩兒將手裏刀往上一削，就聽吱呀一聲，撲咚一聲，跟着哈哈一陣大笑，要知又出什麼岔事，且看下回，便知分曉。

## 第二回 齊南子威震九龍溝 楚東蓀誤入七搗寺

那個少年本來自從在酒舖看見那個漢子，早就犯着啾咕，偏是到了溝口，那個漢子又照了一個面兒，語氣之間，雖不敢斷定他是壞人可是也決不敢認他是正路，說了幾句不明不白的半語子話，駁馬往回一走，更是使人生疑。心裏又有急事，回去自是不可，前進也覺胆怯，實在沒了法子，才一硬頭皮，打算闖過溝去，自從進溝起，就提心吊胆，恨不得給馬插上兩個翅膀，飛出溝去。越是駭怕，越出毛病，眼看離着溝口不遠，心裏才一痛快，忽然前邊有人搭話，心裏還覺納悶，分明那個漢子，駁馬回去，怎麼會跑到前邊來了？小孩兒一過去，提刀說理，來人不退。手一幌沒看清什麼傢伙，就遞上手了，那少年不用說是持槍弄棒他沒見過，家裏殺一隻小雞子，他要瞧見都得哆嗦半天，現在一看，硬要瞪眼殺人，他那裏還沉得住氣，一個心曠咚曠咚亂跳，沒有舌頭擋着，他直都要迸到嘴

裏了。准知道小孩兒並沒有多大能耐，前三搶兒也不過是對付，功夫一長，決不能夠取勝，小孩兒一敗，輕則受傷，重則喪命，一家子性命相關的東西，都在小孩兒一個人手裏，他要一完，自己也得跟着完，回是回不去，跑是跑不了。這份兒着急，就跟熱鍋上螞蟻一樣。揪着馬韁繩，不住來回亂轉。正在這個時候，猛覺眼前有道白光兒一閃，抬頭一看，就在溝幫上又出來一個，這一來準知道今天是完了，不由哎呀一聲，手裏一勒馬，馬往後一甩，少年那裏還騎得住，嘍咚一聲，摔落馬下。小孩兒正跟那個大寬扁小夥子殺得上勁，一聽身後哎呀一聲，嘍咚一響，也吓了一跳，怕是對手又添了人，少爺已然受傷，還沒等自己回頭，那個大寬扁小夥子哈哈一笑道：『住手！你的夥伴兒掉下來了，先把他扶起來，咱們再比劃，你家小太爺不打躺下的，小子兒，不用駭怕，我等着你，我就不信養得的鴨子還能夠飛了，諒你們今天也迸不出這塊地！』小孩兒一聽，吓的就是了一口啐道：『小寬扁兒，少說費話，招傢伙！』說着話，手裏刀就奔了寬扁兒前胸扎去。小孩兒有小孩兒心思，自己的能耐，自己知道，沒有什麼出奇驚人的。少爺雖說要緊，可是就剩下少爺一個人是什麼事也辦不了，重要的東西，全在自己身上，自己真要是一完，縱使少爺能夠逃了活命，老爺太太以及一家人也全活不了，事到如今，不能管少爺那邊出什麼險事，先得想法子把這個小子弄趴下，以後才能有辦法，到了這個時候，心就橫了，手裏一把刀，真是帶着風一樣，就奔了



那個大寬扁兒前胸扎去，大寬扁兒正在一聲長笑未完，忽的一聲，傢伙帶着風就到了，趕緊先往後一撤身。讓開那刀，這才喊出一聲：『好！好小子，冷不防啊！接傢伙！』雙手一幌，傢伙往小孩兒刀背上就砸，小孩這回可瞧明白了，彷彿像一條布口袋，又比口袋細點兒，像一根帶子，又比帶子稍爲寬點兒，軟中帶硬，說不出叫什麼來，趕緊往後一撤刀，跟着刀削大寬扁兒的腕子。大寬扁兒一反手，那條口袋相似的東西，就奔了小孩兒的腰，小孩兒一看，這叫真幹，往旁邊一閃，立住刀往外一掛，打算把他那條口袋相似的意思兒給他削折，誰知道這回可上了當，削倒是削上了，就覺手裏一發緊，不但沒削動，刀子還有點兒要出手的意思。小孩兒就知道不好，打算往後撤刀，使勁往後一奪，大寬扁兒單手一抖，嗖的一聲，小孩兒刀就出手了。大寬扁兒又一抖，就聽在兩丈開外，噹哪一聲，刀就掉在地下。小孩兒知道壞了，往回一掉臉，打算奔那匹馬，奔馬就跑，大寬扁兒又是一聲長笑道：『小子兒，你還打算跑嗎？』一抖手裏那條口袋，就纏小孩兒的腰，小孩兒往上一縱，讓過口袋，大寬扁兒口袋又往回一抽，正在小孩兒腳脖子上就纏上了，往裏一揪，喊聲：『叭下吧，小孩兒倒聽話，咕咚一聲，竟自摔倒在地下。大寬扁往前一邁步，單腳就把小孩兒後脊梁給踩住了。喊喝一聲：『你家小太爺要的是錢，不要你們的狗命，你不用駭怕，快快把身上帶的錢拿出來，可以饒你們不死，如若捨命不捨財，我可要對不過，

先要你們的命，然後再搜你們的腰兒！」這大寬扁兒嗓子挺大，借着溝裏的回音，聽得多遠去，那個少年這時候已然爬起來了，站在那裏除去哆嗦，就是念彌陀佛有靈有聖的地藏王菩薩如來佛孔聖人……小孩兒把眼一閉，一聲兒也不言語，大寬扁兒連說兩句，一看小孩兒不掏錢，他這氣就上來了，一提手裏拿的那口袋，嘴裏喊道：「小子兒，我看你八成兒是善財難捨，給臉不要臉，你要死了，可怨下我，是你自找！」說着嚷着傢伙別頭來了，說時遲，那時快，那個口袋就猛兒離着小孩兒腦袋不到一尺遠近，見一道白光，如同閃電一樣，嘩的一聲，從溝上就下來了。大寬扁兒喊聲：「不好！」顧不得再砸那小孩兒，單腳一點，往回一個反提，迸出去足有七八尺，才要問什麼人，人家先說上了：「大扁蛋，休得以勢壓人，咱們比劃比劃！」話到，人就到了。小孩兒一咕嚕爬起來，長歎一口氣，低聲兒說了一個好懸？趕緊跑到少年面前，雙手一拉少年雙手道：「少爺，你可吓壞了吧？」少年抽抽噎噎的道：「叫你受委屈了！」小孩兒一幌腦袋道：「沒什麼，少爺你快看，咱們許不要緊了。」少年道：「怎麼講？」小孩兒道：「你還沒看出來嗎？後來的這個，就是酒館兒碰見那個，咱們是錯會了意，他一定是好人，他要能夠幫着咱們，准能平安過去。」少年一搖頭道：「未必吧，安知他不是打算把那個弄倒了他一個人得咱們的財哪？」小孩兒道：「你先別言語，聽聽他們說什麼？」大寬扁兒這時候已然迸過來了，一聽

那漢子所說，一聲怪叫道：「你是什麼臭玩藝兒，竟敢跑來破壞小太爺的好事，別走了！你也跟着一塊走一趟吧。」說着一抖手裏那條口袋，就裹那漢子的腰，那漢子紋絲不動，微微一笑道：「大扁蛋你的膽子還真不小，既是這樣，你先說說你叫什麼？姓什麼？你的師父是誰？咱們也開開耳朵！」大寬扁兒眼看一塊肥肉到了嘴，忽然出來這麼一個檔橫的，心裏當然不大痛快，把扁臉一橫道：「你這小子，溝寬地寬，放着大道不走，幹麼多管閑事？難道你就多着一條命，死了沒人心疼？要依我說，你是趁早兒快走，別多說少道，省得彼此傷了和氣，日後咱們好見面兒。」那漢子聽了哈哈一笑道：「承情，承情！不過天下人管天下事，怎麼見得我就不該管你們的事？人家出來遊山玩景，踏雪尋梅，是多麼舒心展眼的一件事兒？你這麼一來，豈不是敗人家的興，看你這個神兒，一定是打算做沒本兒買賣的了，既是打算幹這個，你也得拿耳朵聽聽，眼珠子轉轉，人家身上有多大的水？你怎麼一點兒全不理會，他們這兩個，除去身上穿的衣裳，還值兩個錢，誰能夠成千動百的帶着出來逛雪景兒，一個錢弄不着，先害兩條命，雖說這個地方兒沒有王法，難道你就一點人心沒有，我因為看你活到這個歲數不容易，手裏使的傢伙，我看着也眼熟，所以才要跟你問個薑兒（名子），怕是我手重，一下子把你弄殘廢了，再提出熟人，彼此都不是意思，你怎麼吞薑兒不道（隱名不說）？反倒瞪眼叫橫？我告訴你，你把眼眶子擦

乾淨點兒，你要是能夠說出名姓，跟你師父的蔓兒說清楚了，可有你的便宜。『大寬扁兒一聽，把眼一翻道：『你這小子，也不用大話欺人，我要不告訴你名兒姓兒，你還覺乎誰怕了你，現在你把耳朵伸長着點兒，我告訴完了你，你死了也好明白，下輩子轉世爲人，也好找我報仇，你家小太爺姓黎單名一個金字，江湖道兒上送你家小太爺外號叫插翅熊。至於我師父他老人家，早就囑咐過我，不叫我在外頭說出他老人家名姓，現在你既一定要問，我告訴你，你就告訴你，你可站穩了，省得吓破了你的苦胆。我師父他老人家住家在安徽鳳陽府雙姓聞人，單名一個喜字，江湖人稱神砂手就是他老人家。你問我的，我告訴你了，你要聽着駭怕，趕緊走道兒，我也不能跟你過不去，你要覺乎着非得找死不可，你也說個名兒姓兒，還是那句話等我把你弄死之後，等你轉世投生，也好找我報仇。』那漢子聽了略沉吟接着微笑道：『我當着你是什麼高人，原來你就是小喜子的徒弟，竟敢這樣無禮，你別走，招傢伙！』黎金一聽，狂喊一聲：『好小子，你倒把你家小太爺的蔓兒誑去了！接傢伙！』單手一抖，嘎嚕一聲，那條口袋相似的玩藝兒就奔那漢子腿上抽去。這個時候，那個少年跟三多兒兩個，已然湊在一起說喳喳話兒。少年道：『三多兒，咱們還是跑吧。』三多兒道：『幹麼？』那少年道：『你剛才手裏有傢伙，還讓劫道的一下子給裹飛了，這個人手裏連一寸鐵都沒有，那焉能是劫道的對手？不如趁着這個時候，趕緊就

走，他們兩個人，一個好人也沒有，誰把誰傷了，也礙不着咱們，要是等得功夫一大，恐怕他們不拘誰贏了，也饒不了咱們，依然還是個苦！」三多兒道：「少爺別說話，你看他也掏出傢伙來了。」少年往那邊看時，只見那漢子把手裏一根鞭子，往長下裏一檔，噹啷一聲，那鞭子長出來足有五六尺，耀眼爭光，猶如一條銀龍相彷彿，正在詫異，又見那漢子兩手攥住，麻花扣兒一擰，克，克兩聲響，前把按中間，後把按底，抖手一戳，就是一個碗大的花豆，這才知道是一條槍。少年也看明白了，黎金的傢伙也到了，那漢子雙脚一提，那口袋便從脚下過去，黎金喊道：「好！」撒手往回一抽，打算纏那漢子的中腰，那漢子單手把槍拉倒，往後一捨身。腰場下去，這手功夫叫鐵板橋，那條口袋從肚皮上擦了過去。那漢子點脚往起才一站，黎金一抖手裏傢伙，擡頭一甩，那漢子一低身兒，擦着頭皮兒過去，黎金一咬牙，傢伙帶着風就又奔了那漢子前胸砸去，那漢子這回却不往後躲，一立手裏槍，往上一迎，來個正着，口袋在槍杆上繞了有三遭兒，黎金知道不好用力往後就撤，說來也怪，彷彿筆膠粘在上頭一樣，連紋絲都沒動，心裏就慌了，二次使勁往後一奪，那漢子猛的一聲狂喊道：「我今天要了你的小命，省得留着禍害人！」腳踢槍杆兒，槍杆兒一掀，黎金跟着往後一退，手才一鬆，正要使勁還沒得使，那漢子猛的把槍杆往起一抖，就聽嗖的一聲，叭噠一聲，黎金的傢伙就飛出兩丈開外去了。黎金虎口震裂，

喊道：『不好！』才待轉身逃跑，那漢子往前一進步，用手裏槍杆往黎金腰上就戳，黎金知道不好，打算躲，一斜身，腰躲過去了，正戳在膀股上，黎金倒是條硬漢子，連哎喲都沒嚷，嘆咚一聲就坐下了，翻着眼睛看着那漢子，那漢子哈哈一笑道：『我當着小喜兒的徒弟，許錯不了，誰知不禁一鬥，起來，起來，咱們鬧着玩哪！別過意，我跟你師父有交情。』黎金坐在地下把嘴一撇道：『小子兒，我幹不過你，我認輸，你要我這條命都容易，你可不許罵人，你要轉着彎兒找我的便宜，我可是胡罵你。』那漢子又微微一笑道：『說你傻，你又不傻，說你不傻，你又不機靈，我告訴你的話，你既不信，這麼辦，我練一手兒功夫，叫你瞧瞧，你師父也許跟你提過，你就想起來了。』說着話把手裏那杆槍，平着一托，照着那溝邦的石頭，平空戳去，只聽噲的一聲響，那杆槍硬戳進去有一尺多去，隨手往外一提，單的一聲，帶出好些碎石頭粉子來。跟着把槍左右擰麻花似的一擰，克克兩聲響，兩手往前後一推，一杆槍沒了影兒，手裏却變了一根烏黑的鞭子，在手裏一提，那隻手往嘴唇邊一送，兩個手指頭一捏，只聽嬌的一聲，就是一個響哨兒，山溝裏又搗音，聽得比真哨兒還響，大家正在一怔，三多兒一拉少年道：『少爺，你快躲開一點兒，馬來了！』少年道：『什麼馬……？』

一句話沒說完，就聽身後咣咣兩聲，一匹黑影兒往前邊去了。定神再看，那漢子面前，已然添了一匹馬。正在那裏抵耳低頭往那漢子身上蹭，那漢子也拿手撫着他的鬚毛彷彿摩索小

孩兒一般。正是這時，黎金一聲喊道：『我想起來了你老人家是不是齊大叔？』那漢子哈哈一笑道：『好小子，這才明白！不錯，我正是你師父的好友齊南子，現在我有一樣事兒求你。』說着用手一指那少年道：『他們二位確有要事過溝，今天無論如何，看在我的面兒上，讓他們過去，你要過不去，明天早晨雞鳴驛劉家窰兒見面。你走！我也走！』說完了這句話，手扶馬鞍，擰身一縱上馬一勒轡頭，駁轉馬頭，說了一個請字，就聽沙沙兩聲，一團黑影，往回路跑去，眨眼就沒了。黎金剛在地下，要起還沒起，一看那漢子已竟沒了影兒，羞眉臊眼，擰了擰身上的雪，一咕碌爬了起來，衝着那少年點點頭道：『今天算是便宜了你們！小子兒，回頭見！』說着往前一縱，約有兩丈遠近，彎腰拾起一件東西，往身上一圍，一幌兩幌，當時也沒了影兒。那少年看到那裏，才長長歎了一口氣。三多兒也跟着出了一口氣。少年道：『三多兒，你說咱們到什麼地方去？』三多兒道：『如今咱們總算已經脫了一難，自是還是往前走的爲是。』少年搖頭道：『不妥，不妥，這兩個分明是一條道兒上的，難道你就沒有聽出來，現在兩個是弄僵了，咱們才算找着便宜，待會兒他們一醒過味兒來，咱們依然是個苦子，依我說，咱們不如乾脆回去，再約幾個人一塊來。你看怎麼樣？』三多兒把頭一摔道：『少爺，你這話我就不佩服你了。這兩個看神氣不一定准是壞人，如果他們准要是一個路子，這個時候，咱們早就完了，他還有什麼避忌咱

們的地方？現在既不動手，待會兒也必沒事，你沒聽見那個騎馬的名姓兒嗎？人家叫奇男子。有幾個奇男子斷道劫財的？還有一說，却使這兩個人確實有什麼不可靠的地方，那麼怕也無益，咱們事夠多急，前進還嫌慢，豈有後退之理？少爺你看開一點兒，就如同我剛才讓人家給傷了，你也完了，東西也丟了，咱們至多不過一死，您這麼一想，就什麼也不怕了，趕緊前進，到了地頭兒，快辦正事，省得家裏人個個懸念，少爺你說是不是？」

少年又長歎一口氣道：「三多兒你的話全對，你爲我們家事，還肯不怕生死，勇往前進，我豈是貪生怕死，不過死有輕重，咱們白白把命送了，也救不了人，豈不更糟，所以我才說回去多約幾個人，所爲可以平安無事，現在既是你這樣說，咱們就走吧。我這次出門兒，理把生死置之度外，什麼也不怕，三多兒，你給我把馬拉住了。」三多答應。拉住嚼環，單手一撮，就把少年扶上去了，三多兒他扶掖，一跨腿，磕馬才要走，少年哎呀一聲道：「三多兒，你的傢伙去了，你就不找找嗎？」三多兒道：「這個地方，雪那麼老深，不用說一把刀，就是一個人要掉在裏頭，都不好找，乾脆我也不找了。」少年道：「倘若頭裏遇見點什麼呢？」三多兒單手一拍腰道：「我這裏還有這個傢伙呢！」

少年啣了一聲道：「對呀，你剛才爲什麼不抽出來，你的拿手是鞭，剛才要使他，還許輸不了呢。」三多兒道：「少爺你說着容易，剛才也得有掏他的功夫哇！今天這件事，真跟



做夢的一樣，現在想着都有點後怕。少爺，攔住了牲口，現在可就要出溝口了！」吡的一鞭子，撒開轡頭，霎時馬蹄子沙沙一陣響，兩匹馬就出了溝口，在東西一片大道上，南北下裏有兩股岔道。三多兒把鞭子一鬆，轡頭一緩，那馬便四六步兒慢了下來。三多兒兩邊一望，回頭向少年道：「少爺這兩股道倒是那條通雞鳴驛，你從前跟老爺走過，你還記得點影子嗎？」少年一搖頭道：「這個我可真有點不大記得了，因為那回跟老爺從這裏走，是坐的轎車，又是從溝前邊繞過來的，外頭什麼樣兒？我就沒聽見，現在咱們是這邊走，你想想我怎麼能夠記得是那股着？」三多兒一皺眉道：「我倒想起來了，咱們往雞鳴驛，反正得往南，咱們認准了方向，一直往南走，等見着人再打聽，好在都是官道，那絕不至於再出什麼事，少爺，走！」說着，一緊韁繩，兩腿一磕，叭的又是一鞭子，這馬一場腰就跑下來了。天准黑暗，因為滿地是雪，倒還看得清清楚楚，走出也不過三四里地，忽然前面一片樹林，彷彿還有廟宇相似，三多兒道：「少爺，咱們奔那片樹林子，裏頭也許有什麼人家兒，咱們先到那裏，借光打聽個道兒再說，你瞧好不好？」少年道：「去就去。」這片樹林子在這股道偏西，沒有多遠，磕馬就到了，到了林子外頭，三多兒就把馬勒住了，甩鐙下來，過去又把少年的牲口捏住，少年也下了馬，三多兒拉着兩匹牲口，往樹林子裏走，少年跟在後頭，進了樹林一看，原來是一大片荒地，東西足有七八十畝長，南北也有

四五十畝寬，在儘西頭恍忽是有一座宅子，趕緊拉馬往前走，越走越近，可就看清楚了，原來是一座大廟。三多兒道：「這就好了，我還怕是住人家呢，黑天半夜，叫門打聽道兒，招人家不願意，這是一座廟，裏頭一定有用功的和尙，叫門問問，倒方便的多。」少年道：「三多兒，你可留神，咱們才出來時候，太太跟咱們怎麼說的？叫咱們少住店，少住廟，怕是有什麼黑店髒廟，住下把命送了，依我說咱們還是另找別的地方去打聽吧。」三多兒道：「少爺你也太小心了！太太那麼囑咐自是一點錯兒都沒有，不過我想不能是廟就不好，偏偏咱們遇見的就不是好廟，再說還有一節，咱們不過是拍門問問道兒，誰也不打算住在這個地方兒，那咱們怕他幹麼？你先拉一拉牲口我一個人過去，拍門就問，問完了咱們是抹頭就走，也絕不至於能鬧出什麼事來。」少年點頭道：「那樣也好，你就趕緊去吧，」三多兒把兩匹牲口，交給少年，說了一聲：「你等一等，我這就來。」當時一場腰就跑下去了，到了廟門口，氣喘吁吁，一抬手叭，叭，叭，照着門環子就是好幾下，裏頭一點人聲沒有，叭，叭，叭，又是一陣打，待了一會兒工夫，才聽見裏頭有人說話的聲音：「這是誰呀？怎麼這時候才來？」三多兒一聽就是一怔，說話的聲音，不像和尚，彷彿像個姑娘，可是和尚廟裏，怎麼會出來姑娘了？這可真是新鮮！插關兒一響，吱吚一聲，門分左右，三多兒可瞧明白了，不是和尚，敢情是個尼姑。自己一怔，那尼姑也是一

怔，雙手一打問心道：『阿彌陀佛！這位小施主怎麼黑天半夜跑到這個地方來了？』三多兒平常挺能說，也不是怎麼見着這個姑子，連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了，結結巴巴的道：『大師父，我是從此路過，打算……打算……』尼姑一皺眉道：『你打算幹什麼？』三多兒一着急更說不上來了：『我打算——在——在這廟裏——住——一夜——』一句話沒說完，那個尼姑就急了：『什麼？你怎麼滿嘴不說人話呀！你沒瞧見我們這裏是幼僧廟嗎？黑天半夜的，跑到這裏撒野來，真是無禮，我要不瞧你是個小孩兒，我非得把你送到連莊會上叫你挨一頓板子不可，趁早兒你給我走開這裏，要是找麻煩，我當時一喊，你這苦子可就吃大了。』三多兒也不便再改過來陪着笑說了一句：『對不住，回頭見吧！』說着轉身才要走，就聽身旁有人說了一句：『三多兒你簡直越來越糊塗了。怎麼說話就得罪人，真是廢物！』三多兒回頭一看，正是自己主家的少爺，拉着兩匹牲口，也跟過來了，才要告訴少爺這廟可不能進去，少爺已然一步搶進和顏悅色向那尼姑道：『師父請了，小作不會說話，實在招師父生氣，我這裏替他陪不是了，還跟小師父打聽，我們打算從這裏奔雞鳴驛，應當怎麼走的對，請你告訴我們，我們好趕道兒。』那尼姑一聽，上下一打量少年，叻了一聲道：『這位少爺你的話說得太客氣了！我們出家人講究是方便爲門，這一點小事兒算得了什麼？我看少爺不常出門吧？從根兒上說，你這股道就走錯了，這股道叫康莊兒，離

着官道四五里地，那邊還有一股道叫平莊兒，你要去雞鳴驛，應當走那股道。因為這股道是一條斜道兒，你瞧着是往南，越走越往西，幸虧你還問問，你要一忘，那可就不定走到什麼地方去了。少年一聽，不由長歎一聲。尼姑又一笑道：『少爺，你瞧這雪雖住了，地下可太不好走，莫若你二位進我們廟裏坐一坐兒，歇歇腿兒，喝點水兒，至多再有一個時辰，天也就亮了，我把道告訴明白，你再走就錯不了。來，來，來，你二拉把馬交給我，請進去歇歇吧。』那少年聽了，正在躊躇之際，三多兒道：『少爺那不行，咱們可是趕緊走。』少年還沒得搭話，那女尼過去一伸手已然把馬揪住。少年到了這個時候，因為三多兒先時說話不愼，怕得罪人家，現在聽人家這麼一說，倒不好推辭了，便點點頭向三多兒道：『你把馬拉進去，咱們進去略坐一坐，別駁了師父的好意。』三多兒一聽，也就不便再攔了，拉着馬進了廟，尼姑把牲口拴在樹上。把三多兒主僕讓進大殿，落坐喝茶，端起碗來，要喝還沒喝，就聽院子裏一陣人聲嘈雜，少年就是一驚，再聽挺清楚：『外客來了，也不款待款待人家？真是我有一點兒不到，你們就得出事兒，這多對不住！』一邊說着，窗門一響，從外頭進來足有六七個，全是年青女尼，心裏就是轟的一聲，及至再一細看他們的穿裝打扮兒，刷的一下子，這汗就流下來了，要知這尼姑是怎麼一個打扮？爲什麼吓得少年出汗？且看下回，便知端的。

### 第三回 三多兒智渡美人關 萬虛子巧排英雄譜

連前帶後，進來一共是七個尼姑，迎頭一個，實納香色僧袍，白護領，繫着一根二藍絲緜，手裏拿着一把蒼蠅刷，年紀約在四十上下，禿頭皮，小眼睛，大黑眼圈，畫着兩道彎彎眉，小鼻子，大嘴，臉上擦着一層怪粉，彷彿掛了一層寒霜相似。翹嘴唇兒，抹着紅胭脂。後頭那六個是一色兒雪青僧袍，白護領，香色絲緜，腳底下離得遠，看不清楚，全都是青頭皮，白臉蛋兒，臉上不但有粉而且還有胭脂，嘴唇全是吃了活耗子一樣，那麼鮮紅鮮紅的。年紀有在十六七歲的，有在二十上下的，見了少年，全都眼神一怔，那個老姑子向那開門的尼姑道：『行空，你這是從什麼讓進來的貴客，怎麼連個信兒都不叫我知道？』行空一笑道：『師父，您先別生急，誰來了我也不敢瞞您，這位見才進來，您瞧這不是還沒坐下嗎？』老姑子也笑了一笑道：『嘔！這就是了，我說你也沒這麼大的胆子。』跟着又向那少年笑道：『這位少爺沒請教您尊姓台甫怎麼稱呼？您這是從什麼地方來呀？今天外頭夠涼的，您沒凍着哇，出家人叫智明，他們都是我的徒弟，他叫慧靜，他叫慧雲，他叫多空，他叫大善，他叫如月。他叫行空。我們這裏雖是廟。可是沒有出家人習氣，您到這裏來，也別拘泥，回頭先讓他們給您預備點酒，暖和解和，趕趕寒氣兒，再給

您弄點什麼吃？您也不用忙，別瞧雪雖是住了，道兒上一兩天也未必好走，無妨多住幾天，我們這裏，絕不能顯出膩煩來。要不然您乾脆到後殿坐着吧，這裏火徹屋子大，後頭比這邊暖和！」說着過來動手就要推少年，那少年一張白白臉兒，已然急得都成了羊肝一樣，身子不住往後直退，雙手亂擺，嘴裏結結巴巴連一句整話也說不上來。三多兒本來心怯着外頭兩匹馬，就沒理會屋裏這一羣人，及至少年往後一退，碰了自己一下，這才看見，心裏也是轟的一下子，准知道這個老尼姑絕不是什麼出家人，又見他伸手來勾少年，不由往上接氣，却依然強自制壓，笑嘻嘻的道：「這位大師父，真是慈悲心腸，我哥哥別瞧比我歲數大，胆子可小，您先別動手動腳，我把話跟他說明白了，省得他駭怕，底下有什麼話？您只管跟我說，我全都有法子，必能使您高興滿意！」智明一看這個孩子，別瞧人不大，說出話來可燎亮，要是打算吃那個雛兒，總得先拿這個黑小子當個引子，不然恐怕再鬧僵了，想到這裏，便向三多兒道：「還是你懂得外場，走，請到後邊坐吧。」三多兒一拉少年道：「哥哥您倒是走呵，咱們今天也開開眼，一個手拉了少年，一個手插在腰裏，大踏步走出大殿，一看兩匹馬，正在院裏嚼草，心裏便放了心。前頭兩個引道，後頭跟着五個，全都勾奔後殿，一拉溜兒是五間，屋裏點着八寶琉璃燈，很是亮爽，一拉屋門，從屋裏就透出一股子香味來，又香又膩，聞到鼻子，渾身都覺乎着鬆快長精神，進到屋裏一

看，更萬不得了，敢情這五間殿裏沒有佛像。三明兩暗的屋子，正中間擺着一張條桌，桌上擱的不是經卷木魚，迎面一塊鏡子，鏡子兩邊，一邊是帽桶，一邊是茶罐。一邊是果盤，一邊是磁瓶，鏡子前頭是一份茶壺茶碗。鏡子上頭掛着一張大美人，條案前頭是一張紅漆大八仙桌，桌子上扔着一副骨牌。旁邊兩把太師椅子，靠西頭一張大木床，床上有四五牀被分五顏六色，配得挺勻淨。在被面上擺着一對綉花枕頭，綉的是並頭鴛鴦，床沿子是百鳥兒朝鳳，床幃子是富貴白頭，粉紅的牀單兒，上頭綉着五福捧壽。牀前邊是一張鏡桌，鏡桌兒擺着些個香粉胭脂，蜂蜜瀰子。再前邊是一張小圓桌，擺了十個椅子，預備吃飯用的。靠着窗戶，又擺了一張小琴桌，桌上還見有一張琴，可不知道那位會彈？再往牆上一看，不由大大吸了一口涼氣，原來在那迎面牆上，掛着一張弓，五六把刀，那少年就怕這玩藝兒，不由回頭看了看三多兒。三多兒用手拱了一下子道：「大哥，你瞧這些人咱們就沒應酬過，今天咱們也開回竅兒，請這些位禿姐姐們吃點什麼喝點什麼，你瞧好不好！」那少年道：「呸！你滿嘴裏胡說八道，人家是出家人，豈能葷酒亂鬧，真來無禮！」三多兒把嘴一撇道：「出家人白天不吃葷，晚上還不許吃點葷？這算得什麼也？我今天就要請他們諸位開開葷！」少年惟恐人家不高興，誰知那智明聽了微微一笑用手裏蒼蠅刷照着三多兒腦袋上叭的就抽了一下兒道：「你瞧你這嘴厲害勁兒的，回頭要不讓你吃點苦

子，你也不知道驢子大馬大？」三多兒一邊笑一邊躲道：「禿姐姐，那可別介，什麼驢子馬的，咱們先不用管，既是您瞧得起我們，乾脆，你就快點給我們弄點什麼吃，吃完了暖暖和和的，愛睡覺咱們就睡覺，愛怎麼玩咱們就怎麼玩會子。餓着可是一點精神都沒有。」智明笑道：「按說我可不該說，我們出家人把你們二位讓進來，可一點惡意沒有，你怎麼一點客氣不懂，滿嘴胡浸，要就是你一個人，我非把你轟出去不可，現在衝着你的哥哥，人家怪老實的，不好意思說你什麼，讓你坐在這屋裏，可是任什麼話，也不許你再說，你要再胡說八道，我可要單着把你請出去。」說着又斜着飄了少年一眼道：「你這個兄弟可真不老實，我怎麼看着有點不像哥兒們。」少年一聲兒不言語，三多兒把肩膀一拱舌頭一伸道：「我的禿姐姐，你怎麼忘了，龍生九種，種種不同，我愛說，我哥哥不愛說，禿姐姐愛說，那幾位禿妹妹就不愛說……」少年從一進門，就看見這些尼姑穿著打扮說話舉動，全都不像安分守己奉經禮佛真正出家人。心裏就有點啾咕，及至看見三多兒跟着滿嘴亂道，先還怕得罪他們，惹出閒事，再看那些尼姑不但毫無生氣的樣兒，反倒也跟着三多兒一塊兒胡說，益發知道這些尼姑不是好人，這廟也不是善地，又見牆上掛着許多兵器，更覺可怕，便想趕緊脫離這個地方，免得又多生枝節。三多兒越說越不像話，張口禿，閉口禿，禿個沒結沒了，實在不能不攔了，便向三多兒一瞪眼道：「老三，你不要滿



嘴胡說。我們承大師父的情，讓我們進廟，躲風取暖，我們應當感激人家，你怎麼任意無禮，快快賠禮，咱們前途已經吃過酒飯，也不該再攪擾人家，只求大師父把路途指點清楚，再賞咱們一杯熱水，喝了就可以走了，咱們是逛雪景出來的，一出來一天一夜，家裏早已不放心，還是快快回去爲是。」三多兒明白少年的意思，便趕緊把笑容一整道：「得了，大師父，你也聽見我哥哥說什麼了，就求你賞我們一杯茶喝，我們喝完了好走。」智明道：「那就不對了。方才我說的也全是玩話，這位少爺可不要過意，你先坐一坐，叫他們預備點酒，一則暖暖肚，趕趕寒氣，二則咱們也可以多談一會子，你是貴人，我們可不敢待慢。」說着向行空道：「你帶着他們到廚房去預備幾個菜，弄點素麵，燙上兩壺酒，酒可要另打一罈兒，剩的那罈兒，已然有了酒底子，喝不得了。」外頭答應一聲：「知道了。」智明又向少年道：「施主請坐。」少年一看這種情形，知道暫時是不能走了，便點了一點頭道：「又要叫庵主費事，真是對不過。」智明笑道：「小廟裏預備不出大齋來，施主不見笑也就夠了。請坐吧！」少年坐下。行空又向三多兒道：「這位小施主，真有意思，不是滔滔不絕，就成了鋸去嘴兒的葫蘆。怔眼獐眉的，往牆上瞧什麼哪？嘔！瞧着那張大美人發怔哪？別犯傻了，那是畫的，快坐下喝酒吧。」三多兒一笑道：「不是旁的，我看那張美人兒，還沒有禿姐姐你長得美呢，把他掛在這裏，未免髒了地方，不如乾脆把

他撕了。」說着過去就要伸手，智明一把扯住道：「那可別介，扯了就配不上兩邊的搨飾了。」三多兒又一笑道：「我也知道，一扯那張畫兒，禿咕拉収的就不是意思了。咱們先喝酒，反正我得琢磨琢磨那張畫兒。」說着挨着少年一屁股坐下。智明看了三多兒一眼道：「不說就不說，說起來話就太多，喝酒吧。」說着又向那少年一笑道：「說了半天，你的貴姓我們還沒有打聽出來呢，請問你的貴姓，台甫到底是怎麼一個稱呼？」少年道：「不敢，在下姓楚，單名一個善字。號叫東蓀。」行空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嗚！原來是楚少爺，這位一定是二少爺了？」三多兒道：「一點也不錯，我也姓楚，大師父你知道有楚襄王，那就是我的小名兒。」行空故作嬌嗔把嘴一撇道：「你嘴裏沒有象牙，跟出家人開玩笑，是有罪的。」三多兒道：「我再也不胡說了。」說話時間，菜已擺上，一碟子醬肉，子酥魚，一碟子醃白菜，一碟子豆腐乾兒。一把黃沙酒壺，三個酒盃兒。智明把酒壺拿了起來向楚東蓀道：「楚少爺，施主，我先給你斟一盃。」楚東蓀方謙謝不會。智明一盃酒已然倒滿。楚東蓀只好是欠身謝謝。智明又給三多兒倒了一盃，三多兒把酒端起來，往鼻子上聞，瞪着兩個眼睛一看，喊了一聲：「好傢伙！」智明就吓了一跳，一邊瞪着眼睛看着三多兒，一隻手就把身上帶的傢伙拿在手裏，接着又聽三多兒道：「真不容易，真是真正老陳紹，就這一杯，就得二兩銀子，沒旁的說的，喝了這杯酒，我把身上帶的錢全都送給你們完事。可有」

樣，請你可得把我小命兒給留下喝粥。」行空道：「這叫什麼話？」三多兒嘴裏說着，一隻腳過去一踢行空的腳，行空不往旁邊躲，反把腳迎上來，三多兒使勁一踩，行空不由哎喲一聲，往下彎腰摸自己的腳，大家不明白，也全跟着彎腰，往下瞧三多兒把自己那杯酒就跟智明那杯換了一個過，然後嘴裏才嚷道：「呦！這是怎麼說的？我還說沒吃飯地下怎麼會有塊骨頭哪，我拿腳一踢，骨頭活了，他往我腳上碰，我一駭怕，拿腳一踩，沒想到會是禿妹妹的腳，我就忘了，桌子底下還有旁人的腳哪，這是怎麼說的？得了，我給你捏捏吧？」說着一彎腰就要去摸行空的腳，行空往旁邊急躲，臉却紅得像布一樣。大家一看，不由又笑又氣。智明把酒杯一端道：「不成敬意，請恕簡慢吧。」楚東蓀一看三多兒把杯子一端道：「禿姐姐，我哥哥不會喝酒，我先陪你一杯！」智明微然一笑道：「這種酒已然存了不少日子。酒的暴勁兒，已然沒了，喝一點不至於就醉，楚大爺既然不能多喝，無妨少喝一點，去去寒氣，就是那麼一點意思。楚東蓀本來是好酒量，看見這酒倒在碗裏，真是掛碗缸，又知道今天已然不能走了，喝醉了一睡，却也不錯，可是聽見三多兒一說，少微存了一點戒心，正在猶疑之際，聽智明一勸，心想也不好太駭人家面子，便也一笑道：「好，我也就陪大師父一杯！」說着話便把酒杯端起，智明一看兩個全把酒杯端起，心裏大喜，毫不介意便把自己面前的一杯酒往自己唇邊一送，說了一個請字，一抬

手，一搭摩子。咕嘟一聲，一杯酒就下去了。楚東蓀一看智明喝了，就也往起一抬手，沒有防備三多兒猛的往起一舉胳膊，碰的一碰，胳膊碰胳膊，楚東蓀手裏酒拿不住，花的一聲，全都倒在桌上，回頭一看三多兒，三多兒趕緊把自己那杯酒往前一遞道：「呦！這是怎麼說的？大哥你先喝我這杯，我再斟。」楚東蓀接過酒來，才要往嘴唇邊送，就見智明身子兩幌，瞪眼一看行空，彷彿要說什麼還沒容說出來，身子忽然一矮，人便倒了下去，口吐白沫子，動了兩動，便歪在那椅子上，除去三多兒暗稱好奇之外，全都吓壞了。楚東蓀更是不知如何是好，趕緊把自己手裏酒放下，瞪眼發怔，忽然覺得三多兒使勁踩了自己脚一下兒，細一尋思，就明白了一點兒，心裏不由礮礮亂跳。這時候行空幾個已然過去，往起抽扶。智明猶如死人一樣，一任大家擺弄，一動都不動。三多兒道：「八成兒我這個忸姐姐有什麼羊角瘋吧？趕緊先把他抬到屋裏去，有什麼法子，給他活動活動，痰往下一行，就好了。這是怎麼說的，剛要痛痛快快喝兩盃兒，會來了這麼一下子，這一來酒也吵了。真是沒口福。酒是不能喝了，咱們吃吧。」說着過去把桌上擺的菜，全都往面前一擺向楚東蓀道：「大哥。吃這個，就來這個，別等人家讓，就顯着客氣了。」狼餐虎嘯，一陣大嚼，行空幾個，也顧不了再和三多兒費話，把智明胳膊腿往椅子上上一盤，幾個人把椅子一抬，就把智明抬到裏間屋裏，一邊抬着，意雲就嗚怨行空道：「你是怎麼弄的？怎

麼給自己人來了這麼一下子？」行空道：「這事真怪，我先裝的淨酒，後下的料子，那攪帶料子的壺，就攔在師父眼前頭，倒酒時候，也瞧得清清楚楚，一點錯兒都沒有，怎麼會他老人家自己給自己斟了一杯帶料子的哪？」如月道：「現在先用說旁的，趕緊把他老人家灌過來，有什麼話再說，我瞧着那個孩子可不好惹，別鬧出麻煩來。」大善道：「我瞧那倒都沒有什麼，就衝他一個小孩子，算他從生下來那年就練能耐，他能有多大的了不得，反是那個姓楚的，別瞧他一聲兒不言語，臉上那點氣派，就夠讓人家可怕的，別回頭全顧了那個孩子，再受他一下子，現在咱們先把師父灌過來，有什麼話再說。」說話的時候，意雲已然把水碗端過來了，含了一口水，照着智明臉上，噗的一聲噴去，跟着就聽智明啊噫一聲，已自醒轉，睜開眼氣就上來了，向行空道：「你這賊根子，安着什麼心？你打算把我送了，有你什麼好處？」行空道：「師父這件事您先別怨我，您可以想一想，平常我對於您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嗎？今天明擺着是來人扎手，咱們都受了人家的算計，您怎麼以為是我存了歹心，如果我真要存歹心的話，我也得把您們幾個一塊兒害了，單害了您一個人有什麼用處？要依我說，您先下下氣，咱們還得趕緊想法子，來人可是不弱，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出咱們七寶寺。他們只要一走，咱們當時也得報散，不然的時候，咱們大家可都有險。」智明一聽，搖搖頭，點點頭，牙咬下嘴唇，沉思了一會兒，忽然又一

點頭道：『有主意了。行空跟如月過來。』行空跟如月過去，智明扒在兩個耳朵上，一陣啾咕，兩個又是搖頭，又是笑，聽到末了，點點頭道：『我們去倒是可去，不過有一節，那個瞎老頭兒可也不好惹，別打不成狐狸弄身騷。』智明道：『你只管聽我的，總不能有什麼意外，你只管去好了。』行空如月含笑點頭而去。智明向大家道：『你們跟我來，聽我的。』走出外間一看，楚東蓀和三多兒正在那裏大吃大喝。便笑了一聲道：『你們一位，真是說起不客氣就不客氣了。我有一個老病，犯頭暈，一犯病，就到下去，人事不知，沒有防到，剛才來了那麼一下子，沒有吓着二位？』說着話已然風擺荷葉一樣，走了過去。楚東蓀還沒有搭話。三多兒便道：『承問，承問，我們以爲是禿姐姐搯什麼羊角風，吓倒是沒吓着，就是少喝了幾盃酒，顯着冷清一點兒，禿姐姐，您倒搯過去了，來，來，來，喝兩盃，舒舒筋吧。』說着把智明眼前那把酒壺端了起來，滿滿給斟了一盃。智明心裏明白，暗說好小子，你未免欺人太甚，回頭必得讓你知道厲害。心裏雖是這麼想着，臉上可是一點神兒也沒露。仍然笑着道：『咱們規規矩矩說些話吧。楚大爺，您這是打算到什麼地方去？』三多兒道：『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沒話搭拉話兒，我們早就說過要在什麼地方去，酒也喝了，夜也過了，又問起這陳穀子爛芝麻來了，咱們從心裏說兩句，少對付好不好？』楚東蓀還是怕尼姑們僵了，趕緊攔住道：『你又無禮了。我們原打算到鷄鳴驛

去一趟，現在遊興已倦，打算過九龍溝回家去了。」智明道：「呦！怎麼年青青的，說出話來這麼老人子氣，在這裏多住上幾天，七寶寺後邊有一段山彎子，平常景緻很好，這一下雪更有意思，我們明天可以陪着您到那邊去玩一玩。多會兒您玩得盡了興，您再回家不晚。」楚東蓀連連搖頭道：「大師父這番盛意，我是領了，不過出門時候，沒有跟家裏說明，恐怕出來時候太多，家裏全不放心，我們明天先回去，過個一兩天，我們再到這裏來攪擾，只要跟家裏說明白了，就是多耽擱些日子，也沒有什麼，這回可要請您恕過不能多陪了，還有一節，我們弟兄酒飯已夠，請您賞我們一間屋子，我們靜坐一會兒，等到天亮，我們就可以走了。」智明道：「楚大爺，你怎麼這麼想不開，比方說，您不是到這裏，假如另外到了一個地方，遇見一點險事，難道大爺你也能夠說走就走嗎？」楚東蓀還沒搭話，三多兒便搶過來道：「那看出什麼險事？除非是有什麼妖術邪法，遁甲奇門，擺下天羅地網，無名大陣，我們弟兄是一概不懂，只有束手被擒，任憑處置，如果沒有這些邪邪歪歪，對不過，您問問奇男子的徒弟，怕過誰？」三多兒這一借字號不要緊，當時智明臉上顏色就是一變，才要說什麼，就聽院子裏有人笑道：「老姐姐，我一步來遲，罰我三杯！」楚東蓀正在一怔之際，只見一陣脚步響，從外頭走進三個人來，頭裏兩個就是那兩個姑子，一個叫行空，一個叫意雲的。後頭跟着一個男子，看年紀至多不到三十歲，高

鼻梁，大眼睛，濃眉，大嘴，一張臉白得真跟擦了一層粉相彷彿，可惜就是連一點血色兒都沒有，眼神也透着有點發呆，穿一件淺香色甯綢袍子，敞着脖領兒，繫一條二藍洋綢的襪包，歪扛着一頂青貂的帽子，滿臉笑容大搖大擺從外頭走了進來，智明一見，趕緊站了起來道：「余大爺，真是惱了我們，怎麼兩天不露面兒？今天要不請，大概還不肯來，別介，街裏街坊的，有個什麼到不到，總得多包涵點兒，別挑眼啊！來，來，來，我給你們引見引見，這位是余三星余大爺。」說着又一指楚東蓀道：「這位是楚東蓀楚大爺，二位多親近親近。」余三星斜瞟了楚東蓀一眼，淡淡的點了一點頭。楚東蓀趕緊抱了抱拳，再看那余三星已然毫不理會的就坐下了。三多兒看着有氣，便向楚東蓀道：「大哥，咱們酒也夠了，飯也夠了，還在這裏幹什麼？走，咱們先到外頭瞧瞧牲口，回頭找地方睡覺去。」說着才要往起站，行空冷不防用手一推三多兒胸脯子道：「你坐下吧！」三多兒出其不意，應手而倒，便坐倒了椅子上，起先還真沒看出行空能夠這樣有勁，倒着實吓了一跳，略微一定神道：「我說出去瞧瞧牲口，也不要緊，你幹麼抽冷子推我這麼一下子？人要緊，牲口也要緊，餓掉了膘，跑不動道兒，還怎麼回去？」行空不等三多兒說完把嘴一撇道：「得啦，您的那兩匹牲口，也就夠了不討人嫌的了？我們院子裏晾着兩細草褥子，一個沒留神，已然讓您的那個寶貝牲口吃去有一個啦，那還能餓得着？真是比人還機靈哪！」三



多兒一聽，猛的想起，可不是，剛才自己還納悶，這樣天氣，又是這麼大的雪，院裏那裏會有草，敢情鬧了半天，是人家的草褥子，這倒不錯，反正是吃飽了，牲口沒受着委屈，便笑了笑，道：「那不要緊，一條草褥子，該多少錢，我們給多少錢，這一層揭過去，咱們還是得說睡覺，我有這麼一個毛病，只要酒一入肚，就是想睡覺舒坦，旁的什麼我也不顧了，禿妹妹咱們一商量，你給我們哥兒兩個找個地方睡會覺怎麼樣？」行空才說了一句：「你別又嚼舌頭根子。」猛聽那余三星一聲怪喊道：「智師父，這個孩子是什麼人？還不快快把他轟了出去？」楚東蓀吓得直哆嗦，智明却微微一笑道：「余大爺別理他，他是一個小孩子，真格的我問你這兩天爲什麼不到我們這裏來？是不是有點惱了我們？」余三星瞪了三多兒一眼，才向智明道：「智師父又沒得罪我，我怎麼會惱，實在就是讓那個瞎東西給絆住了，這兩天益發上緊，簡直是有點跟我過不去。今天要不是他在那裏搗鬼，我還是不出來，行空大姐真機靈，送完了暗記兒他就跑了。我也跟着走了出來，我今天還得早回去，吃兩杯熱酒我就走。回去晚了還是麻煩，好在智師父今天留有佳客在堂，也就不愁寂寞了。」智明道：「這叫什麼話？我們因爲是來了遠客，沒人奉陪，所以請您到這裏來一塊兒湊一湊，無論如何今天您也別走，好歹咱們熱鬧一晚上。」說着話底下用腳踢了余三星一下子。余三星微笑道：「智師父這話說錯了，我並不是挑眼找不是，故意做情，

實在那個瞎東西這程子考察我太厲害，今天要不是他有事，我還是出不來，回頭他的事一完，准得找我，他又知道我常到這裏來，他真要找到這個地方，咱們彼此都不好，現在我正想法子，乾脆把他除去，以後我就可以隨便愛幹什麼幹什麼了。今天既是智師父這樣說，我豁出跟他翻臉，陪智師父一宵，你看好不好？」智明道：「那可太好了。行空，再去熱點酒，盛點菜來。」行空答應自去。楚東蓀方才一看那余三星，就覺得他有一股子煞氣，再一聽他說話，更知道裏頭還有別的事，加上他跟智明那種不三不四的神兒。也十分不入眼，便假裝一伸胳膊，打了一個哈欠道：「大師父，我們弟兄酒飯已足。就求大師父賞給一席之地，叫我們弟兄少微歇一歇，明天我們回去。那就感激不盡了。」智明道：「呦！怎麼剛留住一位，一位又要逃席，那可不行，意雲過去給斟斟酒，無論怎麼着，天不亮咱們不能散。」意雲答應，拿起酒壺，走到楚東蓀面前，一隻手去拿桌上的酒盃，一條腿已然跪上了楚東蓀的腿上。嘴裏說道：「楚大爺您賞我一個面子，再喝一盃，多坐一會兒。」楚東蓀臉上直發燒，渾身直發冷，一顆心不住蹦蹦的亂跳，又不敢拿手去推，站又站不起來，急得結結巴巴道：「嚙放下，我慢慢的喝就是了。」意雲那裏肯聽，依然半跪在楚東蓀身上，一隻手扶着桌子，一隻手端着那隻酒杯，正往楚東蓀嘴邊送，楚東蓀臉一歪，酒杯子一幌，洒了一桌子的酒，意雲假裝生氣道：「真是一點面子不給，瞧瞧弄這一桌子的

酒。」說着把酒杯放下，掏出一塊手絹來，就要給楚東蓀擦臉上的酒，正在這個時候，只聽嘭的一聲，大家喊聲不好，接着嘩啦一聲，咕咚一聲，噯呀一聲，一張桌子，已然翻過，三多兒連人帶椅子全都向後摔了過去。當時大亂，意雲也顧不得再和楚東蓀搗麻煩了，趕緊跑過去看三多兒，楚東蓀如釋重負，才算站了起來，方才心慌意亂，並沒有看出來是三多兒摔倒，如今這一清醒，才瞧見是三多兒又出了事，趕緊也奔了三多兒。這時候那余三星已然一把把三多兒扯起，擰着眉毛向智明道：「我說這個孩子討人嫌，你們還不信，你們瞧好好一局事都讓他給攪了，我不管別人，今天非叫他知道一點厲害不可。」說着話往起單手一揪三多兒，那隻手就奔了三多兒面門，意思是要打三多兒一個嘴巴，楚東蓀一見，才喊出一聲不好，那個巴掌就下去了，眼看相離不到半尺，就見三多兒虎腰一挺，喊一聲：「好小子，你敢暗算你家小太爺，別走，我今天要你的小命！」說着話，左手從下往上一磕，余三星出其不備，不由一鬆勁，就撒開了那隻手，三多兒一步兩步往後一退，嘩的一聲，就把身上圍的那塊包袱抖開，使勁一抖，就聽嘩稜一響，一條烏光爭亮的大蟒鞭就扯出來了，二話沒說，一抖手裏鞭，便向余三星當頭砸去，余三星趕緊往旁邊一閃，三多兒搶一步就站在楚東蓀前頭了，嘴裏喊道：「哥哥，今天你可不准動手，瞧我一個人要他們這一羣狗男女的狗命！」說着大蟒鞭一抖，第二次就奔了智明禿頭砸去，就

在這一眨眼的功夫，智明他們傢伙就都到手了。一看鞭到，往旁邊一閃，立手裏劍，往上就削，三多兒往回一撤，鞭頭兒又奔了行空，貼着腮幫子戳去，行空一偏臉，鞭就走空。三多兒不往回撒鞭，橫着一擦，打行空耳根，行空一低頭，鞭從禿腦瓜子上過去。行空亮手裏劍，再找三多兒的鞭，鞭已然回去。屋子小人多，地當間又扔着一張桌子，三多兒鞭太長，施展不開，抽下子，擦下子，砸下子，就得撒回來，可是智明他們傢伙短也過不去，怕是脚底下一不俐落，就許受點誤傷，屋裏原來兩張桌上點着兩盞油燈，如今翻了一盞，剩了一盞，恍恍惚惚簡直就叫看不清，三多兒他准知道自己能耐不怎麼樣，前三搶兒是把他們給唬背了，准要功夫一長，自己就得吃虧，無論如何，也得到院子裏，打的過人家，自是好，打不過人家，跑着也方便，無奈屋門正讓余三星給堵住，自己靠着是窗戶這一面兒，出去不易，忽然心裏一動，鞭梢兒一轉，噹的一聲，就是玻璃上，嘩啦一響，玻璃粉碎，余三星以爲他要鑽窗戶，喊聲不好，往前一縱，就到了窗台前頭，三多兒心裏大喜。從背後一拉楚東蓀道：「哥哥，咱們跟他院裏幹去！」單手一張，一隻手擇着大鱗鞭，就出了屋門。余三星一聲怪叫道：「好小子，你真鬼計多端，今天非要你小命不可，那裏走！」一縱身從窗戶裏就出去了，到了院裏一看，三多兒楚東蓀已然往前殿轉去，趕緊往前搶了幾步，一聲喊道：「你們兩個那裏走？」一縱身追上前去，楚東蓀這時候魂魄

俱散，那裏還敢答言，拚着命往前邊跑，意思之間，到了前邊找着馬，開了門，就可以上馬逃走，心慌意亂，腳底下一個不留神，彷彿踏着一種什麼東西，又軟又活動，腳往上一蹶，登不住勁，一滑一跌，人就倒了下去，跟着就聽地下出了一種怪聲兒：『哎呀！這是什麼人幹事這麼損？怎麼瞪着兩個眼，往我這瞎眼合戶的人身上走哇？哎喲！可了不得，我的脊條骨折了三根！』楚東楚躺在地下。聽得可是明白，心想這可是活糟，怎麼會走在人家身上了？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強扎掙着爬了起來，後頭余三星就到了，手裏沒有趁手傢伙，拿着一把尼姑使的綉絨刀。往前一搶，捧手裏刀照着三多兒後心就扎，三多兒雖然往前跑，他可留着後邊的神，一聽後頭脚步聲兒，已然到了，就知道不好，又加上楚東蓀猛的一倒，也吓了一跳，打算翻身回頭，可就沒了功夫，趕緊往下一伏腰，身子一平，那刀就從脊梁上穿過去了。一伏身，單手一點地，臉兒就正過來了，一抖手裏鞭，照着余三星腿上就砸，余三星一刀走空，正要變刀再傷三多兒，沒有想到三多兒人沒起來，一翻身，臉朝着天，傢伙就還回來了，不由脫口而出就喊了一聲道：『好！』雙腿往上一提，鞭也空了，三多兒可也趁着這個功夫一個鯉魚，打挺就起來了。這時候那幾個姑子也全趕到了。個人全都脫去長僧袍，短打扮，每人手裏都有傢伙，就把三多兒給圍了，三多兒這時候，已然把生死置之度外，四面受敵，一點駭怕的意思都沒有，一條大蟒

鞭，使得風車兒相似，指東打西，行南就北，幾個人真會佔不了上風。要接三多兒能耐說，不用說這麼多人，就是一個余三星。他就不是對手，所以佔便宜就佔在這羣姑子不懷好意，打算活捉楚東蓀，這樣一來，三多兒可就舒坦多了，正在打得興高彩烈，智明忽然往外一撒傢伙，跳出圈外，一札手裏傢伙，就追下楚東蓀來了，楚東蓀站在那裏，心裏正在啾咕，准知道三多兒絕不是這麼些人的對手，要跑又不敢跑，要走又不敢走，還有一樣，特別可怪，就是方才自己踩的那個人，連着哎喲了兩聲，底下就沒聲兒了，也不知道疼的暈了過去，也不知道是根本不怎麼樣，正在想着可怪的時候，猛兒那領頭的老姑子，手裏拿着傢伙，奔自己來了，心裏更糊塗了，准知道老姑子只要一動手，自己這條小命，就算交代。却不料智明到了面前，反把傢伙往後一背，單手指楚東蓀道：「嘿！你趁早兒叫你兄弟把傢伙扔下，咱們還可以往好裏商量，要不然的話，可沒你的便宜！」楚東蓀站在那裏，除去哆嗦，乾脆連一句話也說不上來了。智明連問兩聲，不見楚東蓀回話，他以爲楚東蓀故意不言語，雖然掛火，心裏可也不敢小看楚東蓀，皆因三多兒說了一句他們是齊男子的徒弟，心裏也不免有點啾咕，看了半天，也瞧不出楚東蓀是像練把式的，一咬牙，一捧手裏傢伙，假裝扎楚東蓀梗噪。在智明的意思，不過爲的是吓吓他，看他能躲不能躲，就知道他是會武藝不會，誰知傢伙到了楚東蓀梗噪，可把智明吓壞了，楚東蓀不但

沒有躲，反到一伸脖子迎了上來。智明趕緊撤傢伙吓得心口直進，他以為楚東蓀會金鐘罩，鐵布衫故意露這麼一下子，給大家看看哪，一駭怕往回一撤劍，楚東蓀這條小命才算保住，楚東蓀知道跑是跑不了，幹是幹不過人家，如果被他們拿住，這份兒做踐，也好受不了，因此才想往傢伙上碰，一死也就完了。省得丟人現眼，沒有想到自己往外一伸脖子，尼姑倒把傢伙撤回去了。心裏不由一喜，智明第二次劍到，扎楚東蓀胸口，楚東蓀依然用胸脯子往上一迎，智明知道楚東蓀是有硬功夫在身，怕是麤子太過，楚東蓀一還招，自己接架不及，受了暗算，心裏這麼一想，劍又往回撤了一撤，可就離開了胸口，正要變招再進的功夫，那邊三多兒已然失了手，本來一個人戰七個人，早已不是對手，不過因為豁出死去，人家傢伙來了不躲，只要自己大蟒鞭夠得着，就往人家致命處上打，自己拚命，人家不拚命，這一來可就耗得功夫大一點兒，余三星另有心思，想着自己平常人家都知是條漢子，今天七個人贏不了人家一個，那還充什麼漢子，可是今天吃虧自己傢伙太短，三多兒鞭太長，自己夠不着人家，人家能夠夠着自己，心裏想着出個什麼特別法子，乾脆兒的他弄躺下，也讓人瞧瞧自己的能耐。恰好三多兒功夫一大，已然覺着力軟筋疲，鞭就不敢往遠裏走了，只在自己面前，遮前擋後，招招架架，余三星可就找出便宜來了，三多兒鞭打如月，如月往旁邊一閃，鞭就空了，沒等三多兒往回撒鞭，余三星一刀從後邊

就向三多兒後心扎去，三多兒也知道余三星從後頭到了，打算轉身，可來不及了。實在沒法子，往前一搶步，打算迸出去，沒有想到奔馳多時，腿力已軟，才往前一縱，腿窪子一軟，差點兒沒自己把自己絆躺下。余三星一看大喜，往裏一進身，單腿橫着一抽，正在三多兒膀股上，嘭的一聲，嘍咚一聲，三多兒就躺下了。余三星趕緊往前一上步，捧手裏刀往三多兒脊梁上扎去，三多兒把眼一閉准知道自己完了，余三星得了便宜賣乖，哈哈一笑道：『姓楚的小子，現在可還有人來救你？不要怪我手黑，我今天要取你的狗命！』說完了這才戳刀往下扎，刀離三多兒脊梁不到半尺，猛聽牆外一陣環鈴聲響，跟着一聲馬叫，少然一怔，就見從牆外猛的有一人往上一縱，才一露面，手一揚，一道白光就奔了余三星後腦扎來，余三星喊聲不好，往旁邊一閃，刀子可就扎不着三多兒，那六個人也全都一怔，三多兒翻身爬起，提鞭一看，來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九龍溝騎寶馬，使神槍救自己主僕性命的江湖好漢齊男子！當時心裏一痛快，非比尋常，不由脫口而出道：『師父你老人家快來吧！』這時候余三星才看出來，方才那一道白光，就是從來人手上發出來的，可是一眨眼功夫，那道白光又縮了回去，依然還到來人手裏，正在一詫異之間來，人已然到了面前，滿臉笑容的道：『喝！衆位真有雅興，在大雪地裏比武玩兒，我也是一時高興，倒把諸位給攪散了，來，來，來，我也加入，咱們一塊兒玩會子！』智明也看清楚了，准知道來人是東



蓀一頭兒的，大概事情要不好，顧不了楚東蓀，一轉身又搶了回來，用手裏傢伙一指道：「來者什麼人，爲什麼黑夜之間，擅自走入我們廟裏，還來管我們的閒事，真是無禮！趁早出去，是你的便宜，如果非要攪我不可，對不過，我可要無禮了！」智明嘴裏這麼說，心裏可也啾咕，料着來人不是好惹的，可是事情僵在那裏，不這麼說也沒辦法，說完了兩隻眼看着那漢子。那漢子哈哈一笑道：「大師父，這就不對了，人都是一樣人，爲什麼還分出偏向，既能夠陪着他們玩，爲什麼就不能陪着我玩玩，我這個人還是有種怪脾氣，越是人家不愛理我，我還是越要近乎近乎，總說要無禮，您就無禮，我就來一個無禮取鬧也好。」智明一聽，就知來人不好打發，事到臨頭，也只有硬幹一法。便冷笑一聲道：「既是這樣，說不得，我們可就要得罪了！」說着話往前一搶步，手裏劍就奔那漢子胸口扎去，那漢子微微一笑道：「好！」往旁邊一跨身，橫手裏傢伙往上一迎，就聽噹的一聲，智明的傢伙就飛出去了，手也震裂了，抹頭要跑，才一邁步，來人喊：「別走，我先拿你開開利市。」手往前一抖，唳唳兩聲，一道白光，就點在了智明腿肚子上，智明哎呀一聲，翻身栽倒，那漢子往回一撤傢伙道：「我不鬥躺下的。還有誰來？」余三星看着來人傷了智明，心火一撞，一把手裏刀，奔過去連話都沒說，擡頭就是一下子。那漢子斜臉一看天，那刀就空了，余三星撒刀斫那漢子脖子。來人一扁腕子手裏傢伙往上一立，迎面就

碰，余三星准知道碰上就得出手，急忙往回一撤，那漢子把兩隻手像擰麻化一樣，左右反扣一擰，傢伙又收回去了，余三星簡直摸不清底，也看不出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正在交手，又把傢伙撤回去，正在一猶疑惑間，那漢子微然又一笑道：「我以爲你們既敢不講理，必有什麼出奇制勝的能耐，現在一看，不過是小孩子玩一樣，我要是一拿傢伙就贏了你們，也不體面，這麼辦，我空着手，你們拿傢伙，還不掬你們幾個人，咱們全可以一塊兒湊湊。你們能夠傷着我，算你們能耐高，要是贏不了我，沒別的說的，那是我兩個朋友，請衆位高高手。讓他們過去，我領衆位的情，」說着把傢伙往搭包上一插，一搓兩隻手，往那裏一站，頭一個余三星火就往上撞，一捧手裏刃，任話沒說，就奔那漢子胸脯子扎去，那漢子一笑道：「還是你，也好！」斜身一跨，刃就走空，沒等余三星往回撒傢伙，翹腕子大甩身，單手往下一磕，正在余三星脖子上，余三星哎呀一聲，噹啷一聲刀掉在地下，那漢子不容余三星撒身走，往前一搶步，單手一幌余三星面門，余三星往旁邊一閃，那漢子雙腿平着一抽，這手叫「雙擺蓮」，正抽在余三星跨股上，余三星一幌兩幌，腿一軟，頭一沉，嘖咚摔倒。三多兒這時候瞧出便宜來了，一掄手裏大蟒鞭，嘩的一聲，就奔余三星腦袋上砸去，余三星剛捧躺下，並且只留意那漢子，絕沒有防備三多兒在旁邊來這麼一下子，要躲可就躲不開了，只好把眼一閉，靜等鞭到完事，連那漢子也吓了一

跳，因為三多兒出手太快，加上去勢太急，要攔都攔不及，才喊出一聲：「使不得！」三多兒就到了，不用說這班尼姑瞪眼看着，就是三多兒自己本人打算收住傢伙不下去，都沒有拿手了，就在大家齊喊哎呀之際，猛見三多兒彷彿有什麼托着一樣，平空起來有五尺高，那鞭可就離開余三星致命處了，三多兒身不由己往上一擡，就知道不好，跟着就覺乎底下托着的主兒不托了，才喊一聲：「不得！」打算翻過身來，那是焉得能夠，碰的一聲，從上頭往下一掉，就覺得軟忽忽沒有掉在地下，方在一怔，却聽身底下有人喊：「好你個不講理的狠小子，怎麼在人家瞎目合眼的人上碰呀！你可砸壞了我的脅條骨了！」這下子可真把三多兒給吓壞了，趕緊往旁邊一咕碌，打算下來，誰知自己往左邊滾，底下也跟着往左邊滾，自己往右邊滾。底下也跟着往右邊滾，左滾右滾，就是脫不開。底下跟着不住哎呀：「你這小子，可是氣死人，怎麼一死兒不下去，上頭躺着舒坦是怎麼着？嘿！我說你哪！」說到這句，三多兒就覺乎腰上有東西頂了一下子，身不由己，嗖的一下子，就讓人家給頂起來了，往少裏說，也有七八尺高，三多兒趕緊圍腿一綑脚面，腰上一使勁，往前一端腿，腦袋往上一抬，一梗脖子，挺腰一拔，算是站起來了，回頭再看，地下坐着一個形同要飯的乞丐，一臉淤泥，滿腦袋亂頭髮，兩隻眼睛，一隻翻着，全是白眼珠，一隻閉着，連個縫兒都看不見，分明是個雙眼瞎，心裏納悶，一個瞎子，這麼會黑

天半夜跑到這裏來？又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勁頭兒？正在尋思，再看余三星跟那一羣姑子，看見這個瞎要飯的，就如同耗子見了貓一樣，連一動也不動了，手裏傢伙，全都往回一撒，瞪着兩隻眼，看那個瞎子，越發看不清是怎麼回事？却見齊南子把鞭子從腰裏撤出，單手一提，笑嘻嘻的走過來，向那瞎子一拱手道：『萬大哥，咱們弟兄一別，差不離有三年了，他們大家都說從前紅花埠的事情，彼此都是有的錯誤，你這一走，大家都覺得怪不是意思，也會再三探詢你在什麼地方，可是你藏得太嚴，始終也沒打聽出一點信兒來，想不到今天會在這個地方見着，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你這一向倒好哇？』那瞎子啣了一聲，把那隻白眼往上一翻道：『對面是小齊嗎？恕我雙眼全瞎，什麼都看不見，可別挑我眼，從前的事，也不用說誰對誰不對，好在事已過去，說也無益，再者我已躲開，便算是我理屈，怕見大家，也就完了，難道還有什麼趕盡殺絕，不肯放我這殘廢人一條活命嗎？』齊南子微然一笑道：『萬大哥，怎麼三年不見，你還是這種脾氣？從前是非，不必再提，不過你只顧一時意氣，撒手一走，你知道那一男一女，應當交給誰管？直到如今，還在花八姑家裏，花八姑的爲人，你是知道的，他當時留了他們兩個，也不過是爲了大家的面子不好說出什麼，如今一幌兒三年，雖然他嘴裏不說什麼，他心裏也未必准能願意，可是從前是你多的事，你賭氣一走，究竟你在什麼

地方？還回來不回來？誰也不敢說定，別的不說，那兩個孩子，將來到底應當怎麼辦？這個主意還是應當你拿，大家找你，也爲的就是這一層，並沒有旁的意思，無論如何，你也得辛苦一趟，把那件事辦了，大家心也就淨了。」瞎子哼了一聲道：「小齊，你的牙口越來越老了，不錯，從前怨我不該多事，不過那也是咱們江湖上的一點義氣吧！如今我已走開，你們就不許多做一點好事，救人總是有好處的，怎麼還非要找我不可，說句不好聽的話，我要是死了，難道你們也還找我嗎？」齊南子把眉毛一皺，跟着又一笑道：「是了，是了，萬大哥也不必再說了，我已明白了萬大哥的意思，從前萬大哥曾經說過一句大話，要把單臂龍王生擒活捉，給那兩個孩子報仇，後來一打聽，那單臂龍王也不是好惹的，生怕讓人家摘了牌匾，因此才借着跟我二哥假裝翻臉，跑在這裏一忍，以爲就算完了，萬大哥你是不是這個心思，現在這麼辦，你也不用去了，那兩個孩子也交給我了，我一個人力量不行，我到外頭多約幾個朋友，我必想法子把他們仇給報了，總算對得起這兩個孩子，你就在這裏一忍，省得把你名氣壞了，萬大哥，這也就沒什麼說的了吧。」瞎子一聽，哈哈一笑道：「小齊，你聽你這小嘴，真跟梆子一樣。這將不成，又使上激將之法了，我告訴你，我這個人，一件事不管則已，要管就得管出一個有頭有尾，我在這個地方忍着，我可沒閒着，我這三年功夫，總算辦了一點正事，空說你也不信，等這

裏事完了，我給你一點東西看看，你就知道我所說的全不是假話了。」齊南子也一笑道：「不是這樣說，你怎麼肯說出實話？我先替他們謝謝。」瞎子道：「成不成還不一定，經天嶺的人，也都不是好惹的。倒是方才我聽見你說這裏頭有你兩個朋友，你什麼時候又交了這麼兩個朋友？」齊南子道：「才交不久，倒是夠個朋友。」瞎子點頭道：「不錯，不錯，夠個朋友，我的英雄譜上，又可以多兩個人了。」齊南子道：「什麼英雄譜？」瞎子道：「那是後話，說現在的，咱們先把這廟給他洗了吧！」楚東蓀三多兒還真沒有看起這個瞎子，一聽他說要拆廟，心說他是什麼人，敢說這樣大話？可是再看廟裏七個姑子，連那余三星都算上，自從瞎子一露面，真是連口大氣兒都沒出，怔怔地瞪着眼出神兒。瞎子說完拆廟，齊南子搖搖頭道：「萬大哥，這件事我不打算這麼辦，好歹是座廟，工程不易，雖然他們這幾個出家人，不守清規，胡作非爲，至多把他們轟走，也就完了，我現在倒有一個意思，你現在大概也沒有什麼好住處，不如把他們請走，你往廟裏頭一搬，這坐廟香火可以不斷，二則將來他們也好找你。」瞎子一聽雙手亂搖道：「那可不成，我姓萬的闖蕩江湖幾輩子，我不能臨老還要搬到七鵝寺當老鴿子來。」齊南子道：「好好的七寶寺，怎麼會鬧出老鴿子來了？」瞎子道：「小齊，你那裏知道，這裏原來不錯是叫七寶寺，自從他們姐兒七個把這座廟一佔，放着經不念，放着佛不拜，他們俄一心一意想要當下山思凡的姑子

了，其實正經還俗也沒誰攔着他們，他們却又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專幹些對不起佛門的事，我因爲到這裏已然日子不少，耳朵裏也很有耳聞，早就打算把他們剷除，不過想着我已是快死的人，何必跟他們做對，所以就沒有理他們，最近越來越厲害，他們竟把我的一個徒弟也弄到這裏來了。」說着用手一指余三星道：「這個東西，天生來也不是好料，往上走，他不行，往下坡溜他倒內行，也不知怎麼三七二十一，就跟他們勾到一塊兒了，我說了兩次，他不但不聽，這兩天爽得要下我的手了，你想一個廟裏尼姑，敢這麼無法無天，跟鴛鴦還差得了多少，七寶寺改爲七鴛寺，一點錯兒都沒有，你要不信，咱們到屋裏看看，你就知道這座廟是不是該一火而焚了？」齊南子道：「就是該焚，也用不着你來動手，等我先問一問他們再說。」說着便向智明道：「你大概就是這裏主持人了，要依着我們江湖的義氣，應當把你們除去，把廟一燒，省得留下禍害，不過你們都是女流，出家當姑子，也許非出本願，不如趁着年青，趁早兒還俗，省得活造罪，豈不甚好。我的意思，現在你們收拾收拾，趕緊就走，有家的回家，沒家的另打安身之處，省得當時慘報！」齊南子話還沒說完，猛聽旁邊瞎子一聲怪喊道：「好小子，你打算算計我！」趕緊回頭看時，那余三星正把一把刀子向瞎子腰上扎去。不但三多兒楚東蓀吓了一跳，連齊南子都是一怔，因爲余三星這下子是出其不意，准知道瞎子是一點防備沒有，難免許挨一下子。智明他們

六個可高興了，只要是能夠把瞎子弄倒了，旁的人簡直沒在他們眼裏，他們可不知道來人是齊南子，比瞎子還厲害，一看余三星刀往上一遞。全都把傢伙亮了出來，淨等瞎子一倒，拉傢伙圍齊南子，好斬草除根。余三星的刀，原被齊南子一磕，給磕在地下，要是齊南子再一進步，一條性命難保，沒有想到平空瞎子趕到，替自己攔住三多兒，救了自己一條命，先時心裏也是一喜，以為瞎子可以幫着自己打退來人，萬沒料到瞎子跟來人是好朋友，一敝家常，瞎子要拆廟。余三星他可明白，拆完了廟，自己也好受不了，一着急，渾勁就上來了，趁着瞎子正跟人家說話，假裝提鞋一彎腰，就把刀撿在手裏，往起一直腰，斜着身兒這刀就奔了瞎子脇條上扎去，這小子真狠，一看刀到了地方，連吃奶奶的勁都使上了，雙手連身子，一塊兒往上送，以為這下子准可以扎個透明兒窟窿，就在這得意之間，猛聽瞎子一聲喊：『好小子，你算計我！』刀子碎的一響，彷彿扎在石頭上一樣，使的勁頭兒太大，手一滾，刀子尖折了半截，吓得渾身直冒涼氣。瞎子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怎麼單往那塊地方扎？你不知道我脇條上穿着錢哪嗎？你八成兒是扎在錢上了，別着急，換地方，小子再扎！』余三星連魂都沒了，准知道瞎子有絕藝，手掌能橫斷毛竹，瞎子只要一伸手，自己絕活不了，猛的一機靈，打算撒腿就跑，剛往起一抬腿，就聽噠噠兩聲響，接着唵的一聲，一道白光，直奔自己腦袋上扎來，余三星就知道不好，打



算坐腰往下一躲，傢伙來得太急，那裏還讓得開，哧的一聲，正扎在哽嚙咽喉，連哎喲都沒有哎喲出來，死屍就倒了，齊南子往回一撒槍，才要向瞎子交代兩句，只聽那邊濁的一聲，吧噠一聲，哎喲一聲，嘿咻一聲，急忙抬頭看時，三多兒正在從懷裏掏東西往外打哪，再看地下躺着一個，却是最小的女尼如月。三多兒自從一進廟。瞧見這一撥兒半男不女，非僧非俗的敗類，就從心裏往上撞氣，看又見這些尼姑，居然有兵器，有蒙汗藥，益發知道他們簡直不是善類，爲財爲命，自己主僕，全在險中，想脫身脫不了，身上担着沉兒不輕，倘若一個大意，就許把兩條命送在這裏，自己一條命，原無關緊要，少爺一條命送了，老爺也救不了，太太也活不了，豈不是一家人全都就誤在自己手裏，心裏越想越急，可就是沒想出一個脫身的法子來，及至余三星一露面，更知道逃走不易，便把心橫了，能夠打死一個夠本，弄死兩個就算賺一個，捨死拚命，力敵六個姑子，一個余三星，眼看摔到丟命，萬沒想到寶馬神槍齊南子這個時候，會趕到這裏，心裏自是十分痛快，齊南子雙腿抽倒余三星，三多兒心裏太高興了，實指望過去一鞭把余三星抽死，鞭都到了余三星腦袋上，忽然攢出一個瞎要飯的，正把自己從地下給扔起來，救了余三星，雖然掛火，可不敢說什麼，准知道這個瞎子絕非等閒之輩。後來齊南子跟瞎子一搭話，才知道他們是一頭兒的，就知道今天無論如何，也可以脫險了，瞎子要拆

廟，齊南子一攔，這個時候沒想到余三星事急拚命，冷不防拿刀子扎瞎子脇條，再見那些姑子又全都亮了傢伙了，三多兒想着不好，准知道瞎子必定喪命，一蹶腳就要掄鞭跟余三星拚命，又沒想到刀子扎折了瞎子沒受傷，心裏又是驚又是喜，正在這磨問功夫，一看余三星有意要跑，才要橫鞭去攔，齊南子比他手還快，一抖手裏七節測銀槍就把余三星扎了個透脖兒涼。三多兒連好兒都沒顧得叫，用手使勁一拍自己腰包，猛的碰了手一下，才想起自己帶着許多石頭子兒，還沒有用。離着既近，乾脆使石頭子兒打這羣禿驢，只要打上。瞎子再攔也攔不了啦，心裏想着，可就把石頭子兒掏出來了，頭一個就是如月，一張手就奔了如月前胸砸去，如月本來看着余三星死，正在駭怕，失神大意，又沒有防備三多兒會有這麼一下子，等到石頭子兒到了，再打算躲，可就來不及了，正打在胸脯子上，哎喲一聲撲咚摔倒，智明他們幾個成了傻子，一看余三星被來人一伸手就給要了命，真是魂飛魄散，心胆皆驚，站在那裏，如同木雕泥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清，三多兒石子兒打如月，如月挨上一下子，撲咚摔倒，大家耳朵一震，才把心收回來，回頭一看，如月已然躺下了，可沒白才出瞧打的，正在一怔，三多兒手一張，第二塊石頭子兒又奔行空頭上打去，行空可看清楚了，喊聲哎呀，坐腰一蹲，石頭子兒從頭上打過。這時候齊南子也看明白了，急嚇一聲：「使不得！」三多兒便停住了手。齊南子得要

喊向那些尼姑怎麼快跑，瞎子猛的一聲狂笑道：『這小子今天也真應了誓了！小齊，你的手真黑！』齊南子道：『眼看着他對你已然絕了師徒情腸，竟要做出大逆不道的事，這種人我看在眼裏，可實在不能容忍，留着他也是禍害，乾脆把他除去也就完了，難道你還有什麼捨不得他嗎？』瞎子噤了一聲道：『小齊，你別瞧我在江湖上這麼些年，我敢說沒有做過一件心辣手黑的事，這個小子，要按着他所做所為，早就該把他置之死地，不過我總想一個人活到幾十年也不容易，真要把他廢了，也怪缺德的，所以才留到了今天，沒想到今天會死在你的手裏，可是一個人要是自己找死，就是有人救他，也救不過來，可是可惜這小子骨格像貌都不錯，就是不務正，死在幾個禿娘們身上！』齊南子道：『已過的話，也不必說了。現在廟裏這幾個人打算怎麼辦？』瞎子道：『這沒有什麼，一個字，就是讓他們滾，他們要一定活膩了，咱們就把他們全宰了也成，這得問他們。』齊南子微微一笑向那些尼姑道：『你們還不快快滾？等什麼？真打算跟心上人一塊兒走嗎？』一句話才說完，忽嚕一聲，連地躺着那個如月，全都爬起，一路抱頭鼠竄而去。齊南子看他們去了，這才向瞎子道：『萬大哥咱們屋裏坐吧。』點手一叫三多兒，三多兒過去一拉楚東蓀，勁頭兒稍微大了一點兒，沒想到楚東蓀竟是隨手而倒，這一來可把三多兒吓壞了，趕緊伏下身去，嘴裏連叫少爺不止，齊南子迸過去一擰槍，唬嚇兩響，單手一揪三多兒脖領道：『你

這小子，一路之上，都說你們是兄弟，咱們現在這樣稱呼，說：『錯一點兒，我要你的命』。楚東蓀本來是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書呆子，如今只因爲了家事，不得不出頭露面，跋涉風塵，雖然有一個三多兒給自己壯着胆子，其實是走一步，怕一步，始終沒有離開提心吊胆，九龍溝遇黎金，就差點兒沒吓死，七搗寺遇智明，更是一刻不安，不過沒有走過江湖，不知道江湖上的怪事，以爲智明他們都是些女人，雖然有些不彷彿，也許不至於怎樣特別厲害，及至余三星一到，當時就覺得事情不好，三多兒一翻臉。真是強着勁兒才能跑那麼幾步，到了院裏，一看大家圍上三多兒，智明奔了自己兩次往傢伙上碰，都沒有受傷，心裏正在一寬，齊南子趕到，打倒余三星，救了三多兒，又是一喜，以爲有齊南子出來，事情准可以平安完了，沒想到余三星趁着瞎子一時不備，拿刀一扎瞎子脇頭，准知道瞎子命沒了，閉眼不忍再看，沒想到瞎子不怕扎，正在詫異，齊南子一擰槍，把余三星扎個透心兒涼。死屍一倒，楚東蓀可真吓暈過去了，長這麼大，不用說瞧人家扎活人，連廚子宰一隻雞，他都不敢看，挺大的活人，嘩嘩一聲，正給扎死了，就覺得自己渾身一麻，腿兒一軟，頭一暈，天旋地轉，一閉眼，人就昏過去了，三多兒過去一揪，應手而倒，三多兒一着急，把稱呼就弄忘了，一張嘴就連叫了兩聲少爺，齊南子一問，三多兒神色不變，叫了一聲：『齊師父，慫不用生氣，我們這裏頭確實有事，可不是一句兩句就能

說清的，最好您先把我們主人救過來，回頭我再慢慢告訴您，您要一定不答應，您就是把我打死，我也絕無怨言，反正我不能看着我的主人命在呼吸，我扔下不管，先聊閒天兒。」齊南子點點頭，才要伸手，却見瞎子已然搶上一步，單手一掀楚東蓀胸脯子，那隻手往下一合，便向楚東蓀頭上砸去，三多兒可吓壞了，准知道瞎子有絕技在身，這一掌要是打下去，楚東蓀就得腦漿崩裂，急喊一聲：「你可別介！」瞎子一掌已然打了下去，三多兒也是一閉眼，就聽吱啞一聲，睜眼再看，楚東蓀已然安然醒轉，不由好生高興。齊南子道：「你把他扶起來，有什麼話咱們到屋裏說去。」楚東蓀原不是受了什麼傷，只是一時駭怕，把氣斃住了，瞎子單掌一震，就醒過來了，渾身並沒有什麼難受，走了幾步，便已恢復了舊狀，齊南子還要接着往下問，瞎子道：「你先等一等，別瞧這個廟裏我沒進來過，裏頭有好些好玩藝兒，倒都知道一點兒，今天咱們閒着也是閒着，玩玩大家都開開眼。」齊南子道：「咱們先把地下清理清理。」三多兒，齊南子把桌面重新支起，把地下也掃了一掃，收拾完了，天已大亮，爽得連蠟都可以不要了，瞎子走過去用手向牆上一指道：「小齊你知道這裏頭是什麼？」齊南子道：「那裏頭能有什麼？左右不是夾壁牆兒什麼的吧？」瞎子道：「這回你可打了眼了，今天讓你也開開眼！」說着用手一扯那軸牆上掛畫的那根繩子，只聽吱啞一聲，嘩啦一聲，楚東蓀三多兒真吓了一跳。那軸畫兒往上一捲，

裏頭露出一個小門。門上有一個小鋼鈎兒。瞎子過去一伸手，就把小鋼鈎兒摘下來了，敢情那個小鋼鈎兒就是門上的鑰匙，小鋼鈎兒才往下一拿，就聽門兒吱扭一聲，分爲左右，跟着就聽門兒裏頭叮叮噹噹出來這麼一陣音樂聲兒，由小而大，由矮而高，真彷彿那門兒裏頭有幾十個人在那裏奏着細樂一樣。聽得楚東蓀心曠神怡，彷彿忘了身在難中一樣。臉上發熱身發軟，心口發跳，跟喝醉了酒一樣，簡直說不出是怎麼一股子勁兒來，正在這個時候，下門兒兩邊嘍哧兩聲響，急往裏看時，更是心旌搖搖，益發不是滋味兒，原來從兩邊小門裏，一邊出來一個小人兒，一個是男裝打扮，一個是女裝打扮，工也做得真細，跟活人差不多了，肉皮顏包，眼睛眉毛，沒有一樣不像真的，尤其是兩個臉上都那麼紅撲撲的滿臉帶笑，更顯得那麼可愛。最使人看着太下不去的，就是這兩個小人兒，從脖子往下，一件衣裳沒穿，就是一個人心口有一塊紅綢子兜肚，真是上下無條線，光着屁股蛋兒，渾身的肉色，以及一切見楞見線的地方，沒有一點做得不像真的。兩個人一邊迸着，一邊往一塊兒扭，扭着扭着，男的一伸手，去扭那女的，那女的把手一甩，一掉臉兒，男的又一伸手，就要過去搬那女的轉過身來，正在這個時候，只聽嘣的一響，唳唳一聲，接着就聽嘩的一陣亂響，疑神再看，兩個木頭人，已然倒了一個，那一個站在那裏也不動彈了。正在一怔之際，却聽那個瞎子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真夠格兒！這麼好的玩藝兒，你不看完』

了，一石頭子給打碎了一個，得，這再打算讓他起來橫是不行了。」再聽三多兒道：「前幾英雄，老爺子，您既是成名的俠客，知道廟裏這麼不乾淨，爲什麼不早點兒把他們轟了？爲什麼不早點把他廟燒了，事到現在，您還要細看細琢磨，您這未免太不像老英雄行爲了！像那樣東西，不知道有多少好人死在那個玩藝兒上頭，還不該早早把他廢去嗎？」瞎子又是一笑道：「該，該，該！就是全燒了也該，這廟名叫七寶，這不過是一寶，你瞧一寶就膩了，那六寶你也不用看了，乾脆，給他燒！走，你們先請到院子裏頭，瞧我燒一個痛快的。」齊南子除去暗暗點頭，連一句話都沒說，轉身來到外頭，剛才站住，就見屋裏，砰的一聲，當時火起，前槽窗戶滿着了。楚東蓀哎呀一聲，三多兒急問什麼事？楚東蓀道：「那位老英雄還沒得出來，八成兒燒死在裏頭了吧？」三多兒搖頭，他知道的比楚東蓀多，他准知道瞎子也不是瞎子，並有絕技在身，自己放的火，那裏能夠把自己燒死在裏頭？果不其然，窗戶上一見亮兒，從窗戶上吶吶一聲，火裏送出一個黑團兒來。就地一打挺，不是瞎子是誰？正在一喜，齊南子一拉三多兒道：「咱們還不快走，火一起來，少不得會有人來救火，叫人家救火的瞧見，這裏頭又有死屍，廟裏姑子也一個都沒有了，這個官司咱們還打得清嗎？乾脆，快走！」一拉三多兒，三多兒一拉楚東蓀，就跑到了前院，兩匹馬正在院子裏站着，楚東蓀趕緊過去，攀鞍認鑿，馬上叭的就是鞭子，那馬哐哐

連叫兩聲，四個蹄子刨得呱呱亂響，一個身子也不住亂轉。三多兒一把揪住嚼環道：「少爺，您別着急。廟門還沒開，您讓他從什麼地方出去？」楚東蓀這才想過磴兒來，也自覺得好笑，三多兒過去把門開了，一領嚼環，楚東蓀就出去了，三多兒也跟着把馬拉了出來，回頭再看，火就從後殿撲到前殿了。三多兒認鑿上馬向楚東蓀道：「少爺磕馬，咱們到前邊樹林子裏去。」楚東蓀照着馬屁股又是一鞭了，那馬就跑下去了。三多兒回頭再看齊南子，已然踪影皆無。這時候廟裏這把火就算起來了，方近這一片地，也有個幾戶人家，都是鄉下人，起來的早，一看廟裏起了火，便有人篩鑼喊救，又有些人弄水拿鈎杆子，齊往廟裏這邊來，一則地方太遠，二則天氣太冷，地下又太滑，水到了桶裏，當時連桶都凍上了，走不了三五步，就滑一跤，站起來沒有三五步，又是一跤滑下去，救火確是急事，快不了也沒有法子，只好是一步一步往前蹭，蹭來蹭去，好容易蹭到地方，前殿的火都起來了，這些人一看，救不救也沒什麼了，好在這座廟孤另另四外也挨不着街坊，爽得全都站着脚步瞧着火的，有的就說：「這座廟年代可不少了，沒想到會遭了這麼一把天火，再打算重修另建，可不易了。」有的就說：「這座廟也不是什麼人修的，裏頭供的也不是什麼佛，佛爺燒了倒不可惜，最可歎就是廟裏六七個姑子，怎麼一個都沒見？大概也全都火化了，出家人想不到會遭這麼一劫。」又一個道：「得了，王老八你怎麼還有這麼



一條善心哪，八成兒小姑子跟你有個不錯吧？你趁早兒別走心了。這年月可是現世現報，這廟裏幾個姑子，要不是平日胡作非爲，上不敬天，下不做人，還許不能引起這把火呢，這一定是平常他們在廟裏無所不爲，玷辱佛門，菩薩不能再受他們的香火，所以才給來了這麼一下子。這就叫做凡火引起天火，以邪招邪，七個姑子准要就這麼燒死，我瞧還不錯哪。」先說話那個道：「孫老九，你這小子這麼會兒又講起仁義道德來了，依我說你少幹兩件花呼梢比這個強得多！」剛說到這句，就聽王老八哎喲一聲，腿兒一軟，咕咚摔了下去，躺在地不直打滾兒。孫老九道：「你瞧是不是？現世現報，叫你護着姑子……」一句話沒說完，就覺乎腰眼兒上有人拿手指頭一戳，一股子涼氣，渾身一麻，腿一軟，咕咚一聲，也摔倒在地。肚子跟着擰着繩兒相似的疼，哎喲不止，滿地打滾。旁邊這些人一看，全都吓壞了。不知道這兩個人都得的是什麼症候？才要過來往起攙扶，就見從這堆人裏，有一個黑團兒滴溜溜直向樹林那邊滾去，大家一見，全都跪倒，准知道是廟裏神鬼見怪，現世現報，禱告了一陣兒，一看那兩個人也好了，火也下去了，這才大家都爬起，抓起救火的傢伙，各自往家裏跑去。這時候齊南子已然到了樹林子外頭，勒住了寶馬，待了一待，楚東蓀三多兒也到了，楚東蓀趕緊下馬，扒在地下，就給齊南子磕頭。齊南子也趕緊下馬，用手一挽，才要說話，黑團兒趕到，楚東蓀才往下一扒，要給瞎子磕頭，瞎子一伸

手就把楚東蓀脖領兒揪住道：「趁早兒別來這一手兒，我最怕的就是這些酸禮，這個地方，也不能多談，走，到我這個小地方，咱們說說去。」齊南子道：「好，我正要打聽打聽什麼叫英雄譜？」齊南子的馬不用拉着，楚東蓀三多兒各人拉着牲口，才要走，瞎子道：「你們幹什麼不騎上走？這裏離着我那個小地方還不近哪。」三多兒道：「您沒有牲口，我們那裏能夠讓您步下去，要不然您騎上我這匹，我在後頭跟着。」瞎子一笑道：「你們趁早兒騎上。敞開兒撒開轡頭，咱們倒瞧瞧是兩條腿兒快？還是四條腿兒的快？」三多兒楚東蓀還要謙讓，齊南子一笑道：「你們不用讓，人家外號兒叫一陣風，今天咱們倒得來一下子，瞧瞧是風快，還是馬快？」瞎子叻了一聲道：「他們兩個，我可以試試，你可以不算，誰不知齊南子是寶馬神槍。」齊南子也一笑道：「萬大哥就不必亮臺兒了，今天非試試不可，請！」說完話縱身一迸，就上了馬，楚東蓀三多兒怕是一讓的功夫，人家馬走了，自己絕追不上，便也不敢再讓，全都認鑿上馬，一片環鈴響，馬就跑開了。齊南子他可知道瞎子身有絕技，兩頭兒不見太陽，能走一千里，要是冬天還得多走二百里。別看自己是匹寶馬，比他也快不了多少，上馬一勒檔，馬往下一跑，忽然想起，瞎子住在什麼地方？自己不知道，應當往那一方，也沒問問，一直跑下來，那不是胡鬧亂鬧，正在一猶疑之間，就覺身後嗖的一聲，跟一個鳥兒飛過相彷彿。凝神一看，可不是瞎子嗎？心說真快，

全過去了，追！提手裏鞭子一點，馬又加了三成快，聽不見馬蹄兒響，嗖嗖跟箭頭子一樣，一個勁兒往前跑去。楚東蓀三多兒兩匹馬，要在平常馬裏頭，就很說得下去，像有個樣兒，腿底下也真有幾步走兒，現在跟人家這匹寶馬一比，簡直就算說不上了，雖然一鞭子跟着一鞭子，却依然落在後頭很遠，打的那馬，不住哐哐亂叫。一眨眼的功夫，前頭那匹馬，就看不見影兒了。楚東蓀仍然抽打那馬，三多兒喊道：『少爺，您別打他了，打死他也跟不上人家，咱們是幹麼來的？咱們還幹什麼去，人家走了，咱們也不必追，乾脆，咱們駁轉馬頭，趕上官道，咱們還是去救老爺的要緊。』楚東蓀道：『你這話是不錯，不過咱們兩次被人家救了命。如今就是這樣一走，未免於情理上有些說不下去。』三多兒道：『這個您倒不用往心裏去，吃江湖飯的人，救人是本分，原不論是什麼人，您覺得是一件事，其實在人家，並沒理會，咱們還是快去救老爺的爲是，』楚東蓀道：『也好，等到將來再訪人家報人家這番大恩吧。』說着一領韁繩，往回一駁馬頭，揚手一鞭子，馬往前一衝，跟着往回一坐腰，嗷嗷亂叫，滴溜亂轉，就是不往前跑。三多兒馬在後頭，瞧着十分可怪，正要幫着在後頭給馬一下子，彷彿耳朵邊送進一種極細極細的聲音道：『你們別走，還是追他們才好，可關着你們前途，不要大意。』兩個人一聽，對看一眼，一勒挽手，彼此對說一句怪事！三多兒向楚東蓀道：『少爺咱們還回趕吧。』楚東蓀道：『剛才』

就離遠了，現在就擱這麼半天。更趕不上了。」三多兒道：「不管那些個，咱們照着這段道往下走，到了就到了，到不了再想法子，好在也絕不能有多遠。」楚東蓀點頭，隨手一鞭子，馬一掉屁股，又往原道跑回去了。跑出去也就有二里多地，忽然前邊大道沒有了，是兩股小道，楚東蓀就把馬勒住了，回頭問三多兒道：「你看前邊又是兩股道，咱們可別走錯了。」三多兒道：「那不要緊，咱們瞧瞧那股道上有馬蹄子印兒，咱們就走那邊兒。」楚東蓀一聽有理，分着馬到兩股道上一看，兩個人不約而同，齊說了一句：「我這邊，我這邊有馬蹄子印兒。」三多兒哎喲一聲道：「這可糟了。」一言未了，只聽前邊大道上，嘩稜嘩稜一陣響，兩個人全都大喜，准知道是齊南子趕到。及至來到臨近一看，只是一匹空馬，上頭連個人影兒也沒有，正在一詫異之間，三多兒忽然喊道：「少爺，快點跟着這匹馬走，准錯不了。」楚東蓀道：「他腳底下那麼快，咱們這馬，那麼追得上他。」三多兒道：「沒准兒，咱們試試。」說來也怪，那馬便好像懂得人話一樣，一看見這兩匹馬，竟自掉轉身子，依然往舊路上跑去，並且絕不快跑，只在前邊緩緩的跑着。楚東蓀道：「古人說良馬比君子，看起來真是一點也不錯，人是英雄，馬也是寶馬，真是……」三多兒不等楚東蓀說完，便接過來道：「您忘了有句千里馬還得千里人嗎？」正說着馬步兒一緩，往前再看，只見靠着道邊兒上，有兩間小茅屋，外頭是籬笆帳兒圍着，籬帳裏靠着破窗

戶下頭，坐着兩個人，正是齊南子和那瞎子。兩個人趕緊下馬，走到裏頭，才要行禮，齊南子道：『你們先等一等，我有話問你們，咱們雖然見過兩次面兒，可是究竟誰也不知道誰，你們二位尊姓大名，我還沒有清楚，請問二位尊姓台甫，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楚東蓀道：『小子姓楚，單名一個善字，那是我的兄弟名叫楊方。』齊南子微微一笑道：『這事真怪，你姓楚，你的兄弟却姓楊。這是怎麼股子事兒？』三多兒搶過來道：『老前輩，您聽我說，您就明白了。我們原是主僕，只因我家老主人，被一個朋友陷害，我家主母派我跟着少主人到京裏去打點，恐怕路上不靜，因此才改爲兄弟相稱。』齊南子點頭道：『這就是了。』正待往下還問，旁邊瞎子忽然微笑道：『小齊，你先別說那些家常，我瞧着他們就夠個角兒，果然夠個角兒，沒別的，我的英雄譜上人這才夠數兒，走到屋裏請你們看看我的英雄譜。』楚東蓀跟三多兒雖不知怎麼回事，反正往屋裏讓，絕沒有壞意，只好跟着這二位走進屋裏。到了屋裏一看，還沒有院子乾淨，順着後牆，放着一塊木板，木板上堆着許多爛草。餘外還有兩個盆，一個水罐，再也沒有什麼了。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只好是站着，却見瞎子一灣腰，從草堆裏一撥拉，提出一個黃包袱，打開包袱一看，原來是一個薄薄的紙本，上頭歪歪斜斜寫着三個字是「英雄譜」。打開一看，頭一個就是三多兒，哎呀一聲，跟着哇的一聲就哭了，要知三多兒爲什麼看見英雄譜痛哭，請看

下回，別知分曉。

#### 第四回 住黑店主僕再逢災 冒白刃師徒雙救難

三多兒這一哭，連楚東蓀都哭怔了。齊南子道：「你先別哭，怎麼回子事？」三多兒不答齊南子，轉過身來，撲咚一下子就給瞎子跪下了：「老前輩您這本東西從什麼地方得來？這頭一篇頭一個人，您跟他可認識？」瞎子道：「這個本子是我自己所畫，這上頭的人，不但認得，而且都有特別交情，不知道你爲什麼問到這一層？」三多兒滿臉流淚，把牙一陣啞啞啞亂錯道：「萬不想您這麼大的英雄，怎麼會跟他這樣一個人認識？」瞎子道：「怎麼？這個人還不該跟他認識嗎？我乾脆跟你說了吧，我姓什麼叫什麼你可知道？」三多兒啞了一聲道：「這實在怪我荒疎，忘了請教老前輩怎麼稱呼？」瞎子道：「我也知道你不認識我，按說我這個名兒姓兒，現在已是大可不說，不過咱們還有後話不把這一層說清了，底子也不好辦，我姓萬，單名一個靈字，自己起了一個號叫靈子，在江湖上人都管我叫一陣風萬瞎子，……」一句話沒說完，三多兒早哎呀一聲道：「我當着是誰？原來您就是竹泥坡三月塘萬老前輩，我實在不知，論起來你老人家比我大着兩輩呢，萬爺爺，你老人家快告訴我怎麼認識那個人？」萬靈子微微一笑道：「你先別忙，話得從頭兒上說

起。你既知道我就好極了，我也差不多明白你是誰了，我自七歲學藝，十九歲走江湖，今年七十三，不敢說做過多少事，反正是在江湖道上總算有了我這麼一號人，也算不易，萬沒料到，到老到老栽了一個爬不起來的大劬斗，因此我才找了這麼一塊窮鄉僻境，外人瞧着我，是隱名避難，實在我另有一番心思，我雖說年紀不大，可也不算太小，別樣都可。就是不能輸氣，那個劬斗我栽的太不舒心，非得想個法子出了這口氣，我死了都不甘心，可是從前叫我栽劬斗的主兒，不見個軟手，我單人獨馬，絕不能拿住准翻過手來，因此我便立下這個本子，一共選出十二位當代的英雄，這幾年功夫，我才選出十位，還差着兩位，沒有找着，就碰見我們這位小齊了，小齊，你說我不敢出去，我還真是不敢出去，你等我十二個湊齊了，你瞧我出去幹一下子給你瞧瞧。」齊南子道：「你等一等，你那些事都不要緊，咱們先問問這個孩子他爲什麼咬牙切齒恨你選中的第一位？」萬靈子道：「小齊，我問問你，這頭一位你跟他熟不熟？」齊南子道：「不瞞您說，您畫了這個像兒，簡直不怎麼高，准是誰我都不敢說，大致這意思，您畫的是不是山東萊州府曲家壩的總葫蘆庫曲大昌，人稱病鍾馗的曲大倖子？」萬靈子哈哈一笑道：「這就不難，像不像，就算有了三分樣，一點都不錯，就是他，就跟他有交情沒有？」齊南子道：「真是他，我跟他認識可沒交情，但不知這位小楊爺跟他是怎麼過節兒？」說着便問三多兒，你跟這姓曲的是怎麼個

認識？跟你是有恩？還是有怨？你幹麼一見着他就傷心到如此地步？三多兒低了一低頭，臉上換出笑容道：「我認錯了人，我跟這姓曲的，並不認得，更提不到什麼叫恩怨的話。實在我是冒失，我看錯了人了。」齊南子一看萬靈子，萬靈子一翻白眼，彼此一點頭，准知道裏頭有事，可是誰也不往下問了。齊南子道：「這本英雄譜，您打算湊十二位，十二位湊不齊，您就不出去，不知道得什麼樣兒人才能合乎您這英雄譜哪？」萬靈子道：「我這英雄譜，頭一樣不取特別有字號的，怕是人家說我借人家字號，捧人家相腿，第二不一定要有什麼特別本事能耐，得我血性朋友，是個有骨頭的漢子。第三還得跟我投緣對勁。能這樣就能入譜，不能這樣，就算吹。」齊南子一笑道：「這麼一說，我就放了心了，我絕不夠格兒，一則我沒有特別能耐，二來我也不是血性朋友，三來跟您也算不了投緣對勁。我是沒顧上您譜的了。」萬靈子哈哈一笑道：「小齊，人家都說你這二年名頭越來越大，人也越來越滑，沒想到你還真放了這個樣兒。不瞞你說，我這英雄譜裏還是真沒你，要論你交朋友是好朋友，辦事也有血性，能耐更不必說，憑什麼你也夠上譜，就是一樣兒，我說的明白，不借人字號，你的名頭太大怕是讓人家笑話，我借幌子。所以無論你多好，也得把你另算了，倒是這個小渾小子兒，我十分愛他，他的能耐字號談不到，就衝他這番心胸，也是條漢子，攏共才十幾歲的孩子，能夠不顧生死，給朋友幫忙，這種人能夠有多少，我



倒很想約他加入我這個小場場兒。可是方才一聽他說的話，對於我譜上頭一位他就不高興，底下的也就不用了，等些日子，往後再談吧。」齊南子一笑道：「您還是這一個脾氣，冷一鍋，熱一杓子，既是您沒了事，人家可還有事，趁早兒讓人家走，咱們的事單說單講。」萬靈子道：「他們走就走，我也不留，咱們的事，還沒到時候。現在談不到，您要願意在這裏坐一坐，就坐一坐，不願意坐，你也走，我可沒有功夫說閒話。」齊南子道：「您先別發燥，我這就走，單等您人位湊齊，有什麼話咱們再說。請！」說着一拱手，先走出去了。三多兒一拉楚東蓀，給瞎子道謝，也跟着走了出來，到了籬笆帳兒外頭，一看齊南子已然上馬往來道轉去。趕緊也跟着上馬，追隨齊南子而去。齊南子這回馬是緩轡走，兩個人不多一會兒就趕上了，才要道謝，齊南子却先回過頭來道：「你們的事，我已略知大概，此去北京，路程還是很遠，一路之上，很不平靜，最好你們多加小心，處處留神，我現在有事，不能送你們進京，可是我的事一完，也許能來追你們，你們就特別小心吧！再見！」說完，兩腿只輕輕一磕，那馬便如飛的一般，跑了下去，只一眨眼的功夫，連個影子也看不見了。三多兒把舌頭向楚東蓀一伸道：「我的爺，您可瞧見了這不可聊大天兒吧，咱們爺兒兩個，這兩條小命，就算是檢的。您這不信。」楚東蓀長出一口氣道：「我一向只知坐在書房裏念書，那裏知道會有這些怪事？現在一看，才知道世

界之大，真是無奇不有，這次到京，倘若能夠托福，把事辦完，我一定要改頭換面，另外學點能耐，不然遇見事，真是除去等死，一點法子都沒有。」三多兒一笑道：「大爺，您別忘了我的話，不拘到什麼地方，您別露出您是公子哥兒來，您也學着披腦子瞪眼，彷彿人家看着，也像個練家子似的，至少也能把他們吓回一半兒去，聽方才那位齊老前輩說，前邊地方十分不靜，咱們還得特別留神。」楚東蓀道：「反正咱們可別再住廟了。」兩個人說着，馬已夠上官道，加上一鞭子，這馬就跑下來了。天到正午，找了一個小店。進去打打尖，吃飽了少微休息休息，又往下走，這下子走下來足有百十來里地。天可就快黑了。楚東蓀道：「咱們可得找地方兒睡覺。」三多兒道：「您別忙，我跟人家打聽打聽，這裏是什麼地方？雞鳴驛還有多遠？雞鳴驛是個大站，那裏住一夜，可比旁的地方把牢。」正說着，一個檢柴火的挑着柴火往回走，三多兒趕緊勒住馬一拱手道：「老大爺，我這裏給您行禮了！請問您，這裏雞鳴驛還有多遠？」老頭子一仰臉道：「你們從什麼地方來！要到什麼地方去？」三多兒回頭一指道：「我們從那邊來，要到雞鳴驛去。」老頭子哈哈一笑道：「你這個小夥子，可是不老實，明明你從雞鳴驛來你怎麼倒說往雞鳴驛去？你真欺負我是個老好子。」說完任話沒有，扛起柴火挑兒，氣昂昂的就走了。三多兒哎呀一聲，才知道把道兒走錯，竟自過了雞鳴驛，自己會不知道，真是冤枉

冤哉，前面是什麼地方，自己不知道，往回走離雞鳴驛也不知有多遠，天是黑上來了，真要  
是鬧得前不着村，後不着甸，也是饑荒，往前邊一看，一片黑忽忽，看不清是什麼，回頭  
向楚東蓀道：『少爺，咱們沒留神，走過了雞鳴驛，現在是往回返，還是往前走？』楚東  
蓀道：『已經走差了。咱們也往前走，要是走一站回去一站，什麼時候能到哇？你放心，  
你別聽人家說，道兒上不靜，那是叫咱們多加一番小心，並不是一定准有那麼回事，往前  
走，不用駭怕，咱們是幹什麼的，駭怕還行了，走！』一磕馬，馬往前一衝，三多兒也跟  
着一塊兒跑下來了，這一轉頭，可就到了那片黑忽忽所在，臨近一看，原來是一座大店，  
上頭橫着一塊匾是：『三義店』。楚東蓀一見大喜道：『多兒，今天咱們就是這裏了。』  
三多兒道：『您先別着急，據我看這個店可是有毛病。』楚東蓀道：『這有什麼毛病？』  
三多兒道：『一則這座店地方不對，這個地方不是什麼衝要驛站，這裏沒有一定得開這麼  
一座店的意思，二則這座店四外沒有一個人家，孤孤單單開這麼一座大店，不是江湖上落  
腳兒的地方，就是一個大窩處，恐怕住店一定不利。依我說還是得慎重一點爲是。』楚東  
蓀道：『依你說這座店是不能住了，不過有一節，天已然都到了這個時候，咱們到什麼地  
方去？我自從這兩天經過這兩回事我總覺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絕不是人力所可做到，咱  
們不住店，前邊准能不出事，誰敢說這句話，你說這座店有毛病，也不過是那麼想着，並

不一定准有毛病，要依我說，咱們就大着胆兒進去住一夜，多加一點小心，不出事很好，出事也沒法子，你看這麼樣？」三多兒道：「既是您敢住，我就敢住，走，咱們在這裏熱鬧一宵。」說着話，跳下馬來，把楚東蓀那匹馬的嚼環也給揪住，三多兒拉了兩匹馬，楚東蓀在後頭跟着，才到了店門口，正要喊人接馬，却聽棉簾子一響，從裏頭走出一個三十來的夥計打扮的人來，一見三多兒，滿臉堆下笑來道：「喝！二位，您這是從什麼地方來？一定趕過站了吧，來吧，我們這店裏，屋子熱炕暖和，吃喝也都有，絕不能讓您受了委屈，來，您往裏請吧！」嘴裏說着，手裏已然把兩匹馬接過，三多兒在前，楚東蓀在後，掀簾子進來一看，三多兒就知道自己把事料錯了，五間一通連的大櫃房，迎門是櫃台，櫃台上坐着一位管帳先生，往小裏說，也有六十開外了，沒有開黑店用老頭子的。再看櫃台迎面牆上，供着是關聖帝君，旁邊還有兩位最可怪，一位是漢帝劉備，一位是桓侯張飛。人家供關老爺的地方太多，可沒看見供劉張二位的，猛然醒悟，所以這店叫三義店，大概說的就是這哥兒三位。又看裏頭的夥計，足有十來個，全都是一齊兒藍布大棉襖，腰裏繫着搭包，這座店還真是一座老店，夥計們沒有一個在二十歲以下的。並且全都相顏悅色准保是老實買賣人。心裏一塊石頭，這才放下。帳房兒老頭子把眼鏡兒往起一帶滿臉帶笑道：「二位是住大屋子？還是住單間？」三多兒道：「有單間我們就住單間。老

頭子一樂，向旁邊站着的夥計道：『劉三你把二位給同到後頭去，找一間高大乾淨的房，把火給弄旺一點兒。』劉三答應一聲：『二位跟我來』三多兒一推楚東蓀，兩個人跟着就進去了，到了後院一看，北房七間，兩旁邊一邊五間，劉三一指北上房道：『二位就是這屋裏吧。又寬綽又暖和。』三多兒這時候一點疑心也沒有了，笑着點頭，進了北屋，東西兩個暗間，當中間是個明間，劉三一掀東邊這間軟帘，真是一陣暖氣撲臉，兩個人進到屋裏劉三打來臉水，洗臉嗽口，又吃了一點東西屋裏也拿上了燈，劉三問了問不要什麼了，這才出去，把門給倒着帶上，楚東蓀長嘆了一口氣道：『真是想不到會落到現在這樣東奔西馳。』三多兒道：『這倒沒什麼，但願老爺吉人天相，把官司完了，也不白跑這一趟。』說着話楚東蓀打了一個哈欠，三多兒道：『咱們歇一歇吧。』正說着外頭梆鑼一響，跟着有人在院裏喊：『衆位客人，早點安歇，留神火燭！』一路喊着，往後邊轉去。三多兒更放心了，准知道開黑店沒有打更的，這絕沒錯兒了。又加上這兩天，連遇兇險，特別勞乏，如今這一場心，可就透出來疲倦，身上衣裳可不敢脫，和着衣裳往大炕上一躺，心血一搨。當時全都入睡。這回三多兒可輸了眼了，兩個人才往裏一走，老頭子便向大家一笑道：『我說讓你們別着急，你們直沉不住氣，你們瞧有肥羊沒有？』幾個夥計一笑道：『老爺子大概您是有點透着急，咱們這一天挑費夠多大，少掌櫃這程子買賣也不跟

勁，別的不說，就是吃喝都不夠了，您說我們能不着急嗎？平常好些買賣，您又不肯做，總說不值，怎麼今天倒看上這兩個？要據我們瞧，往好裏說，他們那兩匹牲口跟身上那兩件外罩兒還能對數換點什麼，別的油水簡直不照，（不照，即看不透也。）您從什麼地方看出他們是有大油水？」老頭子一捏鬍子道：「孩子，你們總是年青，閱歷太少，這兩個人身上多了沒有，五千兩拿得出來，你們信不信？」大家全都搖頭，老頭子微微一笑道：「這麼辦，你們也不用搖頭不信，回頭咱們試試，從他們身上要是洗出來不夠五千數兒，我認罰，不過有一節，那個公子哥兒似的那個，沒有什麼，那個小渾子兒，你們可別把他看薄了，手裏一定有兩下子，倘若把他們弄滋了，別的不要緊，我怕把旁的人給驚了，咱們這座店，可就不能開了。今天晚上，必須這樣這樣才能得手，你們聽我的，除去已然有了的客人，沒有法子可辦，只好由他們，別驚動他們，現在就下幌子，上板兒關店門，別再留生客，省得人多礙手。小李，大張，你們先把燈摘了。」小李大張答應一聲，過去就把燈摘了，跟着進來就上門，才把門對好，雙扉往外一關，就聽門縫那裏有人一陣喊道：「哎喲，哎喲，你們可把我的腿給擠折了，那可不成，你把門開一開，讓我把腿弄出來。」兩個一聽，吓了一跳，分明一個人沒有。怎麼會一關門把人腿給擠住了。這可真怪事。沒法子，手一鬆，往後一撒手，門就開了，沒想到來人沒往外撒腿，反倒擠進來

了，不是一個，還是兩個，頭一個年紀也就在五十多歲，兩隻小眼睛，翻鼻孔，蒜頭鼻子，半截眉毛，扇風耳朵，短脖腔，一腦袋黃頭髮，上身穿着一件破舊油泥短襖，腰裏繫着一根麻繩，下半身穿着一條油光爭亮的羊皮反掉毛兒的褲子，腳下一雙大油靴，一隻手拿着一把沙酒壺，一隻手拿着一把摺捲不齊的破雨傘。後頭這個，長得體面，年紀也就在十七八歲，白臉膛兒，大眼睛，頭上戴一頂紅絨指天盔，穿一件銀灰綢面狐皮袍兒，腳下穿着皮裏子快靴，手裏提了一個包袱，進門之後，站在那裏，一陣亂揮，小李頭一個就不高興了：『嘿，嘿，我說你們二位是一塊兒的嗎？沒瞧見我們這裏下燈了嗎？要是住店尋宿，趁早兒往前趕，我們這裏已經客滿，可實在沒法子了。』年青的還沒言語，上年紀的那個，一揚手嘴對沙壺嘴兒，噴的就喝了一口酒，往下一軋，又出了一口氣，才說出兩個字『好冷！』大張一看他這個神兒，比小李火兒還大：『嘿，說你哪，裝聽不見是怎麼着？這店裏沒有地方兒了，你快出去，我們要上門了。』連說三句，他連頭兒都不點一點，搖一搖，大張心火往上一撞，一揚手唵的一聲叭的一聲，就是一個嘴巴，那人却依然是不瞅不睬，小李瞧出便宜，也正要伸手，旁邊那個年青的就過來了，橫手一攔，把眼一瞪道：『你們兩個是什麼東西？怎敢無禮動手？你們既然開的是店，自該送往迎來，外頭這麼大的風，天又黑了，我們投到這裏，又沒有說白住店不給錢，你怎麼不問青紅皂

白，就敢上手打人，你們這個買賣，有什麼在後頭給你們抱腰？竟敢這樣大胆？還有一節。我們要不是身上帶着貴重的東西，就是挨也要往前挨，你請我們還許不來哪，像你們這樣作威作福，我也不是說句大話，要叫你們這店關門，並不是什麼難事，……」年青的才說到這句，那個上年紀的倒張了嘴了：「少爺，您就是愛多說話，臨出來時候，老爺怎樣囑咐少爺來着，您也不管什麼事？多大的子連，拿起嘴就說，這幸虧是在這店裏，沒有什麼壞人，要是叫歹人聽去，這個毛病就出大了，再者他們這種窮鄉僻境，多見樹木少見人的地方，懂得什麼？您那裏來那麼些廢話跟他們說，他不留咱們住，咱們不住不就完了嗎？好在離着舅老爺已經沒多遠，豁出半夜工夫，也就趕到了，何必在這裏嘔閒氣？您老說怕道兒上不靜，咱們走了半天，連個人毛兒也沒看見，單單晚上就會碰見了，我就不信這些事，走！走！」說着一夾那把破雨傘，就要往外走去。三多兒沒瞧出開店的，開店的也沒瞧出這一老一少是幹什麼的，本來因為已然有了肥買賣，就不願再接第二個財神爺，又看不出這二位究竟是怎麼一個人性？小李大張跟老頭子一搗亂，年青的說了兩句，開店的可就又起了貪心，心想今天真是肥豬拱門，事由兒太順，剛來一個，又來一個，聽他們說話的神氣，着實看不出什麼異樣來，一個羊也是轟，兩個羊也是趕，莫若把這個也給讓進來，是兒不死，是財不散，活該這兩天活動，想着站起身來，吆喝張李兩個道：「你們



怎麼說話連一點眼力兒都沒有？你竟留心，怕是收留壞人，給地面兒招事，你可就沒把眼睛睜開，看着神色不對，自是不該留，怎麼你連這二位這樣老實人你都不敢留，那咱們還開店幹什麼？簡直是一頂一的大廢物！」說着又向那上年紀的人陪着笑道：「二位別聽他們的。年青的人，簡直是胡亂八糟，什麼事連一點頭緒都沒有，您二位是常在外頭走的人，可別錯會了意，來，來，來，二位往裏請吧。」上年的那個，把臉兒一蹶道：「這不結了，這也像人生父母養的說話呀，狗眼看人低，真拿我當了要飯的了，別忙，我有叫明白的時候。」嘴裏嘟嘟囔囔，人可跟着夥計走進去了。小李一肚子氣，心說掌櫃的你這就不對，你叫我們落燈摘幌子，別往裏讓人，怎麼事到如今反打一瓦，全成了我們的不是，這不是拿我們送禮嗎？不過據我瞧，這個老頭子，可不一定是什麼好人，碰巧今天就許鬧出點事來，如果今天要鬧出事來，我瞧老掌櫃你跟我說什麼？小李心裏一不高興，可就掛上勁，要先試試這個上年紀的究竟是個什麼人物？來到後院才要往西屋裏讓，這兩個不等讓，就奔了北屋，小李趕緊喊道：「二位，北屋有人了，二位請到西屋吧，」老頭子回頭吓的就是一口啐道：「怎麼着？你是瞧出我什麼來了是怎麼着，幹麼你跟我一定過意不去，你怎麼看出來我不夠住北屋，你這小子，真是庫緞眼，洋綢心，老爺乃是包子有肉不在褶兒上，今天住定了北屋了，你要誠心跟我攪，我今天放火把你房燒了，你什麼東西？」

你也看老爺子高興！』越說聲音越高，越喊調門兒越大，小李一看，得，從現在就能吵起，這可真是麻煩，正想法子攔一攔，沒想到這二位已然扭進了北屋，小李趕緊也跟着跑進屋裏，老頭子一拉東屋帘子，三多兒正在屋裏躺着哪，可還沒有睡着，聽見外頭吵，也沒有答應，忽然門帘一動，三多兒吓了一跳，嗖的一下子，從炕上就縱起來了，老頭子呦了一聲道：『敢情真有人哪！』說完一句，又退了回來，三多兒才知道是走錯了門兒，並沒什麼事。這才二次躺下。小李一看老頭子又退了出來，便趕緊搭話道：『您瞧是不是有人住着哪？』老頭子一聲兒不言語，一轉身又奔到西間，一掀簾子就嘆：『這屋裏有人沒有？要起來可是慢着點兒，留神吓我一跳』這屋裏原沒人，自是沒人答話，老頭子一回頭叫小李道：『夥計這屋裏敢情真沒人，勞駕，您給掌個燈吧。』小李一點法子沒有，只好答應了一聲，從身上掏出火筒子一幌，把燈點着了。老頭子四下一看把雨傘酒壺往桌上一擱，兩隻手一拍道：『好，太好了，我這才放心，少爺你看，人家這才是大店，屋裏還埋着鍋哪，您說您要吃什麼不方便哪！』小李一聽，就是一哆嗦，心說壞了，怎麼他一進門就看見這口鍋了？這可是麻煩，便趕緊答話道：『老爺子您是不知，這邊這個地方，趕上天就特別冷，又不是什麼大驛站，住店的客人，都是二三十位一塊兒搭夥走的主兒多，住在店裏，誰都要打個算盤，又是圖暖和，又要圖省錢，不吃我們店裏的飯，大家拿

錢買東西自己做，可就在這屋裏，一來省錢，二則屋裏也暖和，要是一兩位，可就用不着了。小李本打算拿話岔開，別提這回事，誰知道不攔還好，一攔倒提了醒兒，老頭子又把手一拍道：「這倒怪有意思，我今天還是真愛上這個灶了，好夥計，你給我點柴火，咱們把他生着了怎麼樣？」小李道：「那可不行，這炷有好多日子沒使，裏頭全堵住了生火往屋裏冒煙，」老頭子道：「那個不要緊，把鍋搬一搬，掏一掏也就行了。」說着話冷不防，過去彎腰就要搬鍋，小李差點沒吓跑了，准知道他要一揭鍋，底下事滿出來，沒想到老頭子才往起一端鍋，那個年青的過去一把攔住道：「人家不叫咱們動，咱們就別動好不好？弄那麼一手土。圖什麼許的？快攔下，咱們吃點喝點，早點兒歇着，明天早晨，咱們好趕道兒。」老頭子答應一聲，把鍋放下道：「可惜了兒的鍋，怎麼不通氣兒了，這要是通着，夠多有意思？得了，你是不通，咱們也不弄了，好夥計，你們都有什麼可吃的？給咱們預備一點兒，別的倒不要緊，真格的，咱們這裏有好酒沒有？」小李道：「酒，有，還真好，二位還要點什麼菜？」老頭子道：「隨便您給對付幾個菜，多來好酒，喝得足足兒的，往炕上一躺，再有天大的事，我也就管不了啦。」小李連連答應，叫別的夥計打洗臉水，沏茶，自己趕緊跑到櫃房，向老掌櫃的道：「合字兒，招露把合，舊瓢子，線兒一水，風緊！」老掌櫃把眼一翻道：「對青水，海海的迷子兒，暈神兒，亮青子，摘瓢兒，入高審兒。」小李一聽，趕緊

答應，到了廚房，收拾好了酒菜，把酒裏下好了東西，端着酒菜來到北屋西間，才一打帘子，老頭子就是一聲喊道：『喝，什麼味兒？』小李又吓了一跳趕緊道：『什麼味兒？您幹麼這麼嚷啊？』老頭子道：『我也許是餓了，你才一走進來，我就聞出香味兒來了。快點端上來吧。我等不了啦。』小李把菜擺好，老頭子把酒壺就拿過來了，往嘴裏就灌，張了半天嘴，又給擱下了，一疊連聲喊道：『夥計，你欺負人是怎麼着？』小李道：『怎麼啦？』老頭子道：『倒不出酒來。』小李道：『不能啊？』接過酒壺一看，酒壺嘴兒夾扁了，並在了一起，那焉能倒得出來。小李可沒在意，第二次換酒壺，瞧好了一點毛病沒有，裝好了酒，下好了東西，又給送了上來，老頭子一拿，又嚷起來了：『你們這店，可是透着特別，怎麼專預備不通氣的酒壺是怎麼着？』小李過來一看，酒壺嘴兒又扁了。心裏好生詫異，趕緊又給接過，到了櫃房兒向老掌櫃一說，把壺拿起，大家一看，不由全都一怔，原來那壺嘴兒不止是捏扁，簡直就給重新化了鑄在一起一樣，連個縫兒也找不出來，老掌櫃一搖頭道：『合字兒，肥魚扎手！』小李跟老掌櫃的一搗亂，旁邊有人噗味一笑。老掌櫃回頭一看，正是店裏最稱能手的白眼狼侯七。遂把臉兒一整道：『侯老七，這是咱們家的事，關上門都是一家子，你不說大小出個主意，你這冷笑八合的是怎麼股子勁？』侯七道：『老爺子，您還是老瓢把子哪，怎麼這麼一點事就搔頭了，您還叫笑臉判

官哪，您這管筆怎麼拿的？」老掌櫃的道：「侯老七，費話說不着你有能耐，可以露一手兒，嘴把式，淨說不練，那算什麼字號？」侯七笑道：「老爺子您不用拿話咬我，說真格的，我侯七是怎麼一個人物，大概您也不甚清楚，今天就是今天，讓您瞧這下子！小李，他們落在那間屋裏了？」小李道：「北屋西間。」侯七道：「交給我了，要是過去了一個時辰，我改姓。」說着話，把圍裙往腰裏一繫，找了塊手巾往肩膀上一搭，三步兩步跑到裏頭去了，老掌櫃向小李一笑道：「他就是懶，他准要是幹，倒是真有兩下子。」小李把頭搖了一搖道：「這話今天可不保准兒。待會兒見，」侯七跑到北屋，一掀簾子，一看老頭子正在大箸子吃菜，一看侯七進來，便把眼睛一瞪道：「你們這裏欺負人是怎麼着？攏共一壺酒，費了半天事，怎麼還沒有拿來，我們又不是誰吃誰喝，你們幹麼這末大了吧唧兒的？什麼東西？」侯七一聽趕緊陪笑道：「老爺子您別生氣，我們那個夥計，新來乍到，不會伺候人，剛才到櫃房一說，我們掌櫃的直生氣，因此才把我換來，老爺子您還喝不喝？」老頭子道：「幹麼不喝？快點拿來。」侯七答應一聲，一轉身功夫，酒拿來了，是一把沙壺，心說我看你這把壺怎麼樣捏？老頭子一看是沙酒壺，不由嘆了一聲道：「噫！早有這種壺，拿出來比什麼不強，這個喝着多痛快。」說着拿起酒壺往嘴裏就倒，侯七一瞧這個痛快，心說小李真是飯桶，這也值得大驚小怪，這一壺喝下去，保管什麼事也沒有了，跟

看酒壺都沾了嘴，忽然又放了下來道：『夥計，你這酒壺裏沒攔什麼呀？』這一嗓子侯七就是一哆嗦。趕緊陪着笑道：『你這是那裏的話？我們這裏賣的真是原封兒老白乾兒，那裏能夠攔對什麼呀？』老頭子一笑道：『不是，不是，我老聞着有股子香味兒，你說邪不邪？』侯七道：『你說的是這酒裏有股子香味兒不是？噫，我告訴你你就明白了，我們掌櫃的去年到了一趟北京，正趕上玫瑰花兒，買了不少玫瑰花兒，全給攔在酒裏了，這話有一年多了，現在你說的大概就是這玫瑰味兒了。』老頭子哈哈一笑道：『喝！玫瑰酒？我還真愛喝。』說着拿起酒壺，往嘴上一比劃，又拿了下來道：『真格的，夥計你喝酒不喝來？來，來，你也弄一盃兒。』侯七一聽，又吓了一跳，趕緊雙手亂搖道：『老爺子，你喝你的吧，我可不敢陪你喝，回頭要叫掌櫃的知道，我的事就不用幹了。』老頭子：『這裏又沒別人，掌櫃的怎麼能夠知道，來，來，來，喝一盃兒。』說着伸手就要揪侯七，侯七往旁邊一閃道：『老爺子，實告訴你說吧，我是胎裏素，暈酒不敢入口。我謝謝你了。』老頭子道：『啊，你還是善人，我可真沒看出來，既是那麼着，我可不敢讓了。』又一伸手，把酒壺拿在手裏，一仰脖兒，咕咚咕咚一壺酒就全下去了。『長出一口氣道：『這個酒還是真好，喝到嘴裏，有那麼點兒麻不唧兒的，有點意思，夥計，你再給我來兩……』一個壺字兒還沒說出來，一幌兩幌，腿兒一軟，先撒手扔酒壺，叭叭，噠

咚，酒壺碎了，人也躺下了。侯七心裏一塊石頭才算放下。年青的一見，趕緊過去就扶，嘴裏說道：『這是怎麼了？』侯七道：『不要緊，酒力太大，老爺子喝得太猛，大概是有點醉了，少爺不喝一點嗎？』年青的一縐眉道：『我跟你一樣，胎裏素，不過有一樣，他這一醉，我一個人住在這麼大的店裏，可是有點胆怯。』侯七道：『少爺，你說的是那裏話，老爺子醉了，至多明天早晨，沒個不醒過來，我們這店，也不是我們自誇其德，不用人住在我們店裏吃不了虧，即使你帶多少貴重東西，連根草刺兒，也不能讓你丟了，受了委屈。少爺既是不喝酒，你吃點什麼，你也可以安歇着了，』年青的道：『既是那樣，先把他抬了起來，躺在炕上，我也要歇一歇了。』侯七一彎腰，抬着老頭子下半身，年青的抬着下半截，就給抬到了炕上。年青的道：『現在我是什麼也不要了，你也歇着去吧。』侯七答應，出了屋門，把屈戌倒扣。再去安置。老頭兒一拍年青的肩膀：『你瞧怎麼樣？』年青的道：『我也看不出來，他到底是怎麼一回子事。』年青的道：『師父，你說這店是黑店不是？大概今天他已然留下好主顧，咱們趁早兒不用管閒事，反正他也不能把咱們怎麼樣，乾脆，咱們就是瞧着，西邊兒是誰，咱們也可以不管。』正說着，忽聽院裏有人喊道：『衆位老客，還要什麼不要，不用什麼，可就落燈歇火了，衆位可想着滅燈安歇，別誤了明天早起！』白臉狼侯七眼看着老頭子把酒喝下去了，趕緊跑到前櫃，雙手一

拍。一挑大指道：『什麼事也得說沉得住氣，一點不鬧手的事，一嚷一吵，能把事情吵大了，你瞧瞧我來回才用了多大時候，你瞧瞧他酒喝了沒喝？這個老梆子，簡直是假花脖子，不怎麼樣……』依着侯七還得道叫一會兒，老掌櫃趕緊攔住道：『得了，得了，人雖說麻倒了，可也得留神，咱們這路買賣，就是這麼着，甯可放空，可也別弄滋了，你們先到後院探探，還有什麼動靜沒有？有什麼話再說。』小李答應，到了後院，喊了兩嗓子，一點聲音沒有，再看各屋裏全是漆黑，連個燈亮兒都沒有了，准知道沒什麼了，二次又回到櫃房把情形一說，老掌櫃的道：『今天還是真麻煩，事由兒多？自己的人少，依我說，咱們還是先洗頭裏那兩個，一則油水厚，二則岔兒嫩，今天咱們可是『攢活』。』（大家動手。）誰不出去可也不行，現在咱們就分配人，誰入窰兒（進屋裏去）？誰把風？（瞭望）侯七道：『我入窰兒。可得給我找一把活腕兒青子。（合手刀）』老掌櫃一搖頭道：『不成，就是你一個人，我可不落實，這麼辦，大張小李，幫你入窰兒，劉二，江四，把住穴，（守住道口）我跟牛老八，耿老二在外頭把風，你們還是從西風口入窰兒，可別驚動了那兩隻雁，到了那邊，還是使萬壽腿兒（薰香）把他們麻過去，能夠搜了老營兒，就留着他們飄兒，也沒什麼，可是要多多留神，擄點什麼不得什麼，可別弄出彩來，咱們底下這個蔓兒可就不容易混了，今天真糟，黎老大正會沒回來，也不是到什麼風地去了？用人時候



他不來，沒事可在這裏要吃要喝，一天苦膩，簡直成了我的一塊魔了。』侯七道：『你說這些個沒用，現在說當事，收拾收拾，咱們可該着了，老爺子，你就擎好兒吧。』當下大家拾掇拾掇，一窩風兒全都來在後院侯七帶着小李大張，繞到北房牆後，順着牆立着一領大席，侯七輕輕把席揭開，裏頭露出一個單扇門寬的窟窿，侯七領頭，摸着黑兒就走進去了，小李拉着侯七，大張拉着小李，一個挨一個，兩層台階一下去，就是平地，順着平地，轉了兩個灣，侯七一手軋着刀，伸一隻手往上一摸，跟着往起一托，屋裏那個鍋就起來了，輕輕托開一個小縫兒，閉住了一口氣，往屋裏一聽，一點聲兒都沒有，又把鍋往旁邊挪了一挪，那個鍋就離開了灶，一伸手把自己帽子抓下來，掛在刀尖兒上，往上頭一送，從縫兒裏頭，送了出去，搖着刀把兒，幌了一幌，一點動靜沒有，把刀撤回來，二次又送出去幌了幌，依然沒有動靜，又撤了回來，一連三次，這才把帽子摘下戴好了。刀插在背後，雙手一托鍋底，鍋就離開了，往起一長身，把頭探了出去，凝神一看，還是一點什麼沒有，跟着雙手一攀灶口，兩條腿一提，一長腰，一甩腿，人就站在了灶口旁邊，撤出刀來，再看還是沒有響動，往炕上一看，影影綽綽兩個人還都睡得很沉，蹣着脚步兒往前走，小李大張也照樣兒全都上來了。三個人挑開軟帘，出了西間，勾奔東間，到了門外，把軟帘一挑，側着耳朵一聽，這屋裏比那屋裏睡得還香，簡直是呼聲震耳，如同小死一般。侯七心

裏高興，活該露臉。緊走幾步，就把薰香盒子掏出來了，這路薰香，跟普通那種點的不同，這種薰香，不用點，非得到了來人對面，輕輕的一彈，只要聞見這股子香味兒，當時神智就迷了，一任你如何處置，非有解藥是不能醒過來。侯七打開盒子，捏出一點藥面兒，一步一步往前踏，剛剛到了炕邊上，正想法子上炕，給炕上人往鼻子裏送薰香。再也没想到，後頭跟着那兩個，一個小李，一個大張，全都是吭哧一聲，吓了自己一跳，手裏捏的藥，也全都撒了，心說這兩個飯桶，怎麼單到了這個時候，會出了聲兒了？這要是叫人家聽見，豈不是大糟特糟，回頭一看，差點沒從炕邊上掉下來，原來這二位也不知什麼時候被什麼人全都制住？小李彎着腰在頭裏一站，大張在後頭腆着肚子在小李屁股後頭一站，神氣這份兒難看，可就不用提了，白臉狼侯七在他們這一撥兒裏頭，也是一個好手，當時一看，就知事情有變，顧不了炕上這兩個，一翻就迸下來了，意思是打算奔窗戶，端開窗戶，好往外跑，更沒想到，自己快，人家更快，就在侯七才往起一迸，還沒迸起來，就覺得自己腰眼上有人一點，自己往裏一吸氣，當時手脚一麻，再打算動，可就算辦不到了，屋裏三個人被點，外頭牛老八，耿老二等得功夫一大，沒看見侯七他們出來，可就照了影子了，大概其是大雁身上東西不少，這小子叫白臉狼，見財起意，搜羅夠了，他要跑，那可不成，非得分潤分潤不可，沒跟老掌櫃的說什麼，兩個人一縱身，就要上房，也打算繞進去看一看，要縱還沒縱，就見兩

道烏光，奔自己面門，趕緊一閃，閃得慢一點，全都打在鼻子上，可不甚疼，兩個人就知道不好，跟着就有人嚷：『好小子，你欺負苦了我了！誰家住店，店裏不給預備夜壺！黑天半夜，你叫我到什麼地方尿去？小子沒完！』這一句還沒說完，接着又有人嚷：『你們這店裏，怎麼叫打更的跑到屋裏來？黑天半夜，拿着刀在我屋裏站着，我胆兒小，我受不了，我得出去！』噹！叭！啾！一鞭打在玻璃上，玻璃碎了，人從窗戶就進出來了，老掌櫃的一看，就知道今天這座三義店難保要知如何且看下回。

### 第五回 楚東蓀風塵三俠客 齊南子始終一書生

三多兒，楚東蓀這兩個人一直就沒睡着，西屋裏老頭子一嚷，三多兒就聽明白了，輕輕一推楚東蓀。悄悄的道：『少爺，你可別睡着了，這店裏可有事。』楚東蓀道：『什麼事？』三多兒道：『這店裏大概許靠不住，你聽那屋裏又來人了。八成兒還是一個久走外面兒的，你聽他頭一句就問屋裏爲什麼有灶，那就是個老走道兒的』楚東蓀道『屋裏有灶怕什麼？』三多兒道：『我這也是聽我師父他老人家說的，凡是走長道兒住店，可就得留神屋子裏，什麼掛着一張特別大的畫兒？靠着山牆擱着一頂大櫃呀？還有就是屋裏有個灶哇？扣着大鍋或是大盆哪？那裏頭都有毛病，多一半兒就是他們下水道。』楚東蓀道：

「什麼叫下水道？」三多兒道：「就是他們店裏出入的地方，不是夾壁牆，就是地道，住店的人，以爲是自己把屋門關好了，還能出什麼毛病，一個大意，放頭大睡，他們就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時候溜進來了，有良心的，把東西拿個乾淨，第二天他說是無心失盜，叫你等着，他給你報案找東西，你想一個住店的，誰能沒有事？當然等不了，自願損失也就完了。要再是沒良心的，不但把東西拿個乾淨，碰巧還許要人性命。今天這座店裏，開的就不是地方，再聽那屋裏一嚷，這店裏簡直就有點靠不住，咱們多留一點心才好。」楚東蓀道：「那麼我們就走了好不好？」三多兒道：「那可不成，他要知道我們看出破綻，他如何能夠讓咱們走，那樣一來，更是火上澆油，燒的更快了。咱們現在就靜靜的等着他，咱們這屋裏沒有什麼出路，大概還是得從西邊過來，西邊住客，也不是個傻子，或者能夠給咱們打個補子，先擋一步兒，你不用着急，吉人自有天相，咱們連次遇險都沒事，這個也許不要緊。你放心好啦。」三多兒嘴裏雖然這麼說着，心裏可也啾咕，一伸手找出一張手紙，捻了四個紙捲兒，遞給楚東蓀兩個道：「少爺你塞在鼻子窟窿裏。」楚東蓀道：「那幹麼？」三多兒道：「他們這種店裏，還有一種害人的法子，他們有一種藥，名叫薰香。那種香一點，人要聞到鼻子裏，當時神智昏迷，如同死去一樣，他們把人迷倒，自是爲所欲爲，等到你醒過來，東西早就沒了一點法子也是沒有，現在咱們把鼻子堵上，再來咱們可就任

什麼也不怕了。」楚東蓀接過塞好，三多兒也堵好了，就在這麼功夫，侯七到院子裏，叫大家息燈睡覺。三多兒道：「這就快來了。你不用駭怕，你也不用動彈，躺在炕上你就不用理這個碴兒。」楚東蓀連遭奇險，胆子已然大了，聽三多兒說，便應了一聲道：「我什麼也不怕，你幹你的。」三多兒衣裳原沒有脫，把鞭握在手裏，又把石頭子拿出幾塊來摺在手裏。屏聲靜氣假裝着打呼聽着外頭動靜，侯七從西屋過來，三多兒還真沒有理會，院子裏一有人，三多兒就知道待不住了，從炕上一躍身起來，這才看見屋裏地下站着好幾個，心想先找出走道兒再說，一掄手裏鞭，噹的一聲，就是玻璃上，力量猛一點兒，連窗戶全都下來了，一縱身打算從窗戶裏進出去，又一想那可不行，公子現在屋裏，自己一出去，未必准贏，有人一進屋子，公子那條命就懸了。心裏這麼一想，當時就站住了。就在這一猶疑之際，西屋裏也嚷起來了：「掌櫃的，你快點來，地下裂了一個窟窿，直冒風，我受不了！」掌櫃的笑臉判官秦壽一聽，怎麼那個糟老頭子也起來了？這可是邪行！侯七他說已竟麻過去了，怎麼這麼一會兒他又出來了？八成兒要出事，侯七他們可真耽悞事，心裏話，可說不出來。屋裏又嚷上來了：「掌櫃的，快來吧，這屋裏鬧賊了，把我兩隻襪子偷走了！」秦壽一聽，這是誠心，明明這個一條線上的，今天遇上了，趁早兒說好話，比什麼都強，可別招出事來，也是麻煩。便搭話道：「合字兒，昏天水渾，招露不亮，道個蔓

兒，外頭科科。」秦壽說的是江湖上一種黑話，合字兒，昏天。夜裏，水渾，屋裏黑，招露，眼睛，不亮，沒看清，道個蔓兒，說說名姓兒，外頭科科，外頭談談。秦壽明白人家是幹這個的，趕緊說行話，所爲解釋明白，別增加誤會，沒有想到屋裏也搭話了：「人吐人言，獸吐獸語。你們說的都是什麼？我怎麼一句不懂。你這個店是賊店吧，我進門就聞着有賊味兒。少爺，你醒醒兒，咱們落在賊店了，快點起來，可留神賊咬一口，人骨三分。」秦壽一聽，他這麼一大聲喊叫，就知道事情不能善罷干休，遂把手裏一把鬼頭刀一順，一聲喊道：「朋友，既是不亮面兒，出來領教領教吧！」三多兒這時可聽明白了，一拉楚東蓀道：「少爺咱們又遇見救星了。」楚東蓀道：「又是那位寶馬神槍到了嗎？」三多兒道：「不是寶馬神槍那位，是另一位。可是據我這聽着，功夫能耐，以及路數，全不在寶馬神槍以下。這個咱們可別不出去，少爺你等着我，別動窩兒，不要緊，我這就來。」說着擰身一縱，從窗戶裏就迸出來了，楚東蓀這兩天，雖不能說飽經憂患，可以稱得起是歷遇難險，生死性命，已經看得很輕，不然的話，屋裏站着好幾個人，直眉瞪眼，全都拿着刀比仿着，也就吓壞了。三多兒往外一迸，楚東蓀先往炕裏頂挪，直着兩隻眼，跟着那三個使開了眼神。三多兒迸到院裏，一掄手裏鞭，喊嚇聲音：「呔！好你們這一羣胆大惡賊。竟敢在大道旁邊，坐地開窩兒，全不顧江湖義氣，今天碰見你小爺，也是你們

命數該盡，別走，接鞭！」一抖鞭就奔了牛老八。牛老八手裏是一根紅纓子槍，一看鞭到，立槍一滑，鞭也跟着往下一滑，跟着擰槍扎三多兒嗓子，三多兒往旁邊一閃，槍也走空，三多兒一翻身，鞭往下一壓，牛老八拿槍往上一綳，槍往起一挑，鞭跟着也往起一綳，牛老八手兒還真不軟，跟着往裏一墊步一鑽腰，兩隻手軋着槍杆，一磕一抖，槍尖子就奔了三多兒心口窩兒，三多兒一看喊。『來得好！』側身一閃，跟着一翻身裏鞭，磕個正着，三多兒是實意兒候，牛老八又有點輕敵，他可沒想到這個孩子手裏還真有兩下子，唳咬一聲，磕得雙手生疼，差點兒沒把大槍出手，不由哎呀一聲。耿老二可就看出來了，一搖手裏三股烈火托天叉，叉嘩稜一響，人就進過來了牛老八，躲開『瞧我的！』一擰手裏叉，叉奔三多兒胸脯子，三多兒依然一讓，從底下一翻，沒想到人家早就看清楚才過來，焉能上當，一看鞭往起一翻，他往起一立叉，鞭就空了，不等三多兒往回提鞭，吧的一磕，又奔三多兒腦袋上砸去，三多兒因為方才往起翻鞭，用力太猛，鞭往上一空，一隻胳膊也跟着往上一蕩，正趕上耿老二又到，再打算躲可就來不及了只好往斜裏一閃，上身到是躲過去了，耿老二橫着一脚，正踹在三多兒跨股上，那裏還站得住，蹭，蹭，蹭，嚙咚三多兒一幌兩幌人就把手下了。耿老二哈哈一笑道：『就憑你這們一個奶毛沒乾的孩子，也敢到這裏來找死！真來討厭，今天先要了你的命，算是賠了我們的玻璃！』說着一托叉杆，嘩稜一聲，這又就奔了三多兒肚

子扎去。楚東蓀在玻璃破碎的地方，往外看，看了個挺真，一看三多兒先打敗了牛老八，心裏還正在高興，跟着耿老二過來，三多兒躺下，耿老二一幌手裏又，照着三多兒扎去，楚東蓀可就急了准知道又是鐵的，人是肉的，只要扎上，有死無生，一着急，胆子往上一壯，喊喝一聲「呀！好你們這一羣胆大的草寇，怎敢結羣害人」這兩句話說得挺有勁，應當跟着再說兩句橫的，還真能唬人一氣，再一聽底下擰啦，「豈不聞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暗室愧心，神目如電，害人者人恆害之，悖入者未有不悖而出者，既往不咎，回頭是岸……」依着楚東蓀還得往下說，這一撥兒是賊，那裏能夠聽這些，耿老二先以為又出來了橫的，手下稍微緩了一緩，及至一聽，滿不是那麼回事，第二次一幌又，又往三多兒肚子上扎去，又聽屋裏一聲喊：「好東西，你是不打算好活着，招兵器！」噫的一聲，一大片，白忽忽，從窗戶裏頭搖搖擺擺就奔這一羣人來了，大家還真吓了一跳，因為練過這末些年，沒聽說有這麼一種暗器，要閃沒閃，暗器自己掉在地下，大家瞧着，誰也沒敢過去，瞧了半天，還是一點動靜沒有，有胆子大的，過去用傢伙一挑，敢情是塊床單子，大家這個罵呀，要按說有這兩次功夫，三多兒無論怎麼樣，也能站起來了，無如耿老二一杆叉，始終沒離開三多兒身上二三尺，腦袋又挨着台階，無論怎麼樣，也是一點躲閃，楚東蓀一着急，扔出一條炕單子，跟着又喊：「招暗器！」大家就不躲了，當還上得真不小，東屋裏



喊打暗器，當然大家都往東屋裏留神，萬也沒有想到，東屋裏才喊完招暗器，從屁股後頭會真來了暗器，不偏不向，每人脊梁上挨了一下子。並不甚疼，拿手一摸，又溫又涼，不知打的是什麼暗器，正在一怔，就聽西屋窗戶也是叭嘩啦一聲響，玻璃全碎，屋裏人罵着就出來了：「輕易也不住店，住店遇見店裏拌嘴，勸架不成，費了兩隻襪子，一尿盆冰。」大家一聽，這是兩次的暗器，襪子就夠憐的，怎麼他會玩出尿盆子來了？好髒骨頭！接着又聽喊：「我說不住店，你偏說住店？這叫什麼店？要東西可不惱，地下破大窟窿，往屋裏冒風，這還不說，弄那末好幾個打更的，不在院子裏打更，跑到屋裏，跟出了殃似的拿刀動杖在屋裏地下一站胆小的能吓死，這更好了，半夜三更放着覺不睡，比起武來了，咱們趁早兒躲出來，別再受了誤傷，那才冤哪。」說着前一後，從屋裏這二位就幌出來了，走着沙酒壺，嘴對嘴兒，又喝上了。笑臉判官，一看就知道今天完了，最可怪的是耿老二一把叉還在那裏比彷彿着，可也不往下扎，也不往回撤，不知是什麼緣故，輕輕喊了一聲：「老二，馬前點兒。」（註，快點兒。）耿老二不言語，秦壽一着急，過去用手一推道：「你怎麼了？」這一來真把秦壽吓了一跳，敢情就是那一推，耿老二竟自隨手扔叉，噹啷，噹啷，人就倒在地下了。三多兒雙脚一拳，綳脚面往前一踹，腰上一使勁，人就起來了。

秦壽一看，一蹶腳，准知道今天這座店算完了，才要喊：『風緊！扯活！』（註來人厲害，快走逃生）猛聽房上有人喊：『什麼人攪鬧三義店？請過來亮亮招！』嗖的一聲，一個燕兒相彷彿，人從房上就下來了。直跟一個棉花團兒相彷彿，連一點聲兒都聽不見。秦壽一看，當時精神一震，喊聲：『黎老大，風緊，亮青子，看窰兒。』（拿傢伙護住店房也。）黎老大答應一聲『別着急，交給我了，』從腰裏一扯，扯出一把刀薄，背後，冷森森，白光光的一把解手刀子來，丁字步在院子裏一站，用手一點道：『那位過來？先賞幾招！』楚東蓀看得清清楚楚，耿老二往後一退，三多兒站了起來，心裏塌實了一大半，正在這個時候，忽然又來了人，一聽說話的口氣，確是和店裏一頭兒的。不由又吸了一口涼氣，那個人一下來，笑臉判官就喊：『黎老大，你怎麼這時候才來？風緊，攢腕兒吧。』（註，來人厲害，伸手幫忙吧。）那人哈哈一笑道：『不要緊，都交給我了。』一伸手從衣襟底下，就掏出一對小刀子來，雙手一分，一幌，就奔了三多兒嘎嘎扎去，三多兒還真沒防備，因為他正看着來人納悶，彷彿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一樣？這可真是怪事！正在尋思着，眼前白光一幌，人家傢伙已然到了自己面前，趕緊往旁邊一閃，一抖手裏鞭往上就磕，三多兒可吃了傢伙上的虧了，來人傢伙短，去着容易，撤着也容易，自己鞭太長，來人欺得太近，簡直不好施展，自己鞭才往起一磕，人家小刀子撤回去了，才要抖鞭還人家一招，

人家身子往起一撲後脚一起，就跟一個小燕兒一樣，兩把小刀子，往自己兩耳上扎來，趕緊一低頭，雙刀才讓過去，斜步一跨腿，翻臉往上一看，抖手一鞭，想纏來人雙腿，來人身手真快，雙腿往起一飄，頭朝下，脚朝上，就把鞭讓過去了，眼看到了平地，雙手往起一抄，兩脚往前一團，嗖的一聲，人就站住了，就這末兩下子，三多兒汗就下來了，心說可了不得！若要時候長了，可不是玩的。心裏雖是這麼想着，手還不能閒着，一抖手裏鞭，照着來人當頭就是一下子。來人側身一閃。不等三多兒再往回撒鞭。左手刀子，一推鞭稍，右手往起一翻，一邁步，反着腕子，刀就到了三多兒胸脯子，三多兒鞭被人家刀壓住，打算裏是裏不起來了，打算撒身躲，那就得撒手扔鞭，手裏有傢伙還贏，不了人家，要是再沒了傢伙，那還幹什麼？刀子已然到了胸口，沒法子，保命要緊，扔鞭吧，一撒手，鞭就扔在地下，一撒身就要走，來人喊聲。『那裏走？』又一搶步，刀就夠着了三多兒脊梁，惡狠狠喊聲：『着！』兩隻手一齊往前扎去。楚東蓀把手一捂臉，准知道三多兒完了，就聽院裏哎呀一聲，撲咚一聲，及至睜眼再看，三多兒還好好的站在那裏，使兩把刀的那個，却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了。跟着又聽有人哈哈一笑道：『好猴兒崽子，你們敢情不是正經人哪！開黑店，害好人，我今天要學一回武二郎打店，給小子們瞧瞧！』笑臉判官一看，說話的這位，正是那個老頭子，准知道人家是個老江湖，今天自己輸了眼了。還有

一樣，黎老大一過去，眼看着要贏，忽然不動彈了，雖然沒瞧見是誰給制住的，反正也是人家那頭兒。一共四個，才露了三個，那一個手裏也不軟，沒露的那個也絕含糊不了，今天這座三義店，簡直就算完，憑自己本事，不用說跟人家四個人幹，就一個，自己也未必准佔上風。莫如怔說兩句洩氣的話，先把黎老大的命保住，有什麼話再說。想着才要搭越着跟那個老頭兒說幾句，誰知老頭子不等秦壽到跟前，猛的提身一縱，就到了黎老大面前，一搓雙手，喊一聲：『我瞧你這小子就不是塊料，饒得了蝎子他媽，也饒不了你！』一邊說着，雙手就往黎老大胸前搓去。秦壽就知道壞了，就憑這個老頭子，看他那個神氣，必有絕藝在身，這兩隻手一搓，要不了命，也差不了多少。心裏乾着急，自己可不敢過去，明知道自己過去，也是白饒，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一眨眼之際，老頭子雙手就到了，猛聽房上有人喊，『顧大哥，別下手，自己人！』話到人到，真跟一陣風相似，兩隻手從中間一分，就把老頭子跟黎老大給隔開了。老頭子又是哈哈一笑道：『喝！這是那位，怎麼冷不防啊！』楚東蓀這時候可看清楚了，來的不是別位，正是兩次救命的恩人寶馬神槍齊南子。這一喜歡，差點沒從炕上掉下來。只見齊南子雙手一拱道：『顧大哥，別生氣，是兄弟我。』老頭子哼了一聲道：『我早知道是你，難道你就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嗎？開着黑店，殺生害命，在他們手裏，不定死了多少人，怎麼你倒會跟他們相熟，這可真怪了。』

齊南子道：「你先別忙，等我問一問再說。」說着過去照黎老大脊梁上就是一掌，叭的一響，跟着就聽吱啞一聲，黎老大就能活動了，一看齊南子，就要跪倒行禮。齊南子把臉一整道：「黎金，九龍溝你斷道劫人，我把你放了，告訴你到雞鳴驛去等我，爲什麼你不到雞鳴驛，却跑到這個地方幫着人家料理起黑店來了？」三多兒這時候也想起來了，可不是在九龍溝那個大寬扁兒，插翅熊黎金嗎？心說怪不得看着眼熟，敢情是他。再聽黎金道：「齊大叔，你老人家先別生氣，聽我告訴你，我從九龍溝，到雞鳴驛等了一天，不但你一位沒去，他們也一個人沒去，這座店可不是我開的，我有一個朋友，名叫鎮北口丁廣他開的，丁廣爲人，雖然不夠俠義，他可也絕不開黑店，我找你不着，才到這店裏來找他，才進門就看見這裏亂了，我萬也沒有想到是這麼回事，我還以爲是有人到這店來攪，所以我才拔刀相助，更沒有想到他們二位會走到這個地方，這確是實話。你要不信，你可以再問一問。」齊南子聽了向老頭子道：「顧大哥，你聽明白了沒有？我再給你引見引見，這個孩子他是聞人喜的門下，你說是自己人不是？」又向老頭子一伸手道：「黎金你也不打聽打聽是誰，你就敢動手，這幸虧是我一步趕到，要是晚來一會兒，你這條小命兒就交代了，這是雲南紅竹山，托雲嶺一間廟的顧中子，顧師大爺，還不快快磕頭。」黎金一聽，什麼話也沒有了，爬在地下就磕頭。黎金一磕頭不要緊，嘖咚嘖咚，地下跪下一片。笑臉判官秦壽，歇老二，

牛老八，全都扔傢伙跪下磕頭。齊南子向顧老頭兒道：「聽他們這個意思，倒不是久幹這個的，現在咱們可以四下搜查一下子，如果裏頭沒有特別情形，咱們就把他們轟走，也就完了。」顧老頭兒道：「我早就派人去搜查去了。這事還真怪，怎麼這麼半天，他還不回來？」齊南子道：「你說的是誰？」顧老頭兒道：「不是外人，咱們十七。」齊南子道：「怎麼他也來了，這可真是幸會。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句話還沒說完，屋裏有人答話，齊八哥，我在這裏救三條命，再待一會兒，打算活就不易了，這時候楚東蓀可看明白了。只見屋裏那個人，也和自己扮像兒差不多，站在地下，伸手在地下先站着那三個肩膀後心，揉了又揉，搓了又搓，彷彿很是費勁，搓着搓着，猛的瞧着脊梁上一拍，三個全都吱呀一聲，手一鬆，才把刀扔了下來。這個時候，院子裏的人，可就全都進屋來了。那少年一見齊南子，趕緊過去行禮，「八哥，咱們老沒見，你這一向可好？」齊南子還沒有答言，顧老頭兒就不願意了，「嘿！嘿！什麼時候？說什麼閒話兒？幹正經的，事情完了，再說什麼不行。」那少年道：「得了四哥我，這一道兒上簡直受不了。怎麼見着八哥，還不許我說兩句話哪？」顧老頭兒道：「什麼？你還覺着你受了委屈，我更委屈，憑什麼你當少爺，我們當底下人，你頭裏走，我們後頭跟着……」齊南子道：「得了，得了，你是我們大哥，又是我們四哥，無論從那一面兒說，你也不至於和我們一樣爭競，倒是現在這些事，咱們

先把他了完，有什麼話咱們再慢慢說。十七弟你查完了他們沒有？有什麼特別過不去的地方沒有？」少年一搖頭道：「沒有」。齊南子向顧老頭兒道：「既是這樣，我們還是把他們轟了吧。」顧老頭兒道：「你先別忙，我來抹抹根兒再說。」說着便向秦壽道：「秦掌櫃的，我跟你打聽打聽，你這坐窩兒，歸那道崗子管？」（山）你們總瓢把子是誰？」（頭目人）吃那方水？」（專做那路生意）你可以談談。」秦壽嘆了一口氣道：「我現在已然知道你幾位都是俠客了，我可一句假話不說，你可也別不信。我們這三善店，原歸草泥山龍王塘管。我們總瓢把子，就是那七打嘉興寺，帶案逃走的出家人，睡羅漢宗一。我們這座店，原不吃這方的水，只是給山上預備歇個腳兒送個信兒，款待個客人，絕沒有什麼傷生害命的事兒。」顧老頭兒道：「那末今天這是怎麼了？」秦壽道：「這件事却是怪我，窮神迷了眼，瞎神迷了心。我看見先進來那二位，不像入走江湖上的人樣兒，身上還真藏着大水，（錢多）一時利令智昏，便想發一筆橫財，沒有想到，遇見諸位俠客，這一切全是實話，就請你衆位高高手把我們這一堆全都放了吧。」顧老頭兒向齊南子道：「這件事怎麼個了法？就聽你一句話。」齊南子道：「依我說，他們既然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地方，乾脆，衝我的面子，把他們全都一放也就完了。」顧老頭兒哈哈一笑道：「想不到這二年以來，小齊居然換了一個人，既是你說放，咱們就放，可是絕不能叫他們在這裏開這座店

了。」齊南子道：「那是一定，」便向黎金道：「黎金，你跟他們既是熟，這回面子送在你的身上，叫他們趕緊收拾自己東西快走，愛幹什麼幹什麼，這座店他們也不想用了，如果將來再要遇見，可不能這麼輕易饒他們，叫他們快走，咱們還有事。」黎金趕緊答應，這時候大家也全聽明白了，站了起來，說聲謝謝，嚶嚶四散，各自收拾東西逃命去了。齊南子見大家全都散去，才向顧老頭兒道：「你這是從什麼地方來？怎麼會走到此地？」顧老頭兒嘆了一聲道：「不用提了，皆因萬瞎子火燒清泥塘，殺死三鬼，可就惹下了大事，如今瞎子跑到什麼地方，可不知道，人家那頭兒約了蓮花池十三家英雄，要鬥瞎子，事情非常緊急，我才趕緊到四處找他，聽說他住在這裏附近，可是我已然找了好幾天，連一點影兒都沒有，今天從這裏路過，看見這座店，前不着村，後不靠甸，想着有點可疑，便到這裏來打算探一探，恰好走在門口，遇見這二位住店的，我一看頭裏這位，滿臉帶着有事的樣兒，後頭這位，身上真帶着大水，我瞧着不對，才假裝住店，打算到店裏，拿話吓他一吓，叫他們明白過來，不可動手，誰知店裏這位掌舵的，不是老糊塗了，就是餓暈了，竟把我也當成了財神爺了，正要下手吃我，你說這不是新鮮嗎？因此我才要戲他們，不想你也來到，別的不說，倒是便宜了這二位的。」三多兒一聽，這才明白，敢情人家是特意來救自己的，趕緊一拉楚東蓀，一點頭，楚東蓀會意，趕緊一擦衣襟，跪下磕頭。顧老頭兒



哈哈一笑道：「你們別謝我，要謝謝他。進店裏一舉一動，全是他告訴我的。」楚東蓀一聽，原是那個青年，便又要行禮，少年一把拉住道：「咱們用不着這些事。」楚東蓀向齊南子道：「齊老俠客，請你給我們引見一下兒。」齊南子道：「我還忘了，來，來，來，我給你們引見引見。」說着用手一指顧老頭子道：「這位是雲南紅竹山托雲嶺一間廟的顧中子，江湖上有個外號叫神眼鷹。」又一指那個少年道：「這位是浙江定海竹山門周平子，江湖人送外號叫風雅書生。」楚東蓀跟三多兒一聽，過去就要行禮，顧中子，周平子兩個趕緊伸手攔住道：「不用，不用，你們二位都怎麼稱呼？」齊南子道：「別忙，聽我說。這位姓楚，號叫東蓀，那位姓楊，單名個一方字，別瞧這二位，一個是念書的，一個是小孩兒，要論肝胆義氣，人家可真不含糊，咱們可以親近親近。」顧中子道：「我瞧這些事倒都沒有什麼，親近的日子長着呢。倒是萬瞎子住在什麼地方，你可曾有耳聞？」齊南子笑道：「你還真問巧了，前三天問，我都不知道，現在知道是知道，可是在我見着他以後，又搬動了沒有，我可就不知道了。」顧中子道：「你就說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吧？我這就去找他。」齊南子便把昨天怎麼無心中碰見萬瞎子，又把他的住地方可大約說了一下兒。顧中子道：「這就成，我現在就去找他，有什麼話，咱們開春，至多不許二月二要在滄州凌老九家裏會齊，你到時候，可想着抓功夫來一趟。現在我們就走了，這裏的事，我們全都交給你。」齊

南子道：「就是吧，咱們明年見。」顧中子一拉周平子道：「十七，走，咱們找瞎子去。」周平子說了一聲：「八哥回頭見！」說完了一縱身，當時蹤跡不見。齊南子向黎金道：「你說你今天懸不懸？我要晚到一步，只怕你這條命就許交待了。如果不是看在你師父面上，兩次性命難保，以後你可要特別留神，江湖上有能耐的人多得是，倘若碰見性子暴的，不等說出你師父是誰，命先沒了，現在我打算派你辦一點事兒，你願意去不願意去？」黎金道：「無論什麼事，我都願意去。」齊南子道：「這樣好極了，我打算派你去一趟。就是這二位，要到京裏去辦事，這裏離着京裏還遠，路上不平靜，我本打算自己走一趟，可是我還有事，一時分不開身，你要沒事可以把他們送一趟，到了京裏，能幫他們一點忙，就幫他們一點忙，至不濟路上多一個人可以壯點胆子，不知你有功夫沒有？」黎金道：「有功夫，有功夫，什麼時候走，我什麼時候送了去。」齊南子道：「現在就走。」說着向楚東蓀道：「你們二位現在就可以走了。」楚東蓀一聽，黎金也幫着往京裏送，心裏又塌實了一半，便趕緊答道：「按說我們不應當勞動黎爺，既是黎爺沒事，那我們自是求之不得，就求黎爺多多照應吧。齊老俠客到什麼地方去？」齊南子道：「我還有一點事，辦完了也許會到京裏去，你們先請吧，楚東蓀又謝了一謝，帶了三多兒，同着黎金，到了馬棚，一看還好，除去自己兩匹馬之外，居然還有一匹馬在馬棚裏。趕緊拉了

出來，出了店門，認上官道，走了不到半里地，忽覺後面微有紅光，回頭一看，原來三義店，已然火起，不由點頭暗嘆，真是害人自害，三匹馬三多兒領頭，楚東蓀居中，黎金最後，走出去也就四十多里地，天就快晌午了。黎金道：『咱們找一個地方，先吃點什麼再走好不好？』正說着迎面就是一座大鎮甸。領馬進街，四下一看，這個鎮甸還真不小，臨着鎮甸口兒牆上，有三個大字，是桃花店。黎金道：『這個地方不錯，准得有好酒，我一連有半個多月沒喝酒了，今天咱們得好好喝下子。走，進去。』進鎮甸口再瞧，裏頭還真有做買賣的不少，東西的街，南北的買賣，就在一進鎮甸口不遠路北有一座店，三間門面，上頭有金字黑匾是『來順老店』，匾底下掛着幾塊小牌子，什麼『安寓客商』，『家常便飯』，看樣兒買賣還真不錯。黎金道：『咱們就是這裏了。』三個人下馬，夥計出來接馬，三個人進店，夥計問三位是打尖？是住店？黎金道：『我們餓了，吃點東西就走。』夥計道：『那就不用到後邊了，三位都吃些什麼？』黎金道：『餅面飯都要，配幾個可口兒的菜，先來他二斤酒。』夥計答應，不一會兒，菜到酒到，黎金剛端起酒盃要喝酒，猛聽店外一聲佛號：『阿彌陀佛！』跟着木魚聲響，震破耳鼓，黎金抬頭往外一看，這酒可就喝不下去了，趕緊把凳子往後一推，挺身站起，伸手先摸自己腰裏傢伙，瞪眼往外看，要知黎金看見了什麼？如何這般模樣？且看下回，便知分曉。

## 第六回 九頭僧大鬧桃花店 一指姑小遊竹葉山

只見進來這個頭陀，身高在八尺開外，披散着頭髮，外罩如意金箍，粗眉，大眼，黑眼珠大，白眼珠小，一睜眼往外放兇光。大鼻子，大嘴，連鬚絡腮的鬍子，圍得都成了瞎蛋，在腦門子旁邊有八個大包，襯得更顯惡像，上身穿一件灰色短僧袍，青護領，腰裏繫一根黃色絲縑，青中衣，白襪子，多耳麻鞋，脊梁上背着一個黃布包袱，一隻手柱着一根九耳連環杖。一隻手托着一個大木魚，這個木魚，顏色是黑的，黑中透亮，看不出是什麼東西的，大小裏足有二尺見方，一尺五高，就是木頭的分量也不小，只見他一手托着木魚，一手拿連環杖的杆兒磕那木魚兒，一聽聲兒，這才知道那木魚跟連環杖全是鐵的。黎金就一吸氣，准知道這個和尚，絕不是正悟參修的出家人。和尚把木魚敲了幾下兒口裏念道：『善士活菩薩，慈悲慈悲結個善緣吧！阿彌陀佛！』店裏人趕緊給拿出兩個小錢來，往前一遞道：『和尚大師父，你多功德吧！』和尚不接錢，把眼向那夥計一翻道：『這是給我的嗎？』夥計一聽，也掛點氣：『不是給你的，給誰的？嫌少是怎麼着？』和尚冷笑一聲道：『白跟人家化錢，那裏有嫌少的，不過有一節，你要不給，倒沒什麼，我到別家還可以多化，你這麼一少給，我要拿了，到了別家，可就不好化了，再者這座桃花店，就是你這個買賣大，你這末

一出手旁家就不用張口了，這是好事，求施主多結一點善緣吧。」夥計一聽，說了半天，還是嫌少，便又從櫃裏拿出兩個小錢，嘴裏還不住叨念道：「一個化緣的，就應當給多少是多少，那裏還有爭多嫌少的，我們買賣大，也是將本圖利，又不訛誰不搶誰，來一個嫌少，來兩個嫌少，我們這買賣就不用開了，給你，就是他，成就拿走，不成就散，結善緣不結善緣沒什麼。」黎金一聽不好，這個夥計衝他這樣說話，可要吃虧，正要想話差和，就聽那和尚哈哈一笑道：「別生氣，別生氣，我這個和尚可胆子小，怕事，你別把我吓壞了，我可受不了！」一邊說着把手裏那個大木魚，只一顛，噹的一聲，就給扔在了櫃台桌子上。震得壺碗亂響。嘴裏接着說道：「人家越膩味我，我倒要多歇一歇，我瞧你也跟我一樣，在這裏也不過是混碗飯吃，沒有什麼多大了不得，這裏事你大概也做不了主，要據我說，最好你把人家拿錢開買賣的請出來，是化多，是化少，人家要說對了勁兒，一點錢也許不要，你要擋在頭裏那可不行，衝你的話，今天要叫我出這個門兒，少白銀一百兩，我是連地方兒都不能挪一挪。」說着又把連環杖往牆邊一靠，雙腿一灣，竟自坐在地下，雙手一捧，兩眼一閉，扯着嗓子，喊起震天的佛號來。這座店正在要路口兒，又是熱鬧街兒，看進去了這末一個怪和尚，不約而同全往店裏擠，當時就把這座店給堵嚴了。除去那一個夥計之外，還有不少夥計，一看和尚這個神兒，就知道再說好話也不行了，便一面派人去請老東

家，一面又派人到村裏去找村長地方。這個時候，黎金早就忍不住了，兩次往外要邁步，全被三多兒在後頭給拉住了。三多兒悄悄的道：『這件事可礙不着咱們什麼事，趁早兒咱們別管，吃完了趕緊走，別惹閒事。』正在說着，忽聽店外有人喊：『什麼人跑到這裏來攪來了？趁早兒走，別找不自在，你也不打聽打聽這塊地方歸誰管？』話到，人到，從外頭進來了兩個，頭一個小矮個兒，穿着一件灰色棉袍，上罩一件天青的紗馬褂，歪扛着一頂秋帽兒，小鼻子，小眼兒，留着兩撇小鬍子，手裏提着鞭子是個地方打扮，第二個五十多歲，肥頭大耳，滿臉紅光，穿着一件二藍洋縐皮襖，載着一頂瓜皮小帽兒，手裏揉着兩個核桃。是個有頭有臉的打扮兒。夥計們一見，全都滿臉陪笑的往前一擠道：『又麻煩何二爺跟崔大爺。』地方何二把手裏小鞭子往和尚頭上一指道：『就是他嗎？嘿！你這個和尚不含糊，也不打聽打聽，你敢跑到這個地方來攪來，走，走！給你個便宜，你要不走，可別說我要辦你個不守清規，攪鬧地方！』再看那個和尚，一任何二喊嚷，便和沒聽見一樣，却依然閉目合睛高宣佛號連看都不看一眼。何二就火上來了，一揚手裏鞭子，叭的就是一鞭子，打在和尙腦袋上。黎金准知道和尚必不擾這一手兒，這個地方可要吃苦，便使勁一甩三多兒的手，預備過去拔刀相助。誰知那個和尚，就跟沒有知道，一樣依然一動不動。旁邊那些夥計，也看出便宜來了，什麼揮子把兒，簪簪把兒，你一下子，我一下子，

就跟雨點兒一般打下。黎金這時候倒不出去了。瞪着眼往那邊看，大家打得慢，和尚念佛念得慢，大家打得快，和尚的佛號念得快，和尚的佛號聲兒，擲子，鞭子，笞帚把兒的聲兒，看熱鬧叫好的聲兒，真是亂成一片，猛聽和尚大喊一聲道：『不要臉的臭料，還不快滾！』只這一嗓子，雙眼一瞪，兩手左右一划，當時咄咄嘆嘆，連地方帶傢伙摔倒了一大堆。連滾帶爬，站起來可就全都不敢過去了。和尚哈哈一笑道『就憑你們這一撥兒膿包飯桶，也敢這樣兒給臉不要臉，你們剛才打了我一共一千二百下兒，一兩銀子一下兒，少一兩一錢我都不走！』說完了一閉眼又念上佛號了。黎金實在忍不住了，才待往外一縱身兒。三多兒道：『別着急，又來人了！』黎金抬頭一看，果然從店外又進來了幾個人，內中有那個送信的伙計。後跟一人，年約六十來歲，矮胖了，團團臉，滿面紅光，一臉笑容的道：『這是怎麼啦？我一會兒沒在這裏，來了好朋友，你們也不會伺候，沒事給我得罪人，這是怎麼說的？』說着話毫不介意的走到櫃台桌兒上，用手一指那個木魚道：『這是誰擱的？也不嫌害事。』嘴裏說着，橫手掌兒照着那木魚只一撮，說來不信，那個木魚便像紙的一樣，隨手而去，飛出去足有二三十步掉在門外石頭地下，先是噹，後是叭叭，老東家一蹶脚哎呀一聲道：『這是怎麼說的呢？敢情是個兩半兒的，快給檢回來吧。』就是這末一來，不要緊，黎金伸出去的一隻脚又收回去了。店裏站的百十來人，連個聲兒也沒有

了，全都直着脖子瞪着眼伸着舌頭，瞧瞧老東家又瞧瞧地下坐的和尙。和尙這時候佛號也不喊了，慢慢的站了起來，向老東家看了一眼道：『果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再見再見！』說完了拿起連環杖到了街上，把碎木魚拾起，解後頭包袱包好，又看了老東家兩眼一逕往村外去了。老東家不由長嘆一聲道：『想不到這個禿東西，真會找到這裏來！』村長崔或然剛才看着和尙那種兇橫的樣兒，准知道今天絕不能善罷甘休。自己身為村長，真怕鬧出什麼事來，自己也担不起，可是自己又不敢過去排解這件事，老東家一到，更担一份心，怕是老東家不能忍氣，過去跟和尙一個說得不合適，和尙要是一伸手，老東家這個苦子就大了，正想着過去攔檔，沒有來得及，老東家已然過去了，才在一怔，老東家已然把木魚給撮出門外，先還以為着和尙勢必動兇，沒有想到和尙說了兩句不相干的話，竟自走了，把個崔或然痛快得兩個巴掌都快拍不到一塊兒，正要過去問問老東家什麼時候學的這一身藝？却聽老東家一嘆氣，說出那末兩句話來，原來跟和尙還是熟人，更覺詫異，趕緊一推衆人，來到老東家面前道：『尹大爺，你敢情還有這麼好的功夫，簡直不知道，這個和尙是怎麼一個道兒？聽你說話的音兒，彷彿跟他認識似的，這個和尙他叫什麼？你怎麼跟他認得的？』老東家趕緊一拱手道：『崔大爺，又累你了！』說着，又向那些看熱鬧的問道：『衆位這裏沒什麼事了，有公你治公吧，我們好做買賣。』大家一聽，老東家轟上



了，走罷，嚶嚶一聲，全都散去，一邊走着，一邊談論這回事：『嘿？你瞧尹大爺這末大的歲數，會有這麼好的武功。平常咱們一點兒都沒瞧出來，你說人家功夫什麼時候練的？』一個道：『那是當然，越是有能耐，越不叫人瞧出來，那才叫能耐。不能怎麼說是人不露像，露像不是人哪，這個和尚手兒也弱不了，聽尹大爺說話的音兒，跟和尚認識，不但認識，而且大小還得有點仇，這一來和尚算栽到了家了，今天要沒這末一擋子。別的買賣，全都得受制。』你一言，他一語，越走越遠，一會兒功夫，散了個罄淨。老東家又看了看，屋裏沒有閒人了，除去地保村長之外，就是店裏那些夥計，可就沒留神三多兒靠着旁邊兒那一桌。地方何二這時候才緩過一口氣來，向老東家一伸舌頭道：『老爺子，幸虧你趕回來了，你要再晚回來一會兒，我們大夥兒都是苦子，老爺子你這功夫可不在軟硬功夫之內，八成兒你准是會點什麼奇門遁甲，不然的時候，就憑那個鐵子魚往大裏說，也有好幾百斤，就是單手一撥拉，硬會給撥拉兩半兒啦，老爺子你真能沉得住氣，就衝那個和尚那個樣兒，我要有你這麼兩手兒，我要讓他能夠整着出這個門兒，我姓何的算沒骨頭。』何二還要往下說，老當家的一擺手道：『何二爺你先別發清談，我還有話沒說哪，何二爺就憑你這個眼光，你瞧這個和尚是怎麼一路人物？』何二道：『什麼人物呀？往大裏說，也不過有點子笨力氣，練過兩天笨功夫，至多跟我們這個樣兒的能夠瞪個眼發個毛，還有什

麼多大了不得，要跟你比，連一零兒也趕不上，你信不信嗎？」老當家的道：「得啦何二爺你饒了我吧，你捧我管什麼？你聽我跟你說說這個和尚，是怎麼個來歷？你就知道你這兩隻眼是什麼眼了，這個和尚，我們早就認識，從我一認識他的時候，他就不是好人，他俗家姓任，單名一個橫字，出家以後改了名子叫化一，一身好功夫，無論軟硬，都有了十成十的真能耐，橫行長江一帶，專做沒本的買賣，總是單人獨自，從來沒有搭過夥伴兒，就是有一樣兒毛病不好，貪愛女色，只要叫他見着長得俊美的大姑娘小媳婦，就不用打算再逃出手去，橫行多年，在他手裏壞了不知多少良家婦女，官中也曾懸着重賞，四下搜捕無奈有一節，就憑那些當官差的老爺們，如何是他的對手，不但一回沒有拿着，反受了他不少傷害，有一次碰見了我，我們就結了仇，那時候我還吃着鏢行的飯，保着一隻鏢，從北往南，走在揚州地方，遇上了他，他倒沒有劫我的鏢，怨我那時年青，火氣太盛，住在店裏有人跟我一提，一個月裏頭，當地連出了三條命案，兇手是個和尚，全是不明不白的把人家姑娘糟踐完了，留下個帖兒把人一殺，事主兒雖然報了官，官也跟和尚見了面兒，就是拿不住他，還傷了一位頭兒。我當時一掛勁兒，自告奮勇要拿和尚：：』何二道：『你要動手，他還跑得了』。老東家道：『何二爺，你不用打岔，聽我慢慢的說。那個時候，我早就知道江湖上有這末一個九頭僧，能耐武功，全不在我以下，可是我一時年青氣

盛，什麼全不顧了，自告奮勇，非要把他拿住，給地方除害不可，也是他該栽在我手裏，他住在一個土妓家裏，又喝醉了酒，有人給我送了信來，我就去了，原以為憑自己的本事，一定是可以手到擒來，萬也沒想到差一點兒沒把自己整個兒毀了。我到了那裏，站在院裏一叫他，他一點兒不含糊，就追出來了，那時候他還沒有這根連環杖，使的是一把戒刀，一見我面，他就說朋友，你二不應差，二不應役，我幹我的，你幹你的，井水不犯河水，彼此何必傷了和氣，你就把我傷了，你又能有什麼便宜，何況在沒動手之先，誰能知道誰輸誰贏？倘或你要一個不留神，我得了點兒便宜，你的事還怎麼往下幹？依我說，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今天你既來到這裏，大小我也得給你個面兒，我躲開你，你瞧好不好？在他說這時候，當然是對於我亮出面兒來了，我就應當一走，扔手不管，豈不兩全其美，一則我那時年紀太青閱歷太少，一看他說出這片話，以為他真是怕了，便存了個必勝之心，二則我後頭又跟着許多人足這末一架弄我，我在當時情勢之下，可就不能不過去了，當時我向他一笑說，朋友，你的話說得一點兒也不錯，不過有一節，你的所作所為，全都悖乎天理，不合人情，我雖不是在官應役，可是我也是練把勢的，像你這樣情同盜匪的出家人，我就得把你剷除給地方除害，你要夠個朋友，你把傢伙一扔，跟我到趙官面兒，也許從輕開脫開脫你，你要以為你的能耐高本事大，持刀拒絕，對不過，咱們得比劃比劃。

你有能耐，把我給弄躺下，我當然不能再管你的閒事，你要叫我把你弄躺下，沒別的，你打這場官司。我這末一說，他哈哈一笑道：『姓尹的，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我因為有好朋友托付了我，叫我給你留吃飯的道兒，所以我不忍跟你過不去，你別以為誰怕了你，來，來，來，你要不吃點苦子，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人後頭還有人，你先動手，我倒要領教領教。這個時候，我就有點後悔了，他原不認識我，他怎麼知道我姓尹？八成兒還真有朋友跟他說過了，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一瞪眼一拉鞭，我們就過了手了。這一動上手，我才知道我所想的全都錯了，他不但比我功夫好，一切一切都比我好，他要不是顧全面子，當時我就栽了跟頭，在那個時候，我就應當往下退的才是，那時候年青無知，總還是想着，如果能勝，豈不甚好，入戰不過，我便想起我的看家本事，我那個時候，身上長使的除去鞭之外，還有十二隻藥鏢，輕易也沒用過，那天我真是急了，便假裝往後一退，他以為是真的了，沒有防備，讓我抖手一鏢，正打在他的肚根上，他可就吃不住勁了，當時被擒，那時我又應當掉臉一走，任事也沒有了。偏是要露露臉，告訴他姓什麼叫什麼，什麼地方住？叫他有了功夫去找我。衆位想憑他所作所爲，還有出來那一天嗎？這句話不是透出來的損話嗎？當下他一聲兒沒言語，我也保着鏢就走下去了。走了不到三站，鏢上就出了岔子，丟的並不多，只丟了白銀二百兩，在那二百兩空擋兒留着一個條兒

上頭寫着是：『按汝所爲，全不識江湖義氣，卽應誅却，但柄于令師，有一面之雅，不忍出此，今留銀二百兩示警，以後留神，九頭憎絕不能恕一鏢之仇也』。敢情差事才到了堂上，他當時就滾了，又追下我去，還算好，他跟我師父認識，才算拿了二百銀子，二百銀子固然不要緊，可是保鏢的這個觔斗栽不起，從那時起，我就賠了二百銀子。把鏢行一辭，已然二十來年了，以爲再不會有事，沒想到他今天會找上我屋裏來了。我方才也是一時鹵莽，沒有看出來是他，要知道是他，給他賠個罪認個錯兒也就完了，沒有想到又惹出事來，衆位別瞧我當時能來那末一下子，可準要過上手，絕不是他的個兒，今天晚上還得防備，他白天既露，晚上準來，最糟的是連個幫手都找不着。崔或然道：『不要緊，咱們這裏有聯莊會，叫他們週知一下子，來他個五十位六十位。再煩何二爺到衙門裏去一趟，請上兩位班頭，帶點子夥計，大家埋伏好了，可也就成了。』老東家把頭一搖微微一笑道：『算了吧，咱們那個聯莊會，不過是能夠看個偷青的拔苗子的，眞要是這個陣仗兒。可千萬別找，弄不好白扔那一堆性命，碰巧連個人影兒都看不見，人家也走了，咱們這裏扔下一片死屍，到那時候，咱們這個官司找誰打去？還有一節，衙門裏的老爺，咱們是趁早兒別驚動，沒事的時候，還衝咱們這村子紅眼哪，如今有了題目，那可了不得，不怕誰給傳出去，他們那點兒能耐，也就是欺負欺負老實鄉下人，眞要遇見事，任什麼他們也幹不了。弄不好再把他們弄傷了一位兩位，咱們雖不能滅門九

族，反正也待不了安生，既是那樣，咱們又找他們幹什麼？」崔或然道：「照你這末一說，那就一點法子都沒有了。」一句話沒說完，却聽後面有人喊：「掌櫃的老英雄別爲難，我弟兄願意給你幫個小忙兒。」這一嗓子大家不由全都一怔，老東家回頭一看，說話的正是一個飯座兒，人家什麼時候進來的，自己會不知道，剛才這片話，人家一定全都聽見了，再上下一打量，不但說話的這一個是精神飽滿，就是那兩個也氣宇不凡。便趕緊一拱手道：「三位朋友別見怪，我也是一時事急，沒有看見三位，多多待慢，請問三位怎麼稱呼？貴行是……」黎金也把雙拳一拱道：「老前輩你太客氣了，小子黎金，那是我兩位夥計楚東蓀，楊方。我們是鏢行生理。請問老英雄你怎麼稱呼？」老東家點頭道：「不敢，不敢，在下尹明子」。黎金一聽，趕緊離開座位，往前一搶步，嘖咚一聲，跪在地下道：「原來是尹六叔，實在不知，我小子給你磕頭」。尹明子不知是怎麼一回事，趕緊往起就攙道：「你是那位，怎麼這樣稱呼？」黎金道：「我，你不認識，我師父你可認識，我師父他老人家常提你」。尹明子道：「令師是那位？」黎金道：「我師父聞人喜，你可知道？」尹明子哈哈一笑道：「嘔，原來你是聞人喜老弟的高徒，那可不是外人，快起來，快起來」。黎金站起。尹明子道：「那二位呢？」黎金道：「那更不是外人，是齊南子，我齊八叔的兩位記名徒弟」。楚東蓀三多兒這時候也聽明白了，趕緊跑過來行禮，尹

明子高興極了，一邊笑一邊說道：『想不到齊老八也會收了徒弟了。寶馬神槍的徒弟，一定不錯了，這一來我可就有了幫手了。方才我那片話，大概你們三位也聽明白了，那九頭僧化一，爲人心狠意毒，他必不能那樣無聲無臭走去，今天晚上必來騷擾，我這座店，他不一定準來，卽或來了，也沒有什麼多大了不得，最可怕今天晚上他攪亂村子，他的行爲尤其不是東西，倘若因爲我給村子裏找出來麻煩，不拘讓誰家受了一點委曲，那就都是我的罪過，所以方才我很着急，如今有了你們三位，這事情可就好辦了。崔村長，我得有事來求你。』崔或然道：『什麼事情你就吩咐吧，自我力量辦得到，沒有不効勞的。』尹明子道：『你趁着現在天時還早，挨着戶送個信兒，不拘誰家，所有大姑娘小媳婦，一概不准出門兒，到了晚上，不拘誰家不准點燈，聽見什麼動靜，也別出來，』崔或然道：『還有什麼別的事沒有？』尹明子道：『你沒別的事。你就快點去吧，可千萬全都傳到了。』崔或然道：『你不用多囑咐，我這就去。』崔或然一點頭去了。尹明子又向何二道：『何二爺，我也求你點事。』何二道：『老爺子，你就分派吧。』尹明子道：『你也挨家挨戶去送一個信兒，告訴他們今天晚上可都別睡覺，如果聽見旁家一有響動，趕緊給我店裏送信，送信的人不用出來，隔着牆告訴第二家，第二家再告訴第三家，就可以傳到我這裏，還有一樣，不拘誰家，都要預備一桶水，留神和尚放火，早關門，早睡覺，沒事不准在街

上亂轉，你快去快去。」何二答應一聲，也如飛的去了。楚東蓀心裏這時候是真着急，自己這次出來，還有正經事，怎麼這一路之上，專出些個爲難的事，左一關，右一關，雖然沒有受着十分險，可是長此以往，總不免會鬧出毛病來。今天這個局勢，走是說不上來，可是不走，準知道又是一場惡鬥。三多兒能耐不怎麼樣，黎金的能耐，自己也見過，絕不如人家尹明子，這個和尚，連尹明子都不了，這兩個人豈不更是白搭，倘若三多兒出點事，自己什麼也幹不了，這可怎麼好？心裏煩想，嘴上還不能說，三多兒也具這種心思，幾次三番，不叫黎金出去，就爲的別管閒事，結果黎金還是出去了，又給自己一介紹，到了這個時候，也就說不出什麼來了，只好聽着明尹子的吧，尹明子把村長地方全都打發走了之後，才笑着向黎金道：『今天總算是幸會，幫忙不幫忙，還在其次，我們總可以多盤桓一兩天。』三多兒搶過來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們還有一點事，至遲也就能耽擱半天，今天晚上，和尚來了，自不必說，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幫着你把他趕走，倘若今天晚上他不來，我們明天一早也得走。這件事情，沒有法子，總得求你別見怪才好。』尹明子道：『那倒沒有什麼，在我想着今天晚上和尚必來，勝負一下，明天當然就沒事了，諸位自管請便，我也絕不強留。不過我這店裏，也得小有預備。』說着叫夥計們把店裏人全都找齊，把些上了年紀的，全都給假，暫時到外頭尋休，又把十幾個年青力壯的叫了過來，告



訴他們：今天晚上，院裏全都滅燈。客人屋裏也挨個兒通知，膽子小的可以早點走，不怕事的還在這裏住，無論如何，也不能讓諸位客人受了誤傷。然後大家都藏在黑暗的地方，聽見響動，並不用出去，只要站在個人的地方，預備好鉤子耙子，見人就就搭，千萬不要大意。可別跟他過手。又叫預備了一桶淨水，放在櫃台屋裏。安置好了，又向黎金道：『黎老弟你幫忙管這第一層房，不拘有了什麼動靜，你可往櫃房這邊領他。』黎金答應一聲，又告訴三多兒道：『楊老弟，你幫忙給我管這第二層房。要是有了動靜。往櫃房裏領他。』三多兒也答應一聲。又向楚東蓀道：『楚老弟，你的事情，可比他們二位麻煩一點兒，你可以自由行動。前邊後邊，以及村裏村外，你全可以出入，你要是遇見他，他也看見你，你後頭可以給他插個尾巴，等他來到臨近，你可以穩住了拿他。這件事我也不說客氣話，全在楚老弟你一個人手裏了。』楚東蓀一聽，差點兒沒吓扒下，不用說讓東家自己動手拿和尚，就算是旁人把和尚拿住，叫自己細，自己都細不住，當時不由倒吸一口氣道：『老：承你錯愛，派我這末一點小事，無論如何，按理我也應當効勞，不過有一節，我絕不說一句謊話，對於武術一道，我是任什麼也不會。傷了我自己事小，壞了老東家的事大，這件事我可不敢答應。』尹明子微笑道：『楚老弟你這就不對了，不用說我還跟令師有同門之誼，就是你真是我們店裏一個住客，既是趕上這種事，路見不平，也應當拔刀相助才是，這麼

你這般潔身自好，那就實在不是我們吃武聖人飯的意思了。」楚東蓀一聽，尹明子說話很不是味兒，知道他確實是拿自己當了有功夫的人了，不由心裏一陣爲難。三多兒瞧出楚東蓀爲難的神氣，趕緊笑着向尹明子道：「老大爺，你可別過意，我這個哥哥，不錯是拜了齊老師，可是拜了還沒有幾天，要說能耐，什麼寫寫算算，那就叫作家常便飯，准保是手到擒來，至於拿槍動刀，絕不敢有半個字冤你，那是一竅不通，你派他的事，實任太大，他不可敢担，我可也沒能耐，自不量力，我告回奮勇，你派的事，我給你効効勞，你瞧行不行？」尹明子聽了微然一笑道：「嘔！原來是這麼回事，那你別爲難，有什麼你倒是說呀。既是不成，我可就不敢奉煩了，你還是在屋裏待着你的，有了動靜，你可也別出來，不是別的，黑天半夜。一個不留神，再受點誤傷，那倒對不住你了。」楚東蓀連連答應，靜坐了一天，一點事也沒有，天才一黑，尹明子就叫夥計關門摘幌子，告訴各屋裏客人，早安歇，屋裏不要點燈，客人們也都明白，膽小的早就走了，既敢在這裏，就是什麼也不怕，把屋裏燈一滅，全把窗戶紙搗破一個小窟窿，屈一目睜一目往外偷看熱鬧。定更打過，一點動靜沒有，又聽打了二更還是一點聲兒聽不見。三多兒心裏好笑，這叫多這末一番事情，人家今天大概不來了，這要熬一夜才冤呢。正在想着，猛聽遠遠有狗汪汪的聲兒。尹明子悄悄的道：「大概已經進了村子了。咱們可別等他到，先出去迎他一步兒。」

黎老弟你留神，我先走一趟。」說着話把長衣裳一抖，裏頭早就拾掇好了，緊身俐落，一伸手從牆上摘下一對護手鉤，一拔脯子，一挺腰，真叫夠個像兒。屋門沒關，一閃身從門裏蹤了出去。三多兒向黎金道：「黎大哥咱們也別在屋裏坐着，出去瞧瞧。」黎金道：「走！」兩個人也跟着跑了出去。楚東蓀一看他們全走了，過去先把門插上拴，又找了一個椅子，把門頂上自己往椅子上反身坐着，順着門縫兒往外看熱鬧兒，等了半天，也沒聽見一點事兒，坐着不得勁，心想還不如歪在炕上躺一會兒呢，才往下一邁腿，就聽院子裏叭叭一響，不知是什麼，心裏膨的一跳，兩條腿再打算往下挪就不容易了，哆哩哆唆，仍然往椅子上上一扒順着門縫往外瞧吧，就見一條黑影兒，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下來的，活似一陣旋風一樣，滴溜溜就來到了櫃房門前頭。往起一長身，可把楚東蓀吓壞，白天看得明白，和尚是個大個兒，方才瞧黑影兒沒多高，如今這往起一長身，可就看明白了，正是那個九頭僧化一。楚東蓀差點兒沒掉下來，心說他自要一進來，當時就是一個死。自己手裏又任什麼沒有，不用說沒有能耐，有能耐沒傢伙也是不成。心裏駭怕，身子動不了窩兒，再看和尚並沒打算進屋子，往後一退步，從腰裏掏出一個小盒子來，手裏拿着盒子，奔了左邊窗戶。楚東蓀一看不好，不用說和尚要放火燒房，盒子裏是火種。更駭怕了，出去準死，不出來火一起來也活不了。越想越駭怕，越想越沒主意，側臉兒一看，可了不得了，和尚是要放火，從窗戶裏統進一

根香火來，可不知是幹什麼使的？要是打算放火，就應當引火種燒房，這一根香火幹什麼使？不管他幹什麼使的，反正沒有好心，過去給他弄滅了再說。心裏這末一想，膽子當時就往上壯，自己把自己兩條腿扶着送在地下，然後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蹭，眼看都見香火了，猛然想起不好，從前聽三多兒說過，當賊的常有一種薰香，這種香人聞上之後，當時就可以神智昏迷，八成兒就是這種東西，有心過去，又怕聞見烟兒，把自己迷過去，不過去又怕烟兒一多，串過來依然把自己迷過去，又打算開門一跑，和尚看見出來人，迎頭一下子，死得更快一點兒。左思右想，不得主意，一急急出一個主意來，兩個手指頭一捏鼻子，烟兒是進不去了，可也不能老張着嘴不使鼻了，還是得先把那香頭兒弄滅了，才是正經主意。仔細一想，泔房裏有個臉盆，裏頭有水，拿水把香火給也潰滅了。想到這裏，過去一摸，果然有個臉盆，單手一拿，腕子軟點兒，差點兒沒掉在地下，吓得心口噗咚噗咚亂迸。不由自己罵了自己一聲：『廢物！』攏共一根香火，能有多大火？還用得着一臉盆水，用手蘸一點兒滴在上頭還不夠用，趕緊又把臉盆放下，伸手蘸了一點水，跑過去對着香火兒一摘，真叫不壞，嘩的一聲，香火就滅了。心裏大喜，手捏着鼻子上炕，把後窗戶推起。屋裏一透氣，烟就散了。下炕弄椅子，往上頭一坐，再往外頭看，那個和尚還在那裏舉着香呢，心裏可樂，你舉三天三夜，也薰不過一個人，只要他們一回來，你的苦

子就大了。想得挺好，猛覺門縫那裏一亮，趕緊往旁邊一閃，幸虧躲得快，明幌幌一把刀子從門縫裏遞了進來，差一點兒沒有扎在鼻子上，楚東蓀本來是臉衝內坐着，一閃刀子，腿一不得勁，軟忽忽一個出溜，就掉在了椅子旁邊。躺在地下，心裏嘖嘖亂進，忽然一想，不好，不用說他這是想撥門而進，這要是讓他把插關撥開，走了進來，那夠多苦？這可不能讓他進來，心裏這末一想，手一扶椅子，人就站起來了，往門上一看，可真吓了一跳，原來那上頭插關已然讓九頭僧撥開，刀子往下一軋又往下頭撥去，楚東蓀心說那可不行，往起一伸手，把上頭那邊插關一推，依然又給插好。瞪眼看着，九頭僧的刀就奔了下頭那道插關，一撥兩撥，底下那道插關也撥開了，刀出去了，彷彿兩扇門一動，刀又遞進來了，又奔了上頭插關，楚東蓀心說這倒不錯，你撥上頭的，我再給你插上底下的，一伸手又把底下插好，上頭插關撥開了，刀子撤出去，兩扇門又是一動，略微沉了一沉，刀子可就不進來了，從門縫往外一看，和尚瞪眼看着這門發怔，心說你不用發怔，你再撥開，我還是給你插上，今天要是這末玩一宵，也倒不錯，再看和尚一蹶脚，彷彿聽見一咬牙，往後一退步，意思之間，打算一進門，就要踹門，楚東蓀一看不好，真耍一踹門，自己正在這個地方，門要一開，自己先倒，和尚手裏有刀，鋼刀一舉，這條命就算完事，可是躲開也不行，和尚進來，自己也是跑不了，正在着急，猛然看見和尚身後又是一條黑影，楚東蓀可吓壞了，

別的不說，這一個我已不行，再來一個那更不行了。心裏着急，可不敢出聲兒，爽得瞪眼看着外頭，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再看那條黑影，蹣着脚步一點一點往前挪，意思之間，彷彿怕和尚知道一樣，這時候和尚脚步已然墊好了，眼看一上步就要踹門了，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和尚往前一搶步，後頭那條黑影就到了，腳底下往前一搶，一伸手，手裏鈎子就出來了，哧的一聲，正在和尚大腿上就鈎上了，和尚功高的多，覺乎後頭有人，趕緊往旁邊一閃，吃虧僧衣太肥，人躲過去了，衣裳搭住，後頭那個是得理不讓人，鈎住了衣裳，雙手一擰，往後就揪，和尚使勁一抬腿，哧的一聲，那塊衣裳就掉下來了。和尚這時候就知道人家有了防備，趕緊把手裏刀一札，抖丹田一聲喝喊：『姓尹的，你要夠人物字號，你就出來，咱們比個強弱高下，你不必叫一般無冤無仇的人枉自送命。』和尚還沒喊完，後頭哧的一聲，又是一根鈎子鈎到，和尚早有防備，喊聲：『無知小輩，休得暗地算計你家羅漢爺，你快叫姓尹的出來，我們當面比試輸贏，你們要再自討無趣，恐怕你們是自送性命。』嘴裏說着，提身一蹙，那根鈎子就走空了，和尚一回頭，立刀一削，哧的一聲，鈎子就折了，剩下一根竿兒，早又撤了回去，和尚把刀撤回來，在手裏一擰，搖頭幌腦，正在發威，猛聽房上有人喊嚷：『出家人怎敢在這店裏無理，別走，招傢伙。』嘴裏嚷着，石頭子兒就下來了，和尚一看，說着話往下扔石頭，心說要不叫你瞧回新鮮的，你也不知道人外有人，



還是咱們玩兩下子吧！」話到，人到，鈎到，鈎鎖和尚一陣項，和尚一縮頭，躲過鈎鋒，立手裏刀往上一掛，尹明子雙鈎就撤回去了。這時候三多兒黎金也全迸起來了，全都要進傢伙幫忙兒。尹明子道：「你們不要過來，保護客人，看我捉拿凶僧。」三多兒黎金就不能過去了。再看和尚長衣裳已經甩去，手拿戒刀，向尹明子道：「你要是好的，今天咱們一個打一個，你要以多爲勝，我可不能奉陪。」尹明子道：「我絕不用一個幫手，就是你我，你看怎麼樣？」和尚道：「好！請！」劈頭一刀砍去，尹明子往旁邊一閃，雙鈎一軋刀，橫左手一掃，和尚一立刀，尹明子右手鈎又進去了。鈎取和尚左脇，和尚往外一偏身一閃，尹明子左手鈎又奔了右脇。和尚可就急了，一抖手裏刀，顛開了尹明子右手鈎，長腰一進步，刀劈尹明子左肩頭。尹明子知道不好，急往外閃，少微慢了一點兒，正砍在左肩邊兒上。哎呀一聲，血就下來了。和尚哈哈一笑道：「姓尹的，你的威風那裏去了？你的能耐那裏去了？別走，我今天要報當日一鏢之仇！」跟着又一進步，刀就劈下去了。三多兒一抖手裏半截鞭，奔了和尚腿上碰去，黎金雙刀也奔了和尚小肚子。和尚一看喊聲：「來得好！」雙腿往上一蹶，離地足有四尺，兩個人傢伙全空，和尚雙腿往下一登，黎金屁股上先挨了一下子，哎喲一聲，扔傢伙摔倒。和尚立手裏刀背往下坐，三多兒小腿肚子上挨了一下子，也是噯喲一聲，一個前栽，摔倒地上，和尚哈哈



一笑道：『這你們大概沒有替死鬼了吧？』一句話還沒說完，櫃房裏有人喊：『出家人，別生氣，這裏還有一個。』正在一怔，接着就聽屋裏，撲咚，嘩拉，噹哪一陣亂響，和尚不知是怎麼回事，猛聽櫃房窗戶上刷的一響，唵嚕一聲，從窗戶裏出來一股白光，彷彿一道閃電相彷彿，直奔頂門而來。和尚心裏想，人家都說練功夫練到了家，能夠身劍合一，一張嘴出來一道白光，那就是練得劍，能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難道這就是劍術不成，真要是劍術，我可不是對手，那得趕緊走。心裏想着走，這股白光兒就到了，一個閃不及，正正掃在腦袋上，和尚嘍呀一聲，渾身冰涼，當時摔倒。這時候屋裏那道白光也止住了。院子裏躺的這些人裏頭，頭一個尹明子先站起來了，跟着黎金三多兒也全都站起，尹明子絕處逢生，又看見和尚受傷倒在地下，雖然不知道是怎麼受的傷，白光是從屋裏出來的，心裏明白了一半兒，回頭向三多兒道：『遭個你可不對，我不是把話沒有交待明白，你們佯充不知道，事到如今，看我這末一譜兒，可未免有點說不下去。』三多兒不明白，翻眼看着尹明子道：『您這話我不明白，什麼人故意瞞您一譜兒？』尹明子道：『你這個小夥子真可以，事情擺在眼前頭，你還是這個樣兒不認帳。我問問你，櫃房裏你們都出來了還有誰？』三多兒道：『還有就是我那個哥哥。』尹明子道：『這不結了，你的那位哥哥瞪眼硬說什麼全不會，如今會來了這末一手兒，這不是誠意聽我的哈

「哈哈嗎？」三多兒一聽，原來他以為楚東蓀有能耐不露，故意到了時候，施展這末一手兒，所為叫尹明子看看，自己心裏明白，打和尙絕不是楚東蓀幹的，可是屋裏除去楚東蓀之外，又找不出第二個人來，這話可真也難分辯，便笑着向尹明子道：「老爺子咱們爺兒兩個也別抬槓，現在和尙已然受傷躺下了，咱們先想法子，別叫他起來，有什麼話，進屋裏再說。」才說到這一句，猛見和尙雙腿一登，腰板兒一挺，意思之間，是要迸起來，三多兒才喊聲：「不好！」黎金一搶步，照和尙迎面骨上就是一腳，和尙雙腿一平，起不來了，黎金更不客氣，過去解和尙腰裏的繩子，過去就細，手一挨和尙身子，不由吓了一跳，原來和尙身上，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水，渾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濕，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這裏才網上，店裏那些夥計就全到了，一個個臍胸脯子挺腰板兒，手裏拿着鈎竿子，跑過來先給尹明子道受驚。跟着一順手裏竿子，就要羣打和尙，尹明子一聲喝道：「你們幹什麼？方才上什麼地方去了？現在用你們不着，趁早兒給我走開，別在這裏氣我。」夥計一聽，不招東家生氣，全都往後一退，尹明子道：「黎老弟，你先在這裏看一看，我們到屋裏去給人道謝。」說着一拉三多兒，往櫃房裏就走，到了門口，一看雙門緊閉，用手一推，裏頭還插了個挺緊，便低低叫了一聲：「楚老弟我佩服你了，你開門吧。」裏頭一點聲兒也沒有。尹明子又說了一遍，裏頭依然沒人搭腔兒，

尹明子氣往上一撞，往後一退步，提腰甩雙腿，脚往門上一踹，再沒想到，門已開好，雙脚一登，勁頭又大，門一開，連人帶門全都進去了，尹明子知道自己使過了力，這一下子擡上就不輕，趕緊往回撤勁，一收雙腿，一擰腰，雙脚往下一點，才算沒擡出去，這時候天就亮了，屋裏已然什麼都可以看得見，凝神一看，楚東蓀踪跡皆無，在櫃房正中間却端端正坐一個絕色女子，閉目合睛，一動不動，仔細一看，不由喜出望外，哈哈一笑道：「原來是一指姑你呀！你什麼時候來的？真是對不過！」三多兒這時候什麼也沒聽見，得找楚東蓀，門下一看，什麼地方，也沒有楚東蓀的影兒，心說我的爺，你老人家這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黎金也跟着找，還是看不見楚東蓀的在什麼地方？三多兒可就急了，向黎金道：「我跟您說您不信，我說咱們有事在身，別管閒事，您是非管不可，如今人家這裏事也完了，咱們人也沒了，事也不用辦了。這怎麼辦？」黎金道：「這個事你也別抱怨我，那末大的活人，在屋子裏待着，還能夠丟得了，反正出不去這間屋子，他要是出了這間屋子，我輸腦袋。」一句話沒說完，外面有人答話：「姓黎的，你輸腦袋吧，我在外頭呢。」一邊說一邊笑。楚東蓀從大家身後頭就走進來了，不用說黎金，連三多兒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正要問您既不會高來高去，您這是從什麼地方出去的？人影兒一幌，後頭又跟着進來了一位，也是滿臉笑容，手提馬鞭進門一樂，黎金頭一個道：「齊大

叔您也來了，楚大哥是您給搬出的吧？這一來我的腦袋保住了。」齊南子一笑，尹明子也看見了，趕緊過來一把揪住道：「這可真是怪事，十八妹，今天到這裏，原就是想不到，更想不到他也來了。」齊南子笑道：「我們要來，誰能來一個姑子拿和尚啊！」說着大家哈哈一笑。齊南子道：「來，我給你們見一見。」說着話一指那一指姑道：「這位是我們師兄弟第十八的木貞子，江湖上鼎鼎大名的一指姑。」一指姑笑道：「一指姑也不如寶馬神槍有名啊！」一句話沒說完，店外一陣亂嚷：「開門，開門，我們那邊逮着九頭僧了！」大家一聽，不由全都一怔，趕緊下門一看，原來正是地保何二，大家一聽，不由全都一怔，準知道九頭僧就是一個，這裏既有了一個，那裏怎麼又出來了一個？尹明子道：「你們拿的九頭僧，現在什麼地方？」何二道：「現在在崔大爺的家裏呢，這個九頭僧可使可以，真應了尹東家的話了，他真想那股道兒去了，您知道咱們村子裏黃老九裏那個大姑娘也不是怎麼會讓賊和尚給看見了？黃老九在今天一聽見信兒，就提着心，老早就叫姑娘睡了，他不但沒到會上去幫忙，還把兩位街坊約去給他幫忙，想不到還真預備對了，和尚一露面，他們拿帽子一搭，就把和尚搭住了，和尚還真有功夫，用手一當，把鈎子也弄折了，跳牆一進，他可上了當了，黃老九牆外頭是菜園子，新近挖的糞窖，和尚不知道，這一跳正掉在窖裏，可就把他給淹壞了，弄鈎子把他拾出來，就給緝了。黃老九往

崔大爺家裏一送信，崔大爺就到黃老九家裏，要把和尚弄到家裏去問話，叫我給您送信，請您趕緊到崔大爺家裏去，所以我趕着就跑來了，您快去吧。」尹明子一聽，還是真拿着一個，也不敢不信，可是準知道絕不是九頭僧，便笑着向何二道：「這末辦好不好？你告訴崔大爺把九頭僧押到這裏來吧，因為我這裏來了朋友，不能走開。」何二道：「就是吧，將身自去。尹明子笑着向齊南子道：「這個事情可真是越出越奇了，怎麼還有冒充字號的？」齊南子道：「這個倒不要緊，您身上受那塊傷不要緊啊？怎麼也不上點藥啊？」尹明子道：「不要緊，就是讓他刀划了一下子現在也不疼了，大概不至於要緊，倒是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會這末巧？你的那二位高足可實在有兩下子，你什麼時候收的？我怎麼連個信兒都不知道？」齊南子道：「這二位可不是我的徒弟，可也是咱們門戶裏的人，將來總可以知道，現在却還談不到。提到我是早就來了，諸位調兵遣將時候，我和木大姑就來了，你們出去九頭僧就來了您辦事可有點慌疎，別的不說，無論如何，總也應當留下人看家呀，九頭僧來時，屋裏就剩下一個楚大爺好嗎，要是九頭僧一脚踹門，一手掄刀，我們楚大爺這個命就算交待了，偏是九頭僧也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大飯桶，放着正門不走，使開了薰香了，我們楚大爺福至心靈，居然會沒聞上一鼻子，二位又關了半天藏迷格兒，我要不是怕九頭僧跑了，我就樂出來了，等到你們幾位一回來，可真仁義，遇見這種渾蛋和

尙，還不趕緊過去把他弄躺下，反倒一個跟他沒事瞎麻煩，人家可不客氣，意狠心毒，你們幾位全都受傷了，我正要去，打個接應，木大姑忽然要慈悲慈悲，一邊攔住我，一邊把旁邊那桶水就全給用上了。我只聽說過木大姑會「避水箭」，還真沒看見過，今天沒想到倒開了眼，木大姑一口水噴倒了九頭和尙，屋裏可把楚大爺吓壞了，從椅子掉下來，又是嘆咤，又是哎喲。我怕別人聽見響動，往外頭一跑，楚大爺正堵着門難免受點誤傷。因此我把楚大爺從窗戶裏給托了出去，聽聽裏頭沒事了，我們才走進來，這就是我的事兒，至於木大姑還有木大姑的事，請木大姑自己說，我恐怕說不清。」尹明子這才明白，黎金也明白九頭僧身上水從什麼地方來的了。尹明子道：「木大姑，您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木貞子道：「我的話提起來很長，反正得請你們二位幫忙。等少微緩一緩，我們再慢慢說吧。」將說到這句，忽聽外頭一陣大亂。何二從外頭跑了進來道：「尹老當家，這可真是笑話了，那邊那個和尙，不是九頭僧，是個冒充字號的屎蛋！」尹明子道：「在什麼地方？」何二道：「現在街上。」尹明子道：「爲什麼不把他弄進來？」何二道：「算了，那裏是和尙，簡直是個屎蛋，現在又一凍冰，又成了通明透亮的屎球了。搭進來得臭一院子，您還是讓他在街上吧。」尹明子道：「現在的事，咱們先想一想，還是驚動官府好？還是不驚動官府好？」何二道：「依我說還是遞個稟兒好，不然的話，也沒個交

待。」齊南子道：「尹大哥您先慢一點兒，我想這件事還是私下了事的爲上，別人不說，卽以我來說，就是慌官，誰願意送官，誰可拿定了主意，如果九頭僧被人家給監禁以後，倘若他還有個出來，這座桃花店，我敢保是個土平，那時可別說我見到不說。」尹明子道：「這話一點也不錯，還是別送官的好。可是有一節，如果我們不把他送到官府可又怎麼下這個台呢？」齊南子道：「那倒沒什麼，我深知九頭僧爲人，也是個漢子，如果我們對他有個不錯，他也能夠肝胆相交，只要你們肯其私了，這事在我一個人身上。」尹明子道：「那末就拜煩你吧。」齊南子道：「那沒有什麼，咱們先把外頭那個給辦完了，再說這個。說着大家除去木貞子之外，便一同走出店外一看外頭人都站滿了，何二分開衆人。尹明子這幾個，就全都擠進去了，只見靠着牆細着一個和尚，雖說是個和尚，可跟九頭僧差遠了，身量也沒那末大，像貌也沒有那末難看，腦袋上也沒有那八個疙瘩，從腦袋上到腳底下渾身上下全是金黃色，已然全都凍成冰球兒。滋着牙，閉着眼，不住梭梭抖個不住。何二用手一指道：「衆位看，就是這個冒名頂替的賊和尚。」尹明子道：「何二爺，這個可不能這末凍着他，要是把他凍死，可也是麻煩，來，來，來，我旁邊有馬號，先把他弄到馬號裏，弄點柴火先烤一烤，有什麼話再問他。」何二道：「那您可太功德了，寵他這個樣兒賊鬼，就應當活活把他凍死。您這一慈悲，他小子造化大了，哥兒們，搭一把

手，把他給弄到店裏馬號去。」當下有人拿竿子一穿，搭了起來，送到了馬號。柴火也燒上了，功夫不大，就聽和尚哼出來了。眼也睜開了，渾身也不抖了，可是臭味兒也散出來了。何二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掄小鞭子照和尚腦袋上就是一下兒道：「賊和尚你姓什麼？叫什麼？你到這村裏來幹什麼來了？」和尚話還沒有說出來，旁邊崔或然搭話了：「何二你先別打聽，我瞧出來了，是不是咱們東村口外樂土寺的那位大空和尚？」何二哈哈一笑道：「得了崔大爺，您可真能拿人糟踐着玩兒，您大概忘了人家大空當家是怎麼個人了？咱們這村裏村外，差不多的主兒，提起大空當家，誰也不是沒見過。人家多大道行，真是一塵不染，萬念皆空，除去吃齋念佛之外，真是連方丈那間屋都沒有出過，如何能夠幹出這個事來，這幸虧人家大空大家沒有熟人在旁邊，要是傳到人家耳朵裏，人家能夠答應您不能夠。」崔大爺道：「你先別着急，我不過是看着像，並沒敢一定就是他。現在咱們無妨問他一問。那也沒有什麼。」何二道：「對，問問他，嘿！說你哪，你倒是姓什麼叫什麼呀？說呀啞吧啦！」和尚一縮脖長歎一口氣道：「何二爺你何必苦苦逼我現眼，難道你連我大空都不認識了嗎？」何二道：「怎麼着？你真是大空當家的？這可是怪事，黑天半夜放着佛不參。放着經不念，放着覺不睡，怎麼跑到這村子裏頭結善緣來了？」尹明子一聽，果然是大空和尚，准知道裏頭必有暗昧的事，怕是問急了，他一說出來，反而於



這個村子裏人面子上不好看，便趨緊攔住道：『何二爺您不用問了，我也聽明白了，八成兒是大師父出來繞灣兒，聽見村子裏鬧賊事一駭怕走得一慌，掉在窩裏了。現在您也緩過來了，要依我說，您還是趕緊回去，一則您得趕緊回去換衣裳，二則您也得回去將養將養，大師父您請吧，我們這裏事忙，也不派人送您了，過一兩天，我必去看您去。』大空一聽，口念阿彌陀佛，爬了起來，一溜烟就跑了。何二爺道：『老東家，您這可不對，像這種和尚，明擺着是上村子裏找便宜來了，既把他拿住，您怎麼就這麼輕描淡寫的就把他放了？』尹明子一笑道：『這倒不是爲別的，咱們這裏正事還多，那裏有功夫跟他說費話，把他放走，好辦咱們的正事要緊。』何二爺道：『這就是了，過了今天，咱們還得找找他，不然這一個確兒一叫明了，大夥兒全都這麼一幹，咱們這村裏就不用想安靜了。』尹明子向齊南子道：『咱們現在談說九頭和尚了，你說怎麼辦？』齊南子道：『這沒有什麼難辦，先把他綁繩兒鬆開，跟他說上幾句交待而兒上的話，放他一走，就算完事，這種人咱們拿他也沒有辦法。』尹明子道：『這末辦，我把他弄進來，交給你辦，你瞧好不好？』齊南子點頭。尹明子來到後院，一看九頭僧躺在地下閉着眼，一動兒也不動。趕緊過去一灣腰，就把綁繩兒解開了，連笑帶說道：『化師父您可真能容讓人，沒有搞了我這塊牌匾，來，來，來，咱們到屋裏慢慢談幾句。』九頭僧禪身一鬆，雙腿一舉，贈的一聲，已

然一躍而起，向尹明子哈哈一笑道：『姓尹的，你也不過就是仗着暗算，夠不上朋友，你家羅漢爺一時不慎，中了你的詭計，今天不說了，改日再見！』說着話雙脚一縱就要捧身上房，說時遲那時快，就在九頭僧要蹤還沒得蹤起，齊南子早已如飛一般，斜身搶進，橫手一攔，九頭僧就是一個趑趄，齊南子跟着哈哈一笑道：『好朋友，你這就不對了，走走，走，屋裏談會子。』九頭僧一看齊南子，不由倒吸一口涼氣，趕緊換過面容道：『我當着是誰，原來是寶馬神槍齊俠客，您既出頭，這事就好辦了，我跟您到屋裏去談一談。』說着話大踏步兒直往櫃房走去。尹明子心說真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別瞧自己闖蕩江湖多年，叫真了實在不如自己這個兄弟。於是三個人一同走進櫃房。齊南子道：『化師父咱們九江一別，不想又在此地遇見，真是有幸的很，化師父，我知道您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一條漢子，怎麼辦起事來，會這末想不開，這位開店的是我一個師哥，從前不管爲什麼，誰是誰非，全都可以不提，如今無論如何，也得看在齊南子某面上，把前話丟開，以後交個朋友，不知化師父以爲如何？』九頭僧一看，那邊還坐着一個木貞子，他也認得。知道那位是嫉惡如仇，比齊南子性情可差得多，能耐只在齊南子以上，不在齊南子以下，如果今天一定不認這筆賬，自己絕討不着便宜，便趕緊一笑道：『既有齊俠客出頭給了，貧僧無不答應。』齊南子雙手一拍道：『好！這才夠個朋友。六哥您過來，二位一拉手，就

算一天雲霧散。」尹明子過來一把拉住和尚的手道：「大師父您可恕過我的粗魯。」和尚也借勢哈哈一笑道：「承讓承讓。」齊南子道：「得了得了，咱們不用交待虛文，六哥，我和十八妹現在還餓着肚子哪，您先弄點什麼咱們吃怎麼樣？」尹明子道：「那行那行，你打聽打聽咱們是幹什麼的？」說着吩咐夥計趕緊預備筵菜，連崔村長帶何二爺今天咱們喝會子說會子，大師父不用葷，咱們弄點真素。和尚一笑道：「那倒可以不必，我吃葷的比吃素的還香哪。」說得大家哈哈一笑，一會兒功夫，酒菜擺齊，大家團團坐下，有說有笑，滿座生歡。內中只有木貞子，酒也不喝，菜也不吃，在勾勾兩隻眼看着三多兒，三多兒可不敢看木貞子。只低着頭喝酒吃菜。一會兒酒足飯飽，和尚洗完了臉向尹明子道謝，跟着就說：「衆位多在這裏坐一坐，我還有一點事，要先走一步。」尹明子也知道和尚絕不能就這樣善罷甘休，便又加意留了一留，和尚不待，當時告辭，大家送出門外，和尚說了一句：「後會有期。」竟自去了。木貞子道：「鬧了半天，我還當着是誰？原來就是任橫，今天可真便宜他了。」齊南子道：「怎麼木大姑也知道這個人？」木貞子道：「他在漳州曾經鬧過一陣，那時我正從那裏過，和他見過一次面，那廝倒是有點眼力，一看事情不行，他便起了黑票，一陣風兒去了，想不到今天又在這裏遇見。」齊南子道：「已過的話，現在也不用說了，木大姑還有別的事，現在也可以談談了。」木貞子道：「我這件事

原沒有什麼要和大家談的，可是大家都在這裏，誰要有興致，一塊去玩一趟，湊一個熱鬧，倒也不錯，我這次出來，原是因為有個遠親住在這邊，多年不見，到這裏看看，沒有想到才走到那裏便遇見了事，我們那個親戚原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莊家人，家裏只有老夫妻老兩口子，帶着一個姑娘過日子，姑娘也有了人家兒了，就在今年臘月裏迎娶，忽然在這個時候，出了岔子，他們那個地方，有一個土棍，平常在鄉里就是欺壓良善，無惡不作，一個沒品的人，也不知道怎麼忽然看上我們親戚的姑娘了，先是派人來提親，我們親戚是不答應，並且說話稍嫌過直，便得罪了那個土棍，竟敢二次派人送信，聲言要在七天之內，要用轎子搭人，我們親戚原打算跟他打官司，只是一則鄉下人怯官，不敢打官司，二則土棍那邊又散出流言，如果我們親戚要是驚官動府，他要一聽見信，當時他就要先下山把我們親戚一家全都殺盡。我們親戚於是既不敢驚動官府又不能任他把姑娘搭走，一家人驚驚慌慌，走頭無路時候，正趕上我到了，我們親戚原不知道我能跟他們拚鬥，反倒勸我遠走，我當時一笑，我便假裝答應躲了出來，我原想黑夜之間，去到土棍家裏，把他一家去掉，又怕牽累了我們親戚正在尋思之際，便遇見了我們齊大哥，一同來到此地，衆位誰有什麼主意，無妨商量商量。」尹明子道：「木大姑娘這位令親，說是離這裏不遠，究竟是什麼地方？那個土棍姓什麼叫什麼？您都可以細談一談。」木大姑道：「我們那個親

戚，住在本鎮西南，地名兒叫竹葉山閔家坨。尹明子一聽啊了一聲道：『竹葉兒山離這裏倒是真不遠，也就是二十多里地，不到三十里地。這個閔家坨我可沒聽說過。』木貞子道：『您先別打岔。聽我慢慢的說，我們親戚住在閔家，他可不姓閔，他姓邵，那個土棍可姓閔，聽我們親戚說，他叫什麼閔天龍？外號兒也有一個叫我給忘了。』尹明子又呀了一聲道：『怎麼着？是閔天龍，不能啊，這個人雖不能算是俠義漢子，可也不是土棍，他的外號是不是金頭鳳凰病達摩？』木貞子道：『不錯，正是他，您怎麼知道？難道您也認識這個匪類？』尹明子道：『要真是他，不但不是匪類，而且他還是個俠義號兒的朋友呢。這件事恐怕裏頭有些不實不盡，我本不打算去，如今我倒要去看一看了。』齊南子道：『湊熱鬧我也去，不過我可還有事，不能一塊兒走你們二位先去，我是隨後必到。』說着又向黎金道：『我讓你護送人到京裏，你不說趕緊趕，把人送到地頭，你却半路多事，如今離着京門，已不大遠，你趕快跟着他們兩個，去把事辦了，路上多加小心，不要再管閒事，多出事來，我可不能老在你們後邊跟着，如果出了事，你們可自己了我不管。』齊南子說一句，黎金答應一句齊南子說完，楚東蓀忽然站起向齊南子深深一揖道：『師父你老人家到什麼地方去？你老人家府上住在什麼地方？請您告訴我，我將來好去給您道謝。』齊南子一笑道：『謝謝你吧，我是萍蹤無定無家無業，平生做事，既不給人道

謝，也不願意人家謝我，一路之上，多加謹慎，見面的日子不遠，改日再談！」說着話又向大家一笑道：「我還是說走就走，竹葉山見面。」一點頭走出店外，手指頭一挨嘴唇，嫻的一聲響，寶馬沒到，再吹一聲胡哨，連馬的聲兒都沒聽見，不由心裏一跳，喊聲「不好！」齊南子兩次吹哨，寶馬不到，就知道出了毛病，急喊一聲：「不好！」屋裏的人全都聽見了，一擁而出，一看齊南子握拳揉搓，神色大變，不由大吃一驚，尹明子急問道：「什麼事你這末着急？」齊南子道：「我的馬沒了。」尹明子道：「你拴在什麼地方了？」齊南子道：「我的馬向來就沒有拴過，不拘在什麼地方，只要我一吹哨，他是當時就到，怎麼今天連叫了他兩遍都會沒來，難道是出了什麼毛病？」尹明子道：「這話也不一定，一個牲口，你總還是把他拴上一點好，散攔散放無論他多熟，也許犯了野性，這一定是走出去遠了，你吹哨兒他沒有聽見，你不用着急，先到裏邊坐一坐，也許一會兒就回來了。」齊南子搖頭道：「那可不能，我這匹馬，不比旁的牲口第一旁人餵他草料他不吃，二則旁人不能近身，這末些年，從來也沒有拴過，也沒走遠過一回今天這個神氣，一定出了旁的毛病，這匹馬要是一丟，我的命就丟了一半兒。這可真是急死人。」尹明子道：「就是如此，你着急也沒有用，你還是先進來坐一會兒，我趕緊派人四下裏給你去找一趟去。」齊南子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沒有法子，只好是先進店再說吧，雖說想着不至於出大毛病，可

是心裏總也免不了啾啾，坐在屋裏，不住出神兒。木貞子一笑道：『寶馬神槍。把馬一丟，成了光杆兒神槍手了。』齊南子也笑了一笑道：『不勞您送外號，寶馬一丟，神槍也沒了，我的那杆槍也在馬上呢。』木貞子道：『這一來成了沒有金箍棒赤手空拳的齊天大聖了。』齊南子道：『人家槍馬全丟了，不說給人家想個主意找找，還要拿人家開心，也未免有點太說不下去了吧。』木貞子道：『這末辦，咱們商量商量，你幫着我先把竹葉山的事辦了我也幫着你找馬找槍，你瞧好不好？』齊南子道：『我跨下沒馬，手裏沒槍，你叫我怎麼樣幫忙？』木貞子道：『得了得了，您固然是寶馬神槍得名，可是您要沒了槍沒了馬，大概也不至於就沒有特別的看家本領，得了，您幫一幫忙吧。』齊南子一笑道：『好，好，我幫忙辦竹葉山的事，不過我却耽誤了一件旁的事。』木貞子道：『話已說在頭裏，只要你替我辦了竹葉山的事我也必幫你的忙兒。』齊南子笑着點點頭道：『就是就是。』說着又向楚東蓀道：『我既不走，你也可以暫時不走，你的事大概也沒有什麼了不下的，你等一兩天吧。』楚東蓀心裏雖然着急，那裏敢說不行，只好點頭答應。齊南子又向尹明子道：『方才提起閔天龍，您的意思，彷彿很熟，您可知道他現在是怎麼個勢派？一共有多少人，全是些個那路的英雄？』尹明子道：『這個你可問倒了我了，閔天龍我雖知道這個人，却不會見過面，一向知道他住在山東地界，爲什麼跑到這個地方來幹這個，

我是完全不知，好在現在咱們人位不少，竹葉山離這裏又近，咱們無妨先派人去打探，打聽明白了再去下手不晚。」齊南子道：「主意倒是不錯，可是這個人不好找，沒有能耐的趁早兒不用去，去也是白去，反倒傷了事。」木貞子不等旁人說話便搶過來道：「這個用不着煩別人，我就可以去一趟。可是有一樣，這邊地勢我可不太熟。要是能夠有人給我帶個道兒，我當時就可以去。」尹明子道：「這竹葉山雖說離這裏不遠，我可是沒有去過，閔家坨連知道都不知道，要是找人領道兒，咱們這裏倒有人。」說着話用手一指地保何二道：「這位何二爺他是這塊地的娃娃，在這百十里地的裏頭，簡直就是地理圖，大姑要去，煩何二爺同您去一趟，你瞧好不好？」何二從昨天到今天，看見這幾位，簡直就說評書上說的好漢英雄差不多，心裏一直就在嘍咕，這幸虧全是正人君子，這要是打算吃那碗沒本兒的飯，在這村子裏一住，我這個地保，腦袋就會沒了，得了，無論如何，把這幾位老爺好好應付走了，就算完了，可別得罪他們，再鬧出點兒什麼事來，那可是自找麻煩。心裏正在盤算，猛見尹明子用手一指自己，要叫自己陪着上竹葉山，這一吓可非同小可，心說我的掌櫃的，您怎麼派我這末一個好學生，聽剛才大家所說，那閔家坨什麼龍，提親不允，瞪眼搶人，彷彿高登，費德功這道號兒朋友，就憑我除去一條舌頭，兩片子嘴之外，連個雞都不敢宰的主兒，便要學花逢看黃天霸，那不是活膩了嗎？正要想詞兒推脫，



却聽木貞子微微一笑道：『尹大哥，您又談開玩笑了，我和這位何二爺雖沒有認識談過，不過據我看着，我也不敢往高裏捧，至多不過司晨守夜，管管村子裏的閒事，這種探險拚命的舉動，那豈是何二爺所能，再者還有一節：何二爺既在本地多年，雖不免跟姓閔的有個認識，爲了咱們一個沒交情的，得罪一個本地熟人闖手，您想何二爺如何能去？我想……』木貞子話還沒有說完，何二雙拳一拱道：『大姑兒您不用往下說了，我姓何的雖不會文武藝業，可也懂得什麼叫是非，閔家坨雖不歸我這塊地管，可是那個姓閔的鬧的日子一長，難免不鬧到這邊來，地保雖小，也有地面之責，地方出了惡霸，諸位肯其給地方除害，當地方的自是求之不得，再者跟着諸位俠客義士在一塊兒，不過叫我領道兒，還能苦得了我，尹當家的你就給提吧地保何二，願意領道兒探閔家坨。』崔大爺瞧着何二直發怔，因爲知道何二爲人，別看他當着地保，真是樹葉兒掉了全怕碰着腦袋的主兒，嘴上說得不用管多熱鬧，要是說上真的，那是那樣兒也辦不了，今天一聽，他居然讓人家幾句話一說，自告奮勇要探閔家坨，焉有看着不新鮮之理。當下尹明子道：『得，自要何二爺肯其辛苦這一趟什麼話也不用說了，絕不能有一點錯兒，那末木大姑您跟着再分配人吧。』木貞子道：『現在也沒有什麼可分配的，這裏雖然離着閔家坨不算甚遠，可也不近，我想最好咱們大家全都到我們舍親家裏一等，等我們探完了閔家坨，咱們再想法子，

彼此都在一起，可以省事得多。」尹明子道：「不過那樣一來，你們令親家裏平空可得添不少麻煩。」木貞子道：「那叫什麼話？不爲他們家裏的事，咱們還不能去呢。」尹明子道：「既是這樣，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可以走。我這裏買賣交給崔大爺先替我分分神，我在這裏不在這裏也是一樣。」於是托付好了崔大爺，大家便都起身。將將走出店門，楚東蓀向齊南子道：「按理衆位全都前去，我也應當跟着，不過我一沒有能耐，二沒有胆子，這種去處，原是拚命的行當兒，我去了不但不能帮忙，反倒顯着鑿手，諸位還得顧全我，就許把事耽誤了，我想我不去，就在店裏，一來給崔大爺做伴兒，二則也可以給尹大爺照顧照顧買賣，不知諸位以爲怎麼樣？」齊南子道：「好，好，好，你就在這店裏吧。」楚東蓀向大家，一拱手，這班人就走下去了。大家別看都沒騎馬，腳底下可是那位也不慢，不到半個時辰，已然看見前邊山影兒遮橫，何二把手一指道：「衆位看，前邊那座山，就是竹葉山了。」說着話不住的喘氣。尹明子笑道：「這可真怪難爲我們何二爺的。」何二一邊喘着一邊道：「這不算什麼，只要諸位能夠給本地而兒上除害，我是任什麼辛苦都情甘領受。」齊南子道：「這個時候，可不是叙功的時候，咱們還是趕緊先說正經的。木大姑的那位令親住在什麼地方？先到那裏，把事情問明白了，分頭幹事，這裏完了，咱們可還有事哪。」木大姑道：「這裏才到竹葉山，離着閔家村還有不少的道路，在這裏可

沒法兒說，衆位再趕一下子，可就到了。」齊南子道：「何二爺帶道兒走，」一個走字說完，何二就跑下去了，大家跟着，轉過山環，前面黑忽忽一大片，來到臨近，原來是一個小村子。何二止住脚步道：「這個村子可就是閔家坨了。咱們雖說事是急事，可不能這末跑着進去，叫人瞧着，不能不生疑心。」尹明子道：「這話一點也不錯，再說咱們這種穿着打扮，神氣各別，叫人瞧着，更不能不多起猜疑，這末辦，到了這個地方，木大姑也絕不能不認識令親家裏，最好是木大姑領頭，我們在後頭散着跟着，見了令親，打聽清楚是怎麼回事，然後咱們再說第二步。」木貞子搖頭道：「那可不行，我已經說過，我們做親，並不知道我會什麼把式，莊稼人膽子小，至多他拚着姑娘不要，他也不敢惹姓閔的，如果咱們一去，他不但鬆不了心也許吓壞了，再開出別的事來，那就更不好辦了。」齊南子道：「我一個人大的大姑，要照您這末一說，來的這些人，豈不全要在這樹林子坐上兩宵，那可不是辦法，您還得想別的法子。」木貞子低頭想了一想道：「這麼樣好不好？諸位在這裏暫時等我一等，我先到裏頭找我們做親一趟，能夠把這件事說明白了，再請諸位進去，如果不成，咱們再想別的法子，您瞧如何？」齊南子道：「只好如此吧，您快走一趟，我們在這裏等着。您可快來。」木貞子答應一聲：「慢不了。」便走進莊裏去了。大家便真個在外頭等着，功夫不大，木貞子從裏頭跑了出來向大家一笑道：「有勞諸位受等，我已

經說好了，諸位請吧。還有一樣，我們做親說，諸位如果怕是惹人生疑，儘可以說是聽了我們做親聘女兒的話，特意趕來道喜的，便可使那邊會不生疑了。」尹明子道：「這話果然不錯，不過我們還是要分着進去，沒有道喜全都一隊一隊的。」於是分配好了，木貞子三多兒一塊走。何二跟黎金做一起走。尹明子跟齊南子一塊兒進去。木貞子領路，進了村子沒多遠，一個小門，門口兒站着一個老頭兒，笑容滿面的拱手相迎，木貞子趕緊搶行幾步道：「表姑丈，您在門口兒站着哪，我聽說我表妹有了人家了，好日子都快到了，您怎麼也不給我一個信兒？幸虧我聽見別人說了，才帶着我兄弟給您道喜來了。」老頭兒哈哈一笑道：「事情來得太急促，沒敢驚動人。大姑別挑眼，往裏邊請吧。」木貞子含笑帶了三多兒才往裏走，第二批是何二黎金也到了。何二已然看見木貞子三多兒進去，准知道這個老頭兒就是姓邵的子，便也趕緊一抱拳道：「二大爺，您大喜了！您這可不對，咱們街裏街坊的，怎麼大妹妹出門子，您連個信兒都不告訴我，這我可該罰您。」老頭兒才要謙虛兩句，黎金在後頭搭上話了：「二哥，您這是怎麼了？這都是咱們家裏的事。您怎麼一聲兒不言語，您打算省着是怎麼着？」何二一聽，這叫找便宜，我叫人家二大爺，他論哥兒們。回頭瞪了他一眼。黎金毫不理會。老頭兒趕緊陪着笑道：「兄弟別挑眼，實在辦得太急，裏邊坐着吧。」何二一聽老頭兒也玩笑，怎麼真跟他哥兒們論上了。吃了啞吧苦

子，也就不便再往下說了。往裏一走，黎金也跟進去了。這時候齊南子尹明子二位也到，全都雙拳一抱道：『老哥哥您好！我們昨天才聽見信，一來道喜，二來帮忙兒。』老頭兒趕緊也陪着拱手道：『怎麼連你們二位也給驚動來了？真是萬分不敢當，帮忙不敢勞駕，趕到日子多喝兩盅，我的喜事不也就是二位老哥哥的喜事嗎？』齊南子心裏說喜事，簡直是逆事！老頭兒一讓，大家全都進去。老頭兒一看，後頭沒有人了，也便跟着走了進來。到了院裏，尹明子向木貞子道：『大姑您給引見一下兒吧。』木貞子一指老頭兒道：『這是我表姑夫邵玉堂。』邵玉堂趕緊挨個兒一拱手。尹明子大家各自提名道姓，又說了前來騷擾。邵玉堂笑道：『衆位別客氣，咱們先到屋裏坐下說話。』大家到了屋裏坐下，邵玉堂恭恭敬敬向大家作了個揖道：『方才我們這位敝親木大姑已然向我說了，衆位這番意思，我實在是感激，我們這事，就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事，我夫妻兩個，只有那末一個姑娘，豈肯把他給個匪類，在木大姑走後，我們已然商量好了，既是不能活在一起，只有死在一處的法子，方才木大姑回來一說，衆位肯其帮忙，管我們這回閒事，不過我可知對方是個無惡不作的土棍，以諸位這樣人，實在不便去招惹他，小老兒已是拚着一死的人了，並不是怕他什麼，強龍不壓地頭蛇，這種人總是不招惹的好。小老兒無德，家遭橫禍，死無怨，衆位一片熱心，倘若有個一差二錯，小老兒雖死不安，依我說，諸位

都有公幹，自去治公，小老兒願意一死，和那賊子拼了。」話還沒說完，齊南子已然笑嘻嘻的站了起來道：「邵老伯，您這話固是一點不錯，不願拖累朋友在內，只是我們並不是你約我們來的，是我們自行投到的，不用說據我們看那姓閔的未必是我們對手，即使姓閔的果然比我們強，我們既說出這句話來，也不怕他把我們全吞了，再者我們這一般人全是多半世習武，雖不敢說嫉惡如仇，然而只要我們聽見有了這種惡霸，也絕不能袖手旁觀，必要把他剷除，心裏才能痛快。我們和木大姑都是師兄弟，木大姑跟您不是外人，我們也不是外人，這個您倒儘可以不必客氣，把事情原尾和我們說知，我們自有辦法，您倒可以不必過慮，反正我們無論如何，既是到了此地，絕沒有又這樣回去的道理。」木貞子也站起來道：「姑夫您就不用存着客氣了，事不宜遲，您還是早點說出來，好容大家想法子。」邵玉堂又長歎了一聲道：「想不到爲了我們家裏不幸的事，反倒拖累了衆位。但既是諸位這樣台愛，小老兒怎敢給臉不要臉，我現在把以往經過略說一遍，諸位聽一聽，能管就管，不能管，有小老兒一家命在，也沒有什麼抵不過他。衆位自請尊便，也不爲晚。小老兒夫妻兩個，只有一個姑娘，因爲是七月七添的，便取名兒叫作巧姪兒。今年已是十八歲，在十六歲時候，已經憑媒說給我們一個老世交姓柳的。已然定下明年春天來娶，本是平安無事，也是活該，前些日子，我們村子裏因爲鬧瘟病沒藥，病好了酬神，就在村子外

頭弄了一撥子野台戲，巧姐兒聽說有了熱鬧，就鬧着要去看一看，我當時就攔說，姑娘一則歲數不小了，滿街亂跑，出頭露面，不是樣兒。二則已經有了人家，要是叫人家那頭兒知道了，也不像話，還是不去的好，在當時姑娘也就不想去了，偏是我們家裏那個老不賢，婦人之見，說什麼女兒在家已然沒多少日子了，還不趁着現在有功夫叫他去玩一玩？便不管我們的話對不對，帶着巧姐兒就去了。這一去可就惹出天大禍事來了。」尹明子搶着說道：「地而兒上既是有了這種壞人，爲什麼不到官方去告他？」邵玉堂雙手亂搖道：「這個簡直更是不用提起，一則我們這裏離衙門太遠，往返不便，倘若走露消息，官人沒有來，我們這裏早就遇了害，二則那姓閔的跟官家那些狗腿子，都是串通一氣的，無論如何，我們也得不着便宜。」尹明子道：「那末現在到這裏來的人，究竟是不是閔天龍本人呢？」邵玉堂道：「閔天龍現在是什麼樣人物？怎肯自己到我這裏來？不過是手底下幾個走狗而已。」齊南子道：「現在咱們先不用問這些事了，反正姓閔的到這裏提說搶親是一點錯沒有了，那末我們現在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先要到閔家坨去探一下子，究竟是怎麼一擋子事？打聽清楚之後，我們就可以準備了。咱們想想都是誰去合適？」黎金沒等旁人說話，便搶着道：「我去，我去。」齊南子瞪了他一眼道：「你去什麼？你認得閔家坨在什麼地方嗎？」黎金道：「不認得，不會打聽嗎？」齊南子道：「你要真有胆子，等我想出派你

的事來，你可不許不點頭。』黎金道：『無論什麼事，只要派在我的名下，我要一搖頭，就不算是您的徒弟，也不算一個老爺們，您瞧怎麼樣？』尹明子道：『現在說正經話的時候，最好先別瞎亂。在咱們沒來之先，木大姑已然答應了，還是求木大姑一趟。』木貞子道：『這倒不必客氣，爲了我們親戚的事？當然是我義不容辭，不過有一節，我可得跟着這位何二爺一塊兒去。』何二道：『沒錯兒，大姑兒您叫我姓何的到什麼地方去，我也絕不含糊。』尹明子道：『就是那樣，我們聽您回來一說，再想法子，現在天時還早，總是夜靜了再去的好。』於是又問了問閔天龍怎樣派人來提的親？日子是什麼時候？全都一一問個明白。吃完了晚飯，又歇了一會兒，木貞子向何二道：『何二爺，時候可成了，咱們走吧。』何二爺應聲而起道：『走』。當下木大姑向大家說了一聲：『回頭見』。竟自跟隨何二去了。尹明子向大家笑道：『瞧不出何二倒有這個胆子。』齊南子道：『這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看咱們這一班兒神頭鬼臉，他心裏也不能不噉咕。』說着大家都笑了。木貞子和何二兩個人出了邵家的門，木貞子便悄聲向何二道：『何二爺，您認識閔天龍他的家嗎？』何二道：『我倒是在來過一回。就在這前邊不遠，您跟我來』說着何二放開脚步，一陣緊走，木貞子在後頭也緊緊的跟隨。走了不多遠，何二收住脚步，用手向前邊一指道：『大姑您看，前邊那塊宅子，就是閔家的主房了。』木貞子仔細一看，好大一所房



子，約佔有半條街長。略一尋思，便向何二道：『何二爺您什麼地方進去？何二搖頭道：『我除去從大門口進去，別的地方進不去。』木貞子一皺眉，合着帶了一個廢物來。遂笑了一笑道：『那末着何二爺在這裏等我一等，我先進去看一看動靜再說。』說完話一側身奔到邊牆，擰身一躍，嗖的一聲，就上去了，往裏頭一看，坐北朝南的七間大廳，裏邊燈燭輝煌，有人正在猜拳行令，便不往下去，三蹠兩蹠，便到了大房山後，單脚一鈎瓦攏，使一個夜叉探海式往下看時，只見屋裏七間通敞，擺着有十來個桌面兒，每桌上坐着都有十個雄糾糾氣昂昂高一頭寬臂的漢子。正中間桌上爲首坐着一個人，身高約在八尺上下，長眉大眼，有四十上下那末個年紀。看着眼熟，彷彿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可是一時又想不起來了。正在這時，只見那漢子旁邊一個矮小身軀啞着嗓子的人說道：『閔大哥，我看您就不用管了一件事情，要是全怕起來，就不能往下做了，尤其是吃咱們這碗飯的，早晨活命，晚上就許名在人不在，腦袋掖在腰裏的行當，怕什麼也沒用，事情已然辦到這種地步，倘若放手不幹，知道的說是咱們不願意做爲非作歹，怕是對不起老街坊，那不知道的，他可不能那末說，一定全說咱們怕了，不敢幹了，那末一來，以後咱們這碗飯就不用吃了，再者說二姪少爺也該成家立業了，趁着現在一辦。您的心事也就完了，說實在的，那一樣兒也不辱沒那姓邵的，大哥您就不用胡思亂想了，我給您斟一盃，您先喝着。』那漢子聽了微然一笑道：

「苗二爺，您的話一點也不錯，想我姓閔的從十八歲就在外頭闖蕩，今年已然小三十年，不敢自居於俠義之流，可是自問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朋友，說不出去的事。如今爲了這個孩子幹出這種不講理的事兒，不拘誰說，我心裏總覺不安，要說怕誰，我向來不懂，就因我沒做過一件虧心之事，現在不用說人家找出什麼俠義這的朋友來見我，我沒臉去見人家，就是那邵老頭子找上我的門來，跟我瞪眼說理，我一樣也怕人家，方才我聽見有人一說，姓邵的家裏來了幾個不是本村的人，我心理就透着提心吊膽，倘若人家姓邵的認得三個好的，兩個厚的，難免不會找出好朋友來跟我講理，那樣一來，我拿什麼臉去跟人家說話。」矮個兒一聽，微然一笑道：「閔大哥您這未免有點過慮了。不用說姓邵的不能認識什麼高人好朋友，他也辦不出什麼特別漂亮的來，即使姓邵的約出好朋友來，他有一說，咱們也還有一說呢，也沒什麼可怕人家，倒是有一件事，我們還得商量商量，原來我們定的日子，離現在還遠，這件事睡多了夢長，難免不再多出事來，依我的主意，事情已經到了現在，只有前進，不容後退，早辦也是辦，晚辦也是辦，既是非辦不可，我們不如早點辦了的爲是，也不用管什麼叫好日子什麼叫不是好日子，明天一清早，咱們就預備，後天用轎子抬人，只要把人抬到咱們家，底下無論再有什麼話，也就全完了。閔大哥您只管放心，這件事我要辦不好，我就不叫賽太公。現在咱們也不用說了，明天全歸我

辦，大哥喝酒』那漢子接過酒來，往桌上一放道：『你先等一等，我要去解個小漚兒。』說完一推椅子，便往裏間走去。木貞子在後瞻聽了個很真，可是還有點不明白，這個姓閔的，是不是就是閔天龍？爲什麼聽他話語之中對於這件事，彷彿透出不甚高興的樣兒，意思之間，也不像給閔天龍自己捨人，這件事真是可怪，不過有一節，幸虧今天來了這一趟，雖然不大清楚，總算聽見明天就要動手，後天就要抬人，如今回去，就可以趕緊預備，不然後天人家都去了，那才不好辦呢，夜探一場，不算白來，趕緊回去，商量正經主意，想到這裏，腰上一使勁，往上一翻，才站在瓦牆上，猛然忽的一聲，迎面傢伙帶着風就到了。木貞子斜身一閃，傢伙就走空了。抬頭一看，正是方才喝酒說話那個姓閔的漢子。趕緊往後一退，意思之間，找路回去，不願意一個人在這裏跟他們動手，誰知就在才一轉身，那個大漢一抖手裏雙劍，一聲怪喊道：『什麼人這樣大胆，竟敢夜入我閔家坨，別走，接兵刃！』刷的一聲，一鋼劈木貞子左肩木貞子就知道走是不成了，微然一笑道，掌舵的別冒火，咱們也是線上的，路過此地，看見龜大水多，打算混水摸魚，沒想到驚動了掌舵的。如果放過面兒去，當時就走，將來再謝，如果一定非要過手不可，請您亮青子，抬腕兒。必定領教就是。』那人一聲怪叫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少說費話，接傢伙！』刷的一聲，一鋼又到，木貞子微然一笑道：『你也真不知道自量，難道誰怕了誰

不成，」才待抽劍，却聽四外一陣亂嚷，驚天動地，要知爲的什麼？以下緊接莽漢裝新娘，鬧洞房，打連環，尋寶馬，盜神槍，齊南子收徒，三多兒遇難，真偽龍王鬧滄州，羣雄小聚會，秦州播，龍嘯山，白雲島，寶馬神槍會雙龍，楚東蓀學藝，母老虎擺陣，十八子朝金頂。這些熱鬧節目，全在第二集寶馬神槍中，不日出版，先行預告。



行印社版出力聯